

Shangh  
17年10  
14.5元  
19  
2012-10-19  
8671330381

竊以宮儀方載之廣謬誠懷靈之異談  
天無以究其極括地詐足辯其原是知  
方志所未傳聲教所不暨者豈可勝道  
哉詳夫天竺之為國也其來尚矣聖賢以  
之豐軫仁義於焉成俗然事絕於曩代  
壞闕於中土山經莫之紀王會所不書  
博望鑒空徒真懷於弔竹昆明道閉譯  
肆力於神池遂使瑞表恒星欐玄妙  
於千載夢彰佩口祕神光於萬里暨  
若察惜訪道摩騰入洛經藏石室未  
盡龍宮之奧像盡涼臺寧極驚峯之  
美自茲厥後時政多虞闇豎乘權  
東京而鼎峙母后成釁剪中朝而幅  
裂憲章泯於函帷烽燧警於開塞四  
郊因而多壘况茲拜之絕遠哉然而  
鈞奇之客希世間至頗存記注寧盡  
物土之宜徒採神經未極真如之言  
有隋一統寔務恢壇尚且瞻西海而  
答嗟望東雖而杼軸揚旌王門之表  
信亦多人利涉葱嶺之源蓋無足紀  
曷能指雪山而長驚望龍池而一息  
者哉良由德不被物威不及遠我

西游記卷第一 第二章  
大唐之有天下也 關寧宇而創帝圖  
掃攬槍而清天步功侔造化明等照  
臨人荷再生肉骨豺狼之吻家蒙錫  
壽還魂鬼蜮之墟撫異類於墓街掩  
遐荒於輿地苑十洲而池環海小五  
帝而鄙上皇法師幼漸法門慨祇園  
之莫履長懷真迹仰鹿野而想心塞  
裳淨境實惟素蓄會淳風之西偃厲  
候律之東歸以貞觀三年杖錫遵路資  
皇靈而抵殊俗冒重險其若夷假冥  
助而踐畏途幾必危而已濟暄寒驟徙  
展轉方達言尋真相見不見於空有  
之間博考精微聞不聞於生滅之際  
廓群疑於性海啓妙覺於迷津於是  
隱括衆經無片言而不盡傍稽旨聖迹  
十九年正月届于長安併獲經論六  
百五十七部有詔譯焉親踐者一百  
一十國傳聞者二十八國或事見於  
前典或名始於今代莫不餐和飲澤  
賴而知歸請吏革音梯山而奉賈  
徵關連而相扶襲冠帶而成群尔其  
物產風土之差習俗山川之異遠則  
歷選皇猷選觀帝錄危犧出震之初

西游記卷第一 第三章  
誓之於國典近則詳之於故老邈矣  
殊方依然在目無勞握手已詳油素  
名為大唐西域記一秩十二卷竊惟書  
事記言固已緝於微婉瓊詞小道異  
有補於遺闕祕書著作佐郎敬播序  
之云余

大唐西域記卷第一 三十四國

阿耆尼國

屈支國

跋禄迦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笈多國

赤建國

赭時國

怖數發

窣堵利瑟那國

波利建國

波利建國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屈霜國

你伽國

喝捍國

捕喝國

伐地國

貨利習弥國

跋祿迦國

色俱摩國

曷霜國

那迦國

赤鄂衍那國

鞠和衍那國

勿露摩國

愉國

勒和衍那國

色俱摩國

縛伽浪國

紇露志泥健國

軒轅國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勿懷國

縛喝國

銳抹陀國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胡寔健國

咀刺健國

揭職國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梵衍那國

迦畢試國

軒轅垂衣之始所以司牧梨元所以

壠畫分野暨乎唐堯之受天運光格  
四表虞舜之納地圖德流九土自茲  
已降空傳書事之冊述聽前修徒聞  
記言之史豈若時逢有道運屬無為  
者歟我

大唐御極則天乘時握紀一六合而  
光宅四三皇而照臨玄化滂流祥風  
遐扇同乾坤之覆載齊風雨之鼓潤  
與夫東夷入貢西戎即叙創業垂統  
撥亂反正固以跨越前王囊括先代  
同文共軌至治神功非載記無以贊  
大猷非昭宣何以光盛業玄奘輒隨  
遊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辯俗信已  
越五踰三舍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  
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  
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霑  
聲教贊武功之績調成口實美文德  
之盛號為稱首詳觀載籍所未嘗聞  
緬惟圖牒誠無與二不有所叙何記  
化洽今據聞見於是載述然則索訶  
世界舊曰婆婆世界又曰婆訶世界皆訶也三千大千國土  
為一佛之化攝也今一日月所照臨  
四天下者據三千大千世界之中諸

佛世尊皆此垂化現生現滅道聖尊

凡蘓迷盧山唐言妙高山舊曰須弥山四寶合

成在大海中據金輪上日月之所照  
迴諸天之所遊舍七山七海環峙環

列山間海水具八功德七金山外乃  
鹹海也海中可居者大略有四洲焉

東毗提訶洲舊曰弗婆提又曰弗于連訶也南瞻部洲舊

拘盧洲舊曰贊單越又曰拘摩訶也西瞿薩尼洲舊曰瞿薩尼足又北

四天下銀輪王則政蘭北拘盧銅輪

王除北拘盧及西瞿薩尼鐵輪王則

唯贊部洲夫輪王者將即大位隨福

所感有大輪寶浮空來應感有金銀

銅鐵之異境乃四三二之差因其先

瑞即以為號則贊部洲之中地者阿

那婆荅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池也在香山

之南大雪山之北周八百里矣金銀

琉璃頗胫飾其岸焉金沙弥湯清波

咬鏡八地菩薩以願力故化為龍王

於中潛宅出清冷水給贊部洲是以

池東面銀牛口流出碗巨勝又曰伽河舊曰恒河也在香山

象口流出信度河舊曰辛頃舊曰恒河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池南面金

入西南海池西面琉璃馬口流出縛

萬河舊曰博叉河也繞池一匝入西北海池

北面頗胫師子口流出徙多河舊曰私也

下出積石山即徙多河之流為中國

之河源云

時無輪王應運贊部洲地有四主焉  
南為主則暑濕宜為西寶主乃臨海  
盈寶北馬主寒勁宜馬東人主和暢  
多人故為主之國躁烈篤學特閑異  
術服則橫巾右袒首則中髻四垂族  
類邑居室宇重閣寶主之鄉無禮義  
重財賄短製左衽斬髮長鬚有城郭  
累情忍煞裁毳帳穹廬鳥居逐牧人  
主之地風俗機惠仁義照明冠帶右  
衽車服有序安土重遷務資有類三  
主之俗東方為上其居室則東闢其  
戶旦日則東向以拜人主之地南面  
為尊方俗殊風斯其大槩至於君臣  
上下之禮憲章文軌之儀人主之地  
無以加也清心擇累之訓出離生死  
之教象主之國其理優矣斯皆著之

經誥問諸土俗博闊今古詳孝見聞  
然則佛興西方法流東國通譯音訛  
方言語譯音訛則義失語譯則理乖  
故曰必也正名乎貴無乖譯矣夫人  
有剛柔異性言音不同斯則繫風土  
之氣亦習俗之致也若其山川物產  
史詳焉馬主之俗寶主之鄉史詰備  
載可略言矣至於象主之國前古未  
詳或書地多暑濕或載俗好仁慈頗  
存方志莫能詳舉豈道有行載之致  
固世有推移之運矣是知候律以歸  
化飲澤而來賓越重險而歛玉門貢  
土黑嶺已來莫非胡俗雖戎人同貫  
而族類羣分畫界封壠大率土著建  
城郭務殖田畜性重財賄俗輕仁義  
嫁娶無禮尊卑無次婦言是用男位  
居下死則焚殮喪期無數努面截耳  
斷髮裂裳脣瘞羣畜祀祭幽魂吉乃  
素服凶則皂衣同風類俗略舉條貫  
異政殊制隨地別叙印度風俗語在

後記出高昌故地自近者始曰阿耆  
尼國

舊曰  
烏耆

七

阿耆尼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六七里四面據山  
道險易守泉流交帶引水為田土宜  
糜黍宿麥香黍蒲萄梨柰諸菓氣  
序和暢風俗質直文字取則印度微  
有繒絹服飾氈褐斷髮無巾貨用金  
錢銀錢小銅錢王其國人也勇而寡  
略好自稱伐國無經紀法不整肅伽  
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  
諸習學者即其文而說之戒行律儀  
繅清勤勸然食雜三淨滯於漸教矣  
從此西南行三百餘里踰一小山越二  
大河西得平川行七百餘里至屈

居勿  
反

支國

龜茲  
舊曰

錢小銅錢王屈支種也智謀寡昧迫  
於強臣其俗生子以木押頭欲其遍  
透也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習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  
則印度其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  
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人以功競國  
東境城北天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  
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懶戾難馭龍  
駒之子方乃馴駕所以此國多出善  
馬聞諸先志曰近代有王号曰金花  
政教明察感龍馭乘王欲終沒鞭觸  
其耳因即潛隱以至于今城中無井  
取彼地水龍變為人與諸婦會生子  
驍勇走及奔馬如是漸染人皆龍種  
恃力作威不恭王命王乃引攝突厥  
蒸此城人少長俱裁略無噍類城今  
荒蕪人煙斷絕

荒城北四十餘里接山阿闥一河水  
有二伽藍同名照怙釐而東西隨稱  
佛像莊飾殆越人工僧徒清齋誠為  
勤勵東照怙釐佛堂中有玉石面廣  
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  
佛足履之迹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  
國服飾錦褐斷駁巾帽貨用金錢銀

矣或有齋日照燭光明大城西門外

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

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慶每歲春秋分

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

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奉持齋戒

受經聽法渴日忘疲諸僧伽藍莊嚴

佛像瑩以珍寶飾之錦綺載諸輦輶

謂之行像動以千數雲集會所常以

月十五日晦日國王大臣謀議國事

訪及高僧然後宣布

會場西北渡河至阿奢理貳伽藍

音特

庭宇顯敞佛像工飾僧徒肅穆精勤

匪怠並是耆艾宿德碩學高才遠方

俊彥慕義至止國王大臣士庶豪右

四事供養久而弥勤間諸先志曰昔

此國先王崇敬三寶將欲遊方觀禮

聖迹乃命母弟攝知留事其弟受命

竊自割勢防未萌也封之金函持以

上王王曰斯何謂也對曰迴駕之日

乃可開發即付執事隨軍掌護王之

還也果有構禍者曰王令監國姪亂

中宮王聞震怒欲置嚴刑弟曰不敢

逃責願開金函王遂發而視之乃斬

跋祿迦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土宜氣序

人性風俗文字法則同屈支國語言

少異細氈細褐隣國所重伽藍數十

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

有部

國西行三百餘里度石磧至凌山

此則葱嶺北原水多東流矣山谷積

雪春夏合凍雖時消泮尋復結冰經

途險阻寒風慘烈多暴龍難凌犯行

人由此路者不得著衣持瓠大聲叫喚

微有違犯灾禍目覩暴風奮發飛沙

雨石遇者喪沒難以全生山行四百

餘里至大清池

或名熱海

周千餘里東

西長南北狹四面負山衆流交湊色

帶青黑味兼鹹苦洪濤浩汗驚波汨

濁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所以往來行

旅禱以祈福水族雖多莫敢漁捕清

池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菜水城城

周六七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糜

麥蒲萄林樹稀疎氣序風寒人衣氈

褐素菜已西數十孤城城皆立長雖

不相稟命然皆役屬突厥自素菜水

城至褐霜那國地名宰利人亦謂焉

文字語言即隨稱矣字源簡略本二

十餘言轉而相生其流浸廣粗有書

記豎讀其文迹相傳授師資無替服

氈褐衣皮疋裳服褊急齊髮露頂或

捲剪剃繒絲絡額形容偉大志性慳

慳風俗澆訛多行詭詐大抵貪求父

子計利財多為貴良賤無老雖富巨

万服食廉潔力田逐利者雜半矣

素菜城西行四百餘里至千泉千泉

者地方二百餘里南面雪山三陸平

陸水土沃潤林樹扶疎暮春之月雜花若綺泉池千所故以名焉突厥可汗每來避暑中有羣鹿多飾鈴鐸馴狎於人不甚驚走可汗愛賞下命羣屬敢加煞害有誅無赦故此羣鹿得終其壽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呴遷私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菜南行十餘里有小孤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鴻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至白水城城周六七里土地所產風氣所宜逾勝四遷私西南行二百餘里至恭御城城周五六里原隰膏腴樹林翁鬱從此南行四五十里至

笯赤建國  
反故

石國

唐言

米國

唐言

米國</p

二三十里南北五百餘里土宜風俗  
同伐地國語言少異從楓林建國西  
南行三百餘里至韜霜<sub>去聲</sub>國<sub>唐言史國</sub>西  
韜霜國周千四五百里土宜風俗  
同楓林建國從此西南行二百餘里  
入山山路崎嶇谿徑危險既絕人里  
又少水草東南山行三百餘里入鐵  
門鐵門者左右帶山山極峭峻雖有  
狹徑加之險阻兩傍石壁其色如鐵  
既設門扉又以鐵錐多有鐵鈴懸諸  
戶扇因其險固遂以為名出鐵門至  
韜貨邏國<sub>舊曰吐火單國訛也</sub>其地南北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  
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  
舊所謂浮圖也又曰踰婆又曰塔婆又  
曰私踰<sub>大</sub>又曰敷斗波皆訛也及佛  
尊像多神異有畫壁東至赤鄂衍那國  
赤鄂衍那國東西四百餘里南北五百  
東西三千餘里東厄葱嶺西接波刺  
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薦大河中  
境西流自數百年王族絕嗣酋豪力  
竟各擅君長依川據險分為二十七  
國雖畫野區分總役屬突厥氣序既  
溫疾疫亦衆冬末春初霖雨相繼故  
此境已南濫波已北其國風土並多  
溫疾而諸僧徒以十二月十六日入  
安居三月十五日解安居斯乃據其  
多雨亦是設教隨時也其俗則志性  
惟怯容鄙陋粗知信義不甚欺詐

語言去就稍異諸國字源二十五言  
轉而相生用之備物書以橫讀自左向  
右文記漸多逾廣窄利多衣靴少服  
褐貨用金銀等錢摸樣異於諸國順  
縛薦河北下流至呾蜜國

呾蜜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西長南北狹  
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諸窣堵波即

拘謹<sub>又</sub>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二千  
餘里據大葱嶺中國大都城周二十  
餘里西南隣縛薦河南接尸棄尼國  
南渡縛薦河至達摩悉鐵帝國鉢鐸

胡國阿利尼國嘗健國自活國東南  
至闕悉多國安呾羅縛國事在迴記

活國西南至縛伽浪國

縛伽浪國東西五十餘里南北三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南至紇露<sub>大</sub>悉  
泥健國

紇露<sub>大</sub>悉泥健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四五里西北至忽懷國

忽懷國周八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五  
鞠和衍那國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三百  
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  
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  
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

鞠和衍那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三百  
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其王奚素突  
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  
厥也伽藍二所僧徒寡少西南臨縛

鞠和衍那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三百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伽藍三所  
僧徒百餘人東至鑊沙國

鑊沙國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六七里東至珂咄

羅國

珂咄羅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接葱嶺至拘

謹<sub>莫開</sub>國

六里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西至縛喝國

縛喝國東西八百餘里南北四百餘里北臨縛喝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人皆謂之小王舍城也其城雖固居人甚少土地所產物類尤多水陸諸花難以備舉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城外西南有納縛唐言新僧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也大雪山北作論諸師唯此伽藍美業不替其佛像則瑩以名珠堂宇乃飾之奇寶故諸國君長利之以攻劫此伽藍素有毗沙門天像靈奄襲伽藍欲圖珍寶去此不遠屯軍野次其夜夢見毗沙門天曰汝有何力敢壞伽藍因以長戟貫徹肩背可汗驚悟便苦心痛遂告羣屬所夢各徵馳請衆僧方申懺謝未及返命已從殯沒伽藍內南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雜色炫燿金石難名又有佛牙其長寸餘廣八九分色黃白質

光淨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也長餘二尺圍可七寸其把以雜寶飾之凡此三物每至六齋法俗咸會陳設供養至誠所感或放光明

伽藍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金剛泥塗衆寶廁飾中有舍利時燭靈光

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已來多歷年所遠方輻湊高才類聚證四果者難以詳舉故諸羅漢將入涅槃示現神通衆所知識乃有建立諸窣堵波基跡相隣數百餘矣雖證聖果終無神變蓋亦千計不樹封記今僧徒百餘人夙夜匪懈凡聖難測

大城西北五十餘里至提謂城城北四十餘里有波利城城中各有一窣堵波高餘三丈昔者如來初證佛果起菩提樹方詣鹿園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麩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取初得聞五戒十善也既聞法誨請所供養如來遂授其

揭藏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確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弥谷溪徑難涉山

覆鉢豎錫杖如是次第為窣堵波二人承命各還其城擬儀聖言式修崇建斯則釋迦法中最初窣堵波也昔迦葉波佛時之所建也從大城西南入雪山阿至銳秣陀國銳秣陀國東西五六十里南北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南至胡寔健國

胡寔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多山川出喜馬西北至呾刺健國

呾刺健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五十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西接波刺斯國界從縛喝國南行百餘里至揭藏國

揭藏國東西五百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四五里土地磽確陵阜連屬少花果多菽麥氣序寒烈風俗剛猛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東南入大雪山山谷高深峯巖危險風雪相繼盛夏合凍積雪弥谷溪徑難涉山

下一次齋多羅僧次僧却崎舊言執方疊布

又

神鬼魅暴縱妖崇羣盜橫行煞害為務行六百餘里出都貨邏國境至梵衍那國

梵衍那國東西二千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在雪山之中也人依山谷逐勢邑居國大都城據崖跨谷長六七里北背高巖有宿麦少花果宜畜牧多羊馬氣序寒烈風俗剛獷多衣皮褐亦其所宜文字風教貨幣之用同都貨邏國語言少異儀貌大同淳信之心特甚隣國上自三寶下至百神莫不輸誠竭心宗敬商估往來者天神現徵祥示祟變求福德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宗學小乘說出世部王城東北山阿有立佛石像高百四十五尺金色晃曜寶飾煥爛東有鑄石釋迦佛立像高百餘尺分身別鑄總合成立

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像長工餘尺其王每設無遮大會上自妻子下至國珍府庫既傾復以身施羣官僚佐就僧酬贍若此者以

為所務矣  
卧像伽藍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東至小川澤泉池澄鎧林樹青葱有僧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餘五寸廣減四寸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婆舊曰商那和拔也大阿羅漢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凡三賢聖遺物並以黃金纖封又有商諾迦縛婆九條僧伽裟衣絳赤色設諾迦草皮之所續成也商諾迦縛婆者阿難弟子也在先身中以設諾迦草衣於解安居曰持施衆僧承茲福力於五百身中陰生陰恒服此衣以取後身從胎俱出身既漸長衣亦隨廣及阿難之度出家也其衣變為法服及受具戒更變為九條僧伽裟將證寂滅入邊際定發智願力留此壞今已少損信有徵矣從此東行入雪山踰越黑嶺至迦畢試國迦畢試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三陲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宜穀麥多果木出善馬齋金香異方奇貨多聚此國

氣序風寒人性暴獷言辭鄙陋裝婚姻雜亂文字大同觀貨邏國習俗語言風教頗異服用毛氈衣兼皮褐貨用金錢銀錢及小銅錢規矩摸樣異於諸國王刹利種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懾隣境統十餘國愛育百姓敬崇三寶歲造丈八尺銀佛像兼設無遮大會周給貧窶惠施鰥寡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窣堵波僧伽藍崇高弘敞廣博嚴淨天祠數十所異道千餘人或露形或塗灰連絡觸體以為冠驕大城東三四里北山下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小乘法教聞諸先志曰昔健馱邏國迦膩色迦王威被隣國化洽遠方治兵廣地至葱嶺東河西蕃維畏威送質迦膩色迦王既得質子特加禮命寒暑改館冬居印度諸國夏還迦畢試國春秋止健馱邏國故質子三時住處各建伽藍今圖畫皆子容貌服飾頗同中夏其後得還本國心存故居雖阻山川不替

供養故今僧衆每至入安居解安居  
大興法會為諸質子祈福樹善相繼  
不絕以至于今

伽藍佛院東門南大神王像右足下  
坎地藏寶質子之所藏也故其銘曰  
伽藍朽壞取以修治近有邊王貪婪  
凶暴聞此伽藍多歲珍寶駁逐僧徒  
方事發掘神王冠中鸞鷟鳥像乃奮  
羽驚鳴地為震動王及軍人僻易僵  
仆久而得起謝各以歸

伽藍北嶺上有數石室質子督定之  
屢也其中多藏雜寶其側有銘藥又  
守備有欲開發取中寶者此藥又神  
變現異形或作師子或作鱗蛇猛獸  
毒虫殊形震怒以故無人敢得攻發  
石室西二三里大山嶺上有觀自在  
菩薩像有人至誠願見者菩薩從其  
像中出妙色身安慰行者  
大城東南三十餘里至曷邏怙羅僧  
伽藍傍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或至齊  
日時燭光明覆鉢勢上石隙間流出  
黑香油靜夜中時聞音樂之聲聞諸  
先志曰昔此國大臣遏邏怙邏之所

汝所建立窣堵波未有舍利明旦有獻上者宜從王請旦入朝進請曰不量庸昧敢有願求王曰夫何所欲對曰今有先獻者願垂恩賜王曰然遇遷怙羅佇立宮門瞻望所至俄有一人持舍利瓶大臣問曰欲何獻上曰佛舍利大臣曰吾為余守宜先白王遇遷怙羅恐王稱責舍利追悔前恩疾往伽藍登窣堵波至誠所感其石覆鉢自開安置舍利已而疾出尚拘衣襟王使逐之石已掩矣故其隙間流黑香油

城南四十餘里至雪  
骨立蔽多伐刺  
祠城凡地大震山崖崩墜周此城界無所動搖

雪蔽多伐刺祠城南三十餘里至阿路  
大高  
土高  
下同那山崖嶺峭峻巖谷杳冥其峯每歲增高數百尺與清矩吒國種聞諸土俗曰初種那天神自遠而至欲止此山山神震怒搖蕩谿谷天神曰不欲相舍故此傾動少垂賓主當

盈財寶吾今往漕矩吒國福那四羅  
山每歲至我受國王大臣祀獻之時  
宜相屬望故阿路孫山增高旣已尋  
即崩墜

王城西北二百餘里至大雪山山頂  
有池請雨祈晴隨求果願聞諸先主  
曰昔健馱邏國有阿羅漢常受此池  
龍王供養每至中食以神通力并坐  
繩牀凌虛而往侍者沙弥密於繩牀  
之下攀援潛隱而阿羅漢時至便往  
至龍宮乃見沙弥龍王因請留食龍  
王以天甘露飯阿羅漢以人間味而  
饌沙弥阿羅漢飯食已訖便為龍王  
說諸法要沙弥如常為師濂器器有  
餘粒駭其香味即起惡願恨師忿龍  
願諸福力於今悉現斷此龍命我自  
為王沙弥發是願時龍王已覺頭痛  
矣羅漢說法誨喻龍王謝咎責躬沙  
彌懷忿未從誨謝既還伽藍至誠發  
願福力所致是夜命終為大龍王威  
猛奮發遂來入池煞龍王居龍宮有  
其部屬總其統命以宿願故興暴風  
雨摧拔樹木欲壞伽藍時迦膩色迦

王恠而發問其阿羅漢具以白王王即為龍於雪山下立僧伽藍建窣堵波高百餘尺龍懷宿忿遂發風雨王以弘濟為心龍乘瞋毒作暴僧伽藍窣堵波六壞七成迦膩色迦王恠功不成欲填龍池毀其居室即興兵衆至雪山下時彼龍王深懷震懼變作老婆羅門叩王象而諫曰大王宿殖善本多種勝因得為人王無思不服今日何故與龍交爭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不可力竟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豈王心所惄哉王今舉國興兵與一龍鬪勝則王無伏遠之威敗則王有非敵之心為王計者宜可歸兵迦膩色迦王未之從也龍即還池聲震雷動暴風拔木沙石如雨雲霧晦冥軍馬驚駭王乃歸命三寶請求加護曰宿殖多福得為人王威懾強敵統贍部洲今為龍畜所屈誠乃我之薄福也願諸福力於今現前即於兩肩起大煙焰龍退風靜霧卷雲開王令軍衆人瞻一石用填龍池龍王還作婆羅門重請

王曰我是彼池龍王懼威歸命唯王悲愍赦其前過王以舍育覆蓋生靈如何於我獨加惡害王若煞我我之與王俱墮惡道王有斷命之罪我懷怨讐之心業報皎然善惡明矣王遂與龍明設要契後更有犯必不相赦龍曰我以惡業受身為龍龍性猛惡不能自持瞋心或起當忘所制王今更立伽藍不敢摧毀每遣一人僕望山嶺黑雲若起急擊捷捉我聞其聲惡心當息其王於是更修伽藍建窣堵波僕望雲氣於今不絕聞諸先志曰窣堵波中有如來骨肉舍利可一升餘神變之事難以詳述一時中窣堵波內忽有煙起少間便出猛焰時人謂窣堵波已從火燼暗仰良久火滅煙消乃見舍利如白珠幡循環表柱宛轉而上外高雲際繚旋而下王城西北大河南岸舊王伽藍內有釋迦菩薩弱齡齒齦長餘一寸其伽藍東南有一伽藍亦名舊王有如來頂骨一片面廣寸餘其色黃白髮孔分明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

紫引長尺餘卷可半寸凡此三事每至六齋王及大臣散花供養金銅窣堵波高百餘尺聞諸土俗曰其窣堵波中有佛舍利升餘每月十五日其夜便放圓光燭耀露盤聯暉達曙其光漸殺入窣堵波成西南有比羅娑洛山唐言象堅山神作象形故曰象堅也昔如來在世象堅神奉請世尊及千二百大阿羅漢山巔有大磐石如來即之受神供養其後無憂王即磐石上起窣堵波高百餘尺今人謂之象堅窣堵波也亦云中有如來舍利可一升餘象堅窣堵波北山巔下有一龍泉是如來受神飯已及阿羅漢於中漱口嚼楊枝因即種根今為茂林後人於此建立伽藍名鞞鐸唐言自此楊枝東行六百餘里山谷接連峯巔峭峻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濫波國北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三國

三國

其大與七可由古之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

舊曰由旬又曰踰  
闍耶又曰由延皆

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

蓋皮國那喝羅喝國建狀維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  
大慈持寺沙門辯機撰

第二

第二三國

卷之三

三

七言律詩

卷之二

三十六

3

詳夫天竺之稱異議紜紜舊云身毒或曰賢豆今從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隨地稱國殊方異俗遙舉惣名語其所美謂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月有多名斯其一稱言諸羣生輪迴不息無明長夜莫有司晨其猶白日既隱宵燭斯繼雖有星光之照豈如朗月之明苟緣斯致因而辟月良以其土聖賢繼軌導凡御物如月照臨

夫數量之稱謂踰繕那計略舊曰由旬又曰踰  
舊傳一踰繕那四十里矣印度國俗乃三十里聖教所載唯十六里窮微之數分一踰繕那為八拘盧舍拘盧舍者謂大牛鳴聲所極聞稱拘盧舍分一拘盧舍為五百弓分一弓為四肘分一肘為二十四指分一指節為七宿麥乃至虱蟣隙塵牛毛羊毛兔毫金水次第七分以至細塵細塵十分為極細塵極細塵者不可復指指即歸空故曰極微也

行合為一歲又分一歲以為六時正月十六日至三月十五日漸熱也三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盛熱也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雨時也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茂時也九月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五日漸寒也十一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盛寒也如來聖教歲為三時正月十六日至五月十五日熱時也五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雨時也九月十六日至正月十五日寒時也或為四時春夏秋冬也春三月謂制呴羅月吠舍

若其封壇之域可得而言五印度之  
境周九萬餘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  
北廣南狹形如半月畫野區分七十  
餘國時特暑熱地多泉濕北乃山阜  
隱軒丘陵舄鹵東則川野沃潤疇壠  
膏腴南方草木榮茂西方土地磽確

若乃陰陽曆運日月次舍稱謂雖殊時  
候無異隨其星建以標月名時極  
短者謂刹那也百二十刹那為一咀  
刹那六十咀刹那為一臘縛三十臘  
縛為一牟呼粟多五牟呼粟多為一  
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晝三夜三居俗日夜  
分為八時晝四夜四於一月盈至滿謂之  
一時各有四分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  
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  
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

頗濕縛度閻月迦刺底迦月末伽始  
羅月當此從七月十六日至十月十  
五日冬三月謂報沙月磨祛月頗勒  
窶擎月當此從十月十六日至正月  
十五日故印度僧徒依佛聖教坐兩  
安居或前三月或後三月前三月當

此從五月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後三月當此從六月十六日至九月十五日前代譯經律者或云坐夏或云坐臘斯皆邊夷殊俗不達中國正音或方言未融而傳譯有誤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

若夫邑里閭閻方城廣峙街衢巷陌曲徑盤迂闊闊當塗旗亭夾路屠釣倡優魁牘除糞旌厭宅居序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至於宅居之製垣郭之作地勢卑濕城多壘塉暨諸牆壁或編竹木室宇臺觀板屋平頭屋以石灰覆以乾堅諸異崇構製同中夏苦茅苦草或博或板壁以石灰為飾地塗牛糞為淨時花散布斯其異也諸僧伽藍頗極奇製隅樓四起重閣三層棖栱棟梁奇形厭鏤戶牖垣牆圖畫衆絲梨庶之居內侈外儉陘室中堂高廣有異層臺重閣形製不拘門闥東戶朝座東面至於坐止咸用繩牀王族大人士庶豪右莊飾有殊規矩無異君王朝座弥復高廣

珠璣間錯謂師子牀數以細氍毹以寶杌凡百庶僚隨其所好刻彫異類瑩飾奇珍衣裳服玩無所裁製貴鮮白輕雜絲男則繞臂絡腋橫巾右袒女乃裾衣下垂通肩捨覆頂為小髻餘駁垂下或有剪髮別為詭俗首冠花鬚身佩瓔珞其所服者謂僑奢耶衣及氍毹布等僑奢耶者野蠶然也最摩衣麻之類也領反斧羅衣織細羊毛也褐刺繡衣織野獸毛也獸毛細更可得緝績故以見珍而充服用其北印度風土寒烈短製褊衣頗同胡服外道服飾紛雜異製或衣孔雀羽尾或飾觸體瓔珞或無服露形或草板掩體或拔駁斷縫或蓬躉推髻裳衣無定赤白不恒沙門法服唯有三

大僧却崎唐言掩映舊日僧承文說也反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脣泥縛些那唐言覆左肩掩兩腋其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菜有小

僧却崎唐言掩映舊日僧承文說也反那三衣裁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菜有小大僧却崎唐言掩映舊日僧承文說也反覆左肩掩兩腋左開右合長裁過脣泥縛些那唐言覆左肩掩兩腋其製部執不同或緣有寬狹或菜有小

存史誥捨穎稱謂尼羅蔽茶唐言善惡具舉灾祥倫著而開蒙誘進先導十二章七歲之後漸授五明大論一日聲明釋詁訓字誼目疏別二工巧明伎不同利帝利婆羅門清素居簡潔白束帶以綢襷則諸部各異色乃黃赤

術機閣陰陽曆數三醫方明禁呪閑  
邪藥石針艾四謂因明孝定正邪研  
數真偽五曰內明究暢五乘因果妙  
壽謂養生繕性二曰祠謂享祭祈禱  
三曰平謂禮儀占卜兵法軍陣四曰  
術謂異能伎數禁呪醫方師必博究  
精微貫窮玄奧示之大義導以微言  
提撕善誘雕打勵薄若乃識量通敏  
志懷通遠則拘執友開業成後已年  
方三十志立學成既居祿位先酬師  
德其有博古好雅肥道居貞沉浮物  
外逍遙事表寵辱不驚聲問以遠君  
王雅尚莫能屈迹然而國重聰叡俗  
貴高明褒贊既隆禮命亦重故能強  
志篤學忘疲遊藝訪道依仁不遠千  
里家雖豪富志均羈旅口腹之資巡  
旬以濟有貴知道無恥匱財娛遊惰  
業飧食靡衣既無令德又非時習恥  
辱俱至醜聲載揚

如來理教隨類得解去聖悠遠正法  
醇醞任其見解之心俱獲聞智之悟  
部執峯峙諍論波濤異學專門殊途  
門淨行也守道居貞潔白其操二曰  
刹帝利王種也舊曰刹帝利也卉世君臨仁恕  
為志三曰吠舍舊曰吠舍也商賈也貧遷有

同致十有八部各擅鋒銳大小二乘  
居止區別其有宴默思惟經行住立  
定慧悠闡誼靜良殊隨其衆居各製  
科防無去律論經是佛經講宣一部  
乃免僧知事二部加上房資具三部  
老侍者祗承四部給淨入役使五部  
則行乘象舉六部又導從周衛道德  
既高旌命亦異時集講論孝其優劣  
彰別善惡黜陟幽明其有商榷微言  
抑揚妙理雅辭贍美妙辯敏捷於是  
馭乘寶鳥導從如林至乃義門虛闢  
辟鋒挫銳理貞而辟繁義乖而言順  
遂即面塗諸聖身坌塵土序於曠野  
棄之瀟瑩既雄淑慝亦表賢愚人知  
樂道家勤志學出家歸俗從其所好  
羅各犯律僧中科罰輕則衆命訶責  
度兩卒左右為之駕馭車乃駕以駟  
馬兵師居其乘列卒周衛扶輪挾轂馬  
軍散禦逐北奔命步軍輕悍敢勇充  
選負大擔執長戟或持刀劍前奮行  
陣凡諸戎器莫不鋒銳所謂矛楯弓  
矢刀劍戈斧戈矛長矟輪索之屬皆  
世習矣夫其俗也性雖猾急志甚貞  
質於財無苟得於義有餘讓懼冥運  
之罪輕生事之業詭譎不行盟誓為  
信政教尚質風俗猶和凶悖星小時  
虧國憲謀危君上事迹彰明則常幽  
囹圄無所刑戮任其生死不齒人倫  
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

手刖足或駁出國或放荒喪自餘各犯輸財贖罪理獄占辟不加刑朴隨問欵對據事平科非違所犯恥過飾非欲究情實事湏案者凡有四條水火稱毒水則罪人與石咸以連囊沉之深流挾其真偽人沉石浮則有犯人浮石沉則無隱火乃燒鐵罪人踞上復使足蹈既遭掌案又令舌舐虛熾捧未開花散之向焰虛則花發實則花焦稱則人石平衡輕重取驗虛則人匝石舉實則石重人輕毒則以一殺羊剖其右髀隨波訟人所食之分雜諸毒藥置右髀中實則毒發而死虛則毒歇而蘇舉四條之例昉百非之路致敬之式其儀九等一發言慰問二俯首示敬三舉手高揖四合掌平拱五屈膝六長踞七手膝踞地八五輪俱屈九五體投地凡斯九等極唯一拜跪而讚德謂之盡敬遠則稽額拜手近則鳴足摩踵凡其致辟受命褰裳長跪尊賢受拜必有慰辟或摩其

頂或拊其背善言誨導以示親厚出家沙門既受敬札唯加善願無止跪拜隨所宗事多有旋繞或唯一周或復三而不宿心別請數則從欲凡遭疾病絕粒七日期限之中多有瘞愈必未瘳善方乃餌藥藥之性類名種不同醫之工伎占候有異終沒服制無間喪期無數送終殯葬其儀臨喪哀號相泣裂裳拔髮拍額椎胷有三一曰火葬積薪焚燎二曰水葬沉流漂散三曰野葬棄林斂獸國王殂落先立嗣君以主喪祭以定上下生立德号死無議謚喪禍之家人莫就食殯葬之後復常無諱諸有送死以為不潔咸於郭外浴而後入至於年者壽者毛死期將至嬰累沉疴生涯恐極耿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希遠世路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泛舟鼓棹濟流河中流自溺謂得制無號哭父母亡喪誦念酬恩追遠慎終寔資冥福

政教既寬機務亦簡戶不籍書人無

僕課王田之內大分為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穎碩學高才四樹福田給諸異道所以賊殺輕薄僕稅儉省各安世業俱佃口分假種王田六稅其一商賈逐利來往貿遷津路關防輕稅後過國家營建不虛勞役據其成功酬之價直鎮戍征行宮廬營衛量事招募懸賞待人宰牧輔臣庶官僚佐各有分地自食封邑風壤既別地利亦殊花草果木雜種異名所謂菴沒羅果蕃彌羅果末社迦果跋達羅果劫比他果阿末羅果鎮杜迦果烏晏跋羅果茂遮果那利勒羅果般棗娑果凡厥此類難以備載見珍人世者略舉言焉至於棗栗椑柿印度無聞梨柰桃杏葡萄等果迦濕彌羅國已來往徃間植石榴甘橘諸國皆樹墾田農務稼穡耕耘播種隨時各從勞逸士宜所出稻麦尤多蔬菜則有薑芥瓠葷菘菜等葱蒜雖少噉食亦希家有食者駢令出郭至於乳酪膏蘿粉糖石蜜芥子油諸餅麯常所膳也魚

羊羣鹿時薦省哉牛驢馬豕犬狐狼師子猴猿凡此毛羣例無味噉噉者鄙耻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入間若其酒醴之老滋味流別蒲萄甘蔗剝帝利飲也麴蘖醇醪吠奢等飲也沙門婆羅門飲蒲萄甘蔗漿非酒醴之謂也雜姓卑族無所流別然其資用之器巧貨有殊什物之具隨時無闕雖金錢斯用而炊乾莫知多器坏土少用赤銅食以一器衆味相調手拈斟酌略無匙箸至於老病乃用銅匙

若其金銀鉢石白玉火珠風土所產弥復盈積奇珍雜寶異類殊名出自海隅易以求貿然其貨用交遷有無金錢銀錢貝珠小珠印度之境壘界具舉風壤之差大略斯在同條共貫粗陳梗槩異政殊俗據國而叙盤波國周千餘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嶺國大都城周十餘里自數百年王族絕嗣豪傑力竟無大君長近始附屬迦畢試國宜糧稻多甘蔗林樹雖衆果實乃少氣序漸溫微霜無雪國

俗豐樂人尚歌詠志性怯弱情懷詭詐更相欺誑未有推先體貌卑小勤止輕躁多衣白氈所服鮮飾伽藍十餘所僧徒東少並多習學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甚多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踰大嶺濟大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那揭羅曷國東西六百餘里南北二百五六十里山周四境懸隔危險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主令役屬迦畢試國豐穀稼多花果氣序溫暑風俗淳質猛銳驍雄輕財好學崇敬佛法少信異道伽藍雖多僧徒京少諸窣堵波荒蕪圮壞天祠五所異道百餘人

城東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編石特起刻雕奇製釋迦菩薩值然燈佛敷鹿皮衣布髮掩渥得受記憂時經劫壞斯迹無泯或有齊日天雨衆花羣梨心竟式修供養其西伽藍少有僧徒次南小窣堵波是昔掩渥之地無憂王避大路遂僻建焉

城內有大窣堵波故基聞諸先志曰伽藍西南深澗峭絕瀑布飛流懸崖壁立東崖石壁有大洞穴瞿波羅龍之所居也門徑狹小窟穴冥闇崖石津滴磈礧餘流昔有佛影煥若真容相好具足儼然如在近代已來人不遍覩縱有所見髡髮而已至誠祈請有冥感者乃暫明視尚不能久昔如來在世之時此龍為牧牛之士供王乳酪進奉失宜既獲譴責心懷恚恨即以金錢買花供養受記窣堵波願為惡龍破國害王即趣石壁投身而

西域記卷第二第十六沙贊

希衍

西域記卷第二第十六張良

希衍

西域記卷第二第十六張良

惠方

死遂居此窟為大龍王便欲出穴成  
人為龍所害運神通力自中印度至  
龍見如來毒心遂止受不煞戒願護

正法因請如來常居此窟諸聖弟子  
恒受我供如來告曰吾將滅滅為汝  
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王法隱沒

其事無替汝若毒心不舊怒當觀吾留  
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此賢劫中當

來世尊亦悲愍汝皆留影像

影窟門外有二方石其一石上有如  
來足蹈之迹輪相微現光明時燭影  
窟左右多諸石室皆是如來諸聖弟  
子入定之處影窟西北隅有窣堵波  
是如來經行之處其側窣堵波有如  
顯揚真宗說蕪界處之所也影窟西  
有大盤石如來嘗於其上濯浣袈裟  
文影微現

城東南三十餘里至驅羅城周四五  
里堅峻險固花林池沼光鮮澄鏡城  
中居人淳質正信復有重閣畫棟丹  
楹第二閣中有七寶小窣堵波置如

來頂骨骨周一尺二寸矮孔分明其  
色黃白咸以寶函置窣堵波中欲知  
善惡相者香末和渥以印頂骨隨其  
福感其文煥然又有七寶小窣堵波  
骨亦以寶函絡而置又有七寶小  
窣堵波有如來眼睛晴大如燈光明  
清徹映中外又以寶函絡封而置  
如來僧伽絰袈裟細氈所作其色黃  
赤置寶函中歲月既遠微有損壞如  
來錫杖白鐵作鐸栴檀為等寶筒咸  
之近有國王聞此諸物並是如來昔  
親服用恃其威力迫脅而歸既至奉  
國置所居宮曾未決辰求之已失更  
尋訪已還奉處斯五聖迹多有靈異  
迦畢試王令五淨行給侍香花觀禮  
之徒相繼不絕諸淨行等欲從虛寂  
以為財用人之所重權立科條以止  
誼雜其大略曰諸欲見如來頂骨者  
稅一金錢若取印者稅五金錢自餘  
節級以次科條科條雖重觀禮弥衆  
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  
南面而坐告阿難曰我去世後當四

鈴鐸和鳴從此東南山谷中行五百  
餘里至健馱邏國舊曰乾陀衛也北印度境

健馱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餘  
里東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号布路沙  
布邏周四十餘里王族絕嗣役屬迦  
畢試國邑里空荒居人稀少宮城一  
隅有千餘戶穀稼般盛花果繁茂多  
甘蔗出石室氣序溫暑略無霜雪人  
性怯好習典藝多勤異道少信正  
法自古已來印度之境作論諸師則  
有那羅延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法  
救如意脇尊者等本生處也僧伽藍  
子餘所摧殘荒廢蕪蕪條諸窣堵  
波頗多頽圯天祠百數異道雜居  
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  
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  
百年式遵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  
城外東南八九里有卑鉢羅樹高百  
餘尺枝葉扶疎蔭影蒙密過去四佛  
已坐其下今猶現有四佛坐像賢劫  
之中九百九十六佛皆當坐焉冥祇  
警衛靈鑒潛被釋迦如來於此樹下

百年有王命世号迦臘色迦此南不遠起窣堵波吾身所有骨肉舍利多集此中

卑鉢羅樹南有窣堵波迦臘色迦王之所建也迦臘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君臨膺運統贍部洲不信罪福輕毀佛法畋遊草澤遇見白兔王親奔逐至此忽滅見有牧牛小堅於林樹間作小窣堵波其高三尺王曰汝何所為牧堅對曰昔釋迦佛聖智懸記當有國王於此勝地建窣堵波吾身舍利多聚其內大王聖德宿殖名符昔記神功勝福允屬斯辰故我今者先相警發說此語已忽然不現王聞是說嘉慶增懷自負其名大聖先記因發正信深敬佛法周小窣堵波更建石窟一堵波欲以功力弥覆其上隨其數量恒出三尺若是增高踰四百尺基趾所峙周一里半層基五級高一百五十尺方乃得覆小窣堵波王因嘉慶復於其上更起二十五層金銅相輪即以如來舍利一斛而置其中式修供養營建纔訖見

小窣堵波在大基東南隅下傍出其半王心不平便即擲棄遂住窣堵波第二級下石基中半現復於本處更出小窣堵波王乃退而歎曰嗟夫人事易迷神功難掩靈聖所扶憤怒何及慙懼既已謝咎而歸其二窣堵波今猶現在有嬰疾病欲祈康愈者塗香散花至誠歸命多蒙瘳老大窣堵波東面石陸南鏤作二窣堵波一高三尺一高五尺規摹形狀如大窣堵波又作兩軀佛像一高四尺一高六

尺擬菩提樹下加趺坐像日光照燭金色晃曜陰影漸移石文青紺聞諸者舊曰數百年前石基之隙有金色蟻大者如指小者如米同類相從

齧其石壁文若雕鏤廁以金沙作為此像今猶現在

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步有白石佛像高一丈八尺北面而立多有靈相數放光明時有人見像出夜行旋繞大窣堵波近有羣賊欲入行盜像出迎賊賊黨怖退像歸本處住立如故羣盜西此改過自新遊行邑里具告遠近大窣堵波左右小窣堵波魚鱗百數佛像莊嚴務窮工思殊香異音時有聞聽靈仙聖賢或見旋繞此窣堵波者如來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先賢記曰成壞已三初至此國適遭大火當見營構尚未成功

大窣堵波西有故伽藍迦臘色迦王之所建也重閣累榭層臺洞戶旌旛高僧式昭景福雖則圮毀尚曰竒工僧徒減少並學小乘自建伽藍異人間出諸作論師及證聖果清風尚扇至德無泯第三重閣有波栗濕縛唐書尊者室久已傾頽尚立旌表初尊者之為梵志師也年垂八十捨家染衣城中少年更謂之曰愚夫朽老一何淺智夫出家者有二業焉一則習定二乃誦經而今喪耄無所進取濫迹清流徒知飽食時脇尊者聞諸譏議因謝時人而自誓曰我若不通三歲理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終不以脇而至於席自余之後唯日不足經行宴坐住立思惟晝則研習理教夜乃靜慮凝神綿歷三歲學通三歲斷三界欲得三明智時人敬仰因号脇尊者焉

昌刺他唐言如意論師於此製毗婆沙論論師以佛涅槃之後一千年中利見也少好學有才辯聲問遐被法俗歸心時室羅伐悉底國毗訖羅摩阿迭多王唐言威風遠洽臣諸印度日以五億金錢周給貧窶孤獨主藏臣懼國用乏匱也乃諷諫曰大王威被殊俗澤及昆蟲請增五億金錢以賑四方匱乏府庫既空更稅有土重斂不已怨聲載揚則君上有周給之恩臣下被不恭之責王曰衆有餘給不足非苟為身侈靡國用遂加五億惠諸貧乏其後畋遊逐豕失蹤有尋知迹者賞一億金錢如意論師一使人剃髮輒賜一億金錢其國史臣依即書記王恥見高心常怏怏欲衆辱如意論師乃招集異學德業高深者百人而下令曰欲収視聽遊諸真境異道紛雜歸心靡措今孝優劣專精遵奉道也沙門法衆宜善宗義勝則崇敬佛法負則誅戮僧徒於是如意詰諸外道九十九人已退飛矣下席一人視

之義如也因而劇談論及火煙王與外道咸誼言曰如意論師辯義有失夫先煙而後及火此事理之常也如意雖欲釋難無聽覽者耻見衆辱謔斷其舌乃書誠告門人世親曰黨援之衆無覓大義羣迷之中無辯正論言畢而死居未久超曰王失國興王膺運表式英賢世親苦薩欲雪前恥米白王曰大王以聖德君臨為舍識主命先師如意學窮玄奧前王宿憾衆挫高名我承導誘欲復先怨其王知如意哲人也美世親雅操焉乃召諸外道與如意論者世親重述先旨外道謝屈而退

城北四五里有故伽藍庭宇荒涼僧徒  
東少然皆遵習小乘法教即達磨  
嘗遷多唐言法教舊曰達磨多羅說也論師於此製雜阿毗達磨論

伽藍側有窣堵波高數百尺無憂王  
之所建也雕木文石頗異人工是釋  
迦佛昔為國王修菩薩行從衆生欲  
惠施不倦喪身若遺於此國土千生  
為王即斯勝地千生捨眼

捨眼東不遠有二石窣堵波各高百

餘尺右則梵王所立左乃天帝所建  
以妙珍寶而瑩飾之如來寂滅寶變  
為石基雖傾陷尚曰崇高

梵釋窣堵波西北行五十餘里有窣  
堵波是釋迦如來於此化鬼子母令  
不害人故此國俗祭以求嗣

化鬼子母北行五十餘里有窣堵波  
是商莫迦菩薩舊曰摩摩恭行鞠養侍  
盲父母於此採藥遇王遊獵毒矢誤  
中至誠感靈天帝傳藥德動明聖尋  
即復蘓

商莫迦菩薩放害東南行二百餘里  
至跋虜沙城城北有窣堵波是蘓達

擎太子

唐言擎太子以父王大為施婆羅門蒙

六

謹被擯願謝國人既出郭門於此告  
別其側伽藍五十餘僧並小乘學也  
昔伊濕伐羅唐言伊濕伐羅自在論師於此製阿毗達磨明燈論

跋虜沙城東門外有一伽藍僧徒五  
十餘人並大乘學也有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立昔蘇達擎太子擯在彈  
多落迦山舊曰達摩特婆羅門乞其男女  
於此鬻賣

跋虜沙城東北二十餘里至彈多落  
迦山嶺上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蘇  
達擎太子於此棲隱其側不遠有窣

堵波太子於此以男女施婆羅門婆  
羅門搔其男女流血染地今諸草木  
猶帶絳色巖間石室太子及妃習定  
之處谷中林樹垂條若帷並是太子  
昔所遊止其側不遠有一石廬即古  
仙人之所居也

仙廬西北行百餘里越一小山至大山  
山南有伽藍僧徒尠少並學大乘其  
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獨角  
仙人所居之處仙人為姪女誘亂退

失神通姪女乃駕其肩而還城邑

西城記卷第二 第二十三張

七

跋虜沙城東北五十餘里至崇山山  
有青石大自在天婦像毗摩天女也  
聞諸土俗曰此天像者自然有也靈  
異既多祈禱亦衆印度諸國求福請  
願貴賤畢萃遠近咸會其有願見  
天神形者至誠無貳絕食七日或有  
得見求願多遂山下有大自在天祠  
塗灰外道式修祠祀

毗摩天祠東南行百五十里至烏鐸  
迦漢茶城周二十餘里南臨信度河  
居人富樂寶貨盈積諸方珍異多集  
於此

烏鐸迦漢茶城西北行二十餘里至  
婆羅韻邏邑是製聲明論波你尼仙  
本生處也遂古之初文字繁廣時經  
劫壞世界空虛長壽諸天降靈道俗  
泛濫梵王天帝作則隨時異道諸仙  
各製文字人相祖述覽習所傳學者  
虛功難用詳究人壽百歲之時有波  
你尼仙生知博物愍時澆薄欲削浮  
僞刪定繁猥遊方問道遇自在天遂

申述作之志自在天曰盛矣哉吾當祐汝仙人受教而退於是研精草思採摭羣言作為字書脩有千頌頌三十二言矣究極今古於括文言封以

進上王甚珍異下令國中普使傳習有誦通利賞千金錢所以師資傳授感行當世故此邑中諸婆羅門碩學高才博物強識

婆羅覩邏邑中有窣堵波羅漢化波你尼仙後進之處如來去世垂五百年有大阿羅漢自迦濕弥羅國遊化至此乃見梵志搘訓稚童時阿羅漢謂梵志曰何苦此兒梵志曰令學聲明論業不時進阿羅漢適尔而笑老梵志曰夫沙門者慈悲為情愍傷物類仁今所笑願聞其說阿羅漢曰談不容易恐致深疑汝頗嘗聞波你尼仙製聲明論垂訓於世乎婆羅門曰此邑之子後進仰德像設猶在阿羅漢曰今汝此子即是彼仙猶以強識說習世典唯談異論不究真理神智唐捐流轉未息尚乘餘善為汝愛子然則世典文辭徒波功績豈若如來

聖教福智冥滋曩者南海之濱有一枯樹五百蝙蝠於中穴居有諸商侶止此樹下時屬風寒人皆飢凍聚積

撫蘇蘊火其下煙焰漸熾枯樹遂燃時商侶中有一賈客夜分已後誦阿毗達磨藏彼諸蝙蝠雖為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於此命終隨業受生俱得人身捨家修學乘聞法聲聰明

利智並證聖果為世福田近迦臘色迦王與脇尊者招集五百賢聖於迦濕弥羅國作毗婆沙論斯並枯樹之中五百蝙蝠也余雖不肖是其一數斯則優劣良異飛伏懸殊仁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言不能述時阿羅漢說此語已示神通事因忽不現婆羅門深生敬異歎善久之具告隣里遂放其子出家修學因即迦信崇重三寶鄉人從化於今弥篤從烏鐸迦漢茶城北踰山涉川行六百餘里至烏仗那國唐言烏茶皆輸王之莞國也舊云烏場或曰烏茶皆此北印度境

## 大唐西域記卷第二

新刻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普揭釐城東四五里有窣堵波極多

城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八國

疑

烏仗那國 鉢露羅國 咯又始羅國

僧訶捕羅國 烏刺戶國 迦濕弥羅國

半笯故嗟國 過羅闍補羅國

烏仗那國周五千餘里山谷相屬川澤連原穀稼雖播地利不滋多蒲萄少甘蔗土產金鐵宜鑿金香林樹翁

簪花果茂盛寒暑和暢風雨順序人

性怯慢俗情謫詭好學而不功禁呢

為藝業多衣白疋少有餘服語言雖

異大同印度文字禮儀頗相參預崇

重佛法訥信大乘夾蘪婆伐窣堵波舊

有一千四百伽藍多已荒蕪昔僧徒

一万八千今漸減少並學大乘寂定

為業善誦其文未究深義戒行清潔

特閑禁呪律儀傳訓有五部焉一法

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

有部五大衆部天祠十有餘所異道

雜居堅城四五其王多治普揭釐城

周十六七里居人殷盛

然則世典文辭徒波功績豈若如來

靈瑞是佛在昔作忍辱仙於此為羈

利王

唐言闍耶舊文哥利說也割截支體

菩揭釐城東北行二百五六十里入

大山至阿波羅龍泉即蘓婆伐窣堵

河之源也汎流西南春夏合凍昏

夕飛雪靈霏五采光流四照此龍者

迦葉波佛時生在人趣名曰跋祇深

閑呪術禁藥惡龍不令暴雨國人賴

之以稿餘糧居人衆庶感恩懷德家

稅斗穀以饋遺焉既積歲時或有逋

課跋祇含怒願為毒龍暴行風雨損

傷苗稼命終之後為此池龍泉流白

水損傷地利釋迦如來大悲御世愍

此國人獨遭斯難降神至此欲化暴

龍執金剛神杵擊山崖龍王震懼乃

出歸依聞佛說法心淨信悟如來遂

制勿損農稼龍曰凡有所食賴叔人

田今蒙聖教恐難濟給願十二歲一

叔糧儲如來舍覆愍而許焉故今十

二年一遭白水之灾

阿波羅龍泉西南三十餘里水北

岸大磐石上有如來足所履迹隨人

福力量有短長是如來伏此龍已留

迹而去後人於上積石為室遷近相

超花香供養順流而下三十餘里至

如來濯衣石袈裟之文煥焉如鑄

菩揭釐城南四百餘里至醯羅山谷

水西汎逆流東上雜花異果被澗緣

崖峯巖危險谿谷盤紆或聞誼語

之聲或聞音樂之響方石如塔宛若

工成連延相屬接布崖谷是如來在

昔為聞半頃

舊曰伽梵文略也或曰偈他頃三十二言也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伽藍是如來昔修菩薩行號薩縛達之王

唐言一切施大林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菩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一切施大林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菩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一切施大林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菩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一切施大林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菩

揭釐城南二百餘里大山側至摩訶

伐那

唐言一切施大林之法於此捨身命焉菩

此析骨書寫經典

摩訶伽藍西六十里至窣堵波無憂

王之所建也是如來昔修菩薩行号

毗迦王

唐言興舊曰為求佛果於此割身

從鷹代鵠

伐鵠西北二百餘里入珊尼羅闍川

至薩哀穀地

唐言地無僧伽藍有窣堵波

高八十餘尺是如來昔為帝釋時遭

飢歲疾疫流行醫療無功道死相屬

帝釋悲愍思所救濟乃變其形為大

憍身僵屍川谷空中遍告聞者感慶

相率奔赴隨剖隨生療飢療疾其側

不遠有蘓摩大窣堵波是如來昔為

帝釋時世疾疫愍諸含識自變其身

為蘓摩地凡有噉食莫不康豫

珊尼羅闍川北石崖邊有窣堵波病

者至求多蒙除差如來在昔為孔雀

王與其羣而至此熱渴所逼求水不

獲孔雀王以紫啄崖涌泉流注今遂

為池飲沐愈疾石上猶有孔雀蹤迹

菩揭釐城西南行六七十里大河東

有窣堵波高六十餘尺上軍王之所

涅槃後烏仗那國上軍王宜與舍利  
之分及諸王將欲均量上軍王後來  
遂有輕鄙之議是時天人大衆重宣  
如來願命之言乃預同分持歸本國  
或道崇建窣堵波側大河濱有大石  
狀如象昔上軍王以大白鳥負舍利  
歸至此地象忽蹠仆因而自斃遂變  
為石即於其側起窣堵波普揭釐城  
西五十餘里渡大河至盧醯呾迦唐言赤  
窣堵波高五十餘尺無憂王之所建  
也昔如來修苦薩行為大國王号曰  
普揭釐城東北三十餘里至渴部多  
窣堵波高四十餘尺在昔如來為諸人  
天說法開導如來去後從地踊出梨  
庶崇敬香花不替

唐言親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散書即  
阿縛盧枳多譯曰親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譯  
為光世音或六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譯也

或觀世自在皆訛譯也

威靈潛被神迹昭明

法俗相趁供養無替觀自在菩薩像  
西北百五十里至藍勃盧山山嶺有  
龍池周三十餘里淵波浩汗清流皎

鐸昔毗盧釋迦王前伐諸釋四人指  
軍者宗親擣逐各事分飛其一釋種  
既出國都跋涉疲弊中路而止時有  
一鷹飛趣其前既以馴狎因即乘焉  
其薦飛翔下此池側釋種虛遊遠適  
異國迷不知路假寐樹陰池龍少女  
遊覽水濱忽見釋種恐不得當也變  
為人形即而摩拊釋種驚寤因即謝  
曰羈旅羸人何見親拊遂欵勞勤凌  
逼野合女曰父母有訓祐奉無違雖  
蒙惠顧未承高命釋種曰山谷杳冥  
余家安在曰我此池之龍女也欲聞  
聖族流離逃難幸因遊覽敢慰勞弊  
命有謙私未間來言况乎積禍受此  
龍身人畜殊途非所聞也釋種曰一  
言見允宿心斯畢龍女曰欲聞命矣  
唯所去就釋種乃善心曰凡我所有  
福德之力令此龍女舉體成人福力  
所感龍遂改形既得人身深自慶悅  
乃謝釋種曰我積殃運流轉惡趣幸  
蒙垂顧福力所加曠劫弊身一旦改  
變欲報此德糜軀未謝心願陪遊事  
拘物議願白父母然後脩禮龍女還

池白父母曰今者遊覽忽逢釋種福  
力所感變我為人情存好合敢陳事  
實龍王心欣人趣情重聖族遂從女  
請乃出池而謝釋種曰不遺非類降  
尊就卑願臨我室敢供灑掃釋種受  
龍王之請遂即其居於是龍宮之中  
親迎脩禮燕介樂會肆極歡娛釋種  
觀龍之形心常畏惡乃欲辭出龍王  
止曰幸無遠舍隣此宅居當令據壠  
土稱大号撫有臣庶祚延長世釋種  
謝曰此言非冀龍王以寶劍置篋中  
妙好白璧而覆其上謂釋種曰幸持  
此璧以獻國王王必親受遠人之貢  
可於此時害其王也因據其國不亦  
善乎釋種受龍指誨便往獻烏仗  
那王躬舉其璧釋種執其袂而刺之  
侍臣衛兵誼亂階陛釋種麾劍告曰  
我所杖劍神龍見授以誅後伏以斬  
不臣咸懼神武推尊大位於是公弊  
立政表賢恤患已而動大衆脩法駕  
即龍宮而報命迎龍女以還都龍女  
宿業未盡餘報猶在每至謙私首出  
九龍之頭釋種畏惡莫知圖計伺其

寐也利刃斷之龍女驚寐曰斯非後嗣

之利非徒我命有少損傷而汝子孫

當苦頭痛故此國族常有斯患雖不

連綿時一發動釋種既沒其子嗣位

是溫呴羅犀那王

唐言上車

上軍王嗣位之後其母喪明如來伏

阿波邏羅龍還也從空下其宮中上

軍王適從遊獵如來因為其母略說

法要遇聖聞法遂得復明如來問曰

汝子我之族也今何所在母曰旦出

畋遊今將返駕如來與諸大眾尋欲

發引王母曰我惟福遇生育聖族如

來悲愍又親降臨我子方還願少留

待世尊曰斯人者我之族也可聞教

而信悟非親誨以發心我其行矣還

語之曰如來從此往拘尸城娑羅樹

間入涅槃耳取舍利自為供養如來

遠見宮中光明赫奕疑有火穴羅獵

而返乃見其母復明慶而問曰我去

幾何有斯祥感能令慈母復明如昔

母曰汝出之後如來至此聞佛說法

樹間當取涅槃凸汝速來分取舍利時王間已悲號頓躋久而醒悟命駕馳赴至雙樹間佛已涅槃時諸國王輕其邊鄙寶重舍利不欲分與是時天人大眾重宣佛意諸王聞已遂先均授普揭釐城東北踰山越谷逆上信度河途路危險山谷杳冥或履絆索或牽鐵鎧棧道虛臨飛梁危構操杖躡蹬行千餘里至達麌羅川即烏

達羅國舊都也多出黃金及鬱金香

達羅川中大伽藍側有刻木慈氏苦

薩像金色晃昱靈鑒潛通高百餘尺

未田底迦

舊曰未田地說略也

阿羅漢之所造也

羅漢以神通力携力引正人外觀史多

天

舊曰光率他說也又

親觀妙相三返之後

功乃畢焉自有此像法流東流從此

東行踰嶺越谷逆上信度河飛梁棧

道履危險經五百餘里至鉢露羅

國

北印度境

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

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擴暴

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麁弊衣服

鉢露羅國周四十餘里在大雪山間

毛褐文字大同印度言語異於諸國

先志曰或時地震諸山皆動周歲百步无所傾搖諸有愚夫妄加發掘地為震動人皆踴仆傍有伽藍圮損已甚久絕僧徒城北十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或至齋日時放光明神花天樂頗有見聞聞諸先志曰近有婦人身嬰惡癩竊至窣堵波責躬札懺見其庭宇有諸糞穢掬除灑掃塗香散花採青蓮重布其地惡疾除愈形貌增妍身出名香青蓮同馥斯勝地也是如來在昔修苦薩行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刺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斷頭惠施若此之捨凡歷千生捨頭窣堵波側有僧伽藍庭宇荒涼僧徒減少昔經部拘摩羅遷多唐言童受論師於此製述諸論城外東南南山之陰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是無憂王太子拘浪拏為繼母所誣抉目之憂無憂王所建也盲人祈請多有復明此太子正后生也儀貌妍雅慈仁夙著正后終沒繼室惄姬縱其惛私逼太子太子灑泣引責退身謝罪繼母見違弥增忿怒俟王閑隙從容言

曰夫嘒又始羅國之要領非親子弟

五

其可寄乎今者太子仁孝著聞親賢

五

之故物議斯在王或聞說雅悅奸謀即命太子而誠之曰吾承餘緒垂統

五

繼業唯恐失墜忝負先王嘒又始羅

五

國之襟帶吾今命余作鎮彼國國事

五

懸重人情詭雜無妄去就有虧基緒

五

凡有召命驗吾齒印印在吾口其有

五

謬乎於是太子銜命來鎮歲月雖淹

五

繼室弥怒詐發制書紫泥封記俟王

五

眠睡竊齒為印馳使而往賜以責書

五

輔臣跪讀相頑失面太子問曰何所

五

悲乎曰大王有命書責太子抉去兩

五

日逐棄山谷任其夫妻隨時生死雖

五

有此命尚未可依今宜重請面縛待

五

罪太子曰父而賜死其可辭乎齒印為

五

封誠無謬矣命旃荼羅抉去其眼

五

既夫明乞貸自濟流離展轉至父都

五

城其妻告曰此是王城嗟乎飢寒良

苦昔為王子今作乞人願得聞知重

申先責於是謀計入王內既於夜後

五

分泣對清風長嘯悲吟箜篌鼓和王

五

在高樓聞其雅唱辭甚怨悲恠而問

五

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

五

曰箜篌歌聲似是吾子今以何故而來此乎即問內廄誰為歌嘯遂將盲人而來對言王見太子銜悲問曰誰害汝身遭此禍豈愛子喪明猶自不覺凡百梨尤如何究察天乎天乎何德之襄太子悲泣謝而對曰誠以不孝負責於天某年日月忽奉慈旨無由致辭不敢逃責其王心知繼室為不軌也無所究察便加刑辟時菩提樹伽藍有瞿沙唐言妙音大阿羅漢者四辯無礙三明具足王將盲子陳告其事唯願慈悲令得復明時彼羅漢受王請已即於是日宣令國人吾於後日欲說妙理人持一器來此聽法以盛泣淚也於是遠近相趨士女雲集是時阿羅漢說十二因緣凡眾聞法莫不悲歎以所持器盛其灑泣說法既已收眾灑置之金盤而自誓曰凡吾所說諸佛至理理若不真說有紕繆斯則已矣如其不爾願以衆灑洗彼盲眼得復明明視如昔發是語訖持灑洗眼眼遂復明王乃責彼輔臣詰諸僚佐或黜或放或遷或死

諸豪世俗移居雪山東北沙磧之中

從此東南越諸山谷行七百餘里至

僧訥補羅國

北印度境

僧訥補羅國周三千五百六十里西臨信度河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依山據嶺堅峻險固農務少功地利多獲氣序寒人性猛俗尚驍勇又多謗詐國無君長主位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南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阿達也莊飾有虧靈異相繼傍有伽藍空無僧侶城東南四五十里至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高二百餘尺池沼十數映帶左右雕石為岸殊形異類漱水清流汨汨漂注龍魚水族窟穴潛冰四色蓮花弥漫清潭百果具繁同榮異色林沼交映誠可遊玩傍有伽藍久絕僧侶窣堵波側不遠有白衣外道本師悟所求理初說法處今有封記傍建天祠其徒苦行晝夜精勤不遑寧息本師所說之法多竊佛經之義隨類設法擬則軌儀大者謂苾芻小者稱沙弥威儀律行頗同僧法唯留少疑加之露形或有所服白色為

異據斯流別稍用區分其天師像竊

類如來衣服為差相好無異從此復還咀叉始羅國北界渡信度河南東

行二百餘里度大石門昔摩訥薩埵

王子於此投身餌餓鳥擇

音徒其南百

四五十步有石窣堵波摩訥薩埵愍

餓獸之無力也行至此地乾竹自割

以血啗之於是乎獸乃噉焉其中地

土洎諸草木微帶絳色猶血染也人

履其地若負芒刺無云疑信莫不悲愴

捨身北有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

憂王之所建也雕刻奇製時燭神光

小窣堵波及諸石龕動以百數周此

墮域其有疾病旋繞多愈

石窣堵波東有伽藍僧徒百餘人並

學大乘教從此東行五十餘里至孤

山中有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大

乘法教花葉繁茂泉池澄鑄傍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是如來在昔於

此化惡藥又令不食肉從此東南

行五百餘里至烏刺戶國

北印度境

烏刺戶國周二千餘里山阜連接田疇隘狹國大都城周七八里無大君

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宜稼穡少花果氣序溫和微有霜雪俗無禮義人性剛猛多行詭詐不信佛法大城西南

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建也傍有伽藍僧徒寡少並皆

學大乘法教從此東南登山履險度

鐵橋行十餘里至迦濕彌羅國

音普蜀賓

迦濕彌羅國周七千餘里四境貢山

山極峭峻雖有門徑而復隘狹自古

隣敵無能攻伐國大都城西臨大河

南北十二三里東西四五里宜稼穡

多花果出龍種馬及鬱金香火珠藥

草氣序寒勁多雪少風服毛褐衣白

疊土俗輕儂人多怯惱國為龍護遂

雄隣境容貌妍美情性詭詐好學多

聞邪正兼信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

餘人有四窣堵波並無憂王建也各

有如來舍利外餘

國志曰國地本龍池也昔佛世尊自

烏仗那國降惡神已欲還中國乘空

當此國上告阿難曰我涅槃之後有

未田底迦阿羅漢當於此地建國安

西域記卷第三 第十七張 疑

二  
緊

西域記卷第三 第十八張

卷之三

三九四

人弘揚佛法如來寂滅之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羅漢者得六神通具八解脫聞佛懸記心自慶悅便來至此於大山嶺宴坐林中現大神變龍見深信請資所欲阿羅漢曰願於池內惠以容膝龍王於是縮水奉施羅漢神通廣身龍王縱力縮水池空水盡龍翻請地阿羅漢於此西北為留一池周百餘里自餘枝屬別居小池龍王曰池地慙施願恒受供末田底迦曰我今不久無餘涅槃雖欲受請其可得乎龍王重請五百羅漢常受我供乃至法盡法盡之後還取此國以為居池末田底迦從其所請時阿羅漢既得其地運大神通力立五百伽藍於諸異國買鬻賤人以充役使以供僧衆末田底迦入寂滅後彼諸賤人自立君長隣境諸國鄙其賤種莫與交親謂之訛利多唐言買得今時泉水已多流瀝

百凡夫僧王所敬仰供養無倦有凡夫僧摩訶提婆唐言大天闍多智幽求名實潭思作論理違聖教凡有聞知羣從異議無憂王不識凡聖同情所好黨援所親召集僧徒赴死伽河欲沉深流捨從誅戮時諸羅漢既逼命難成運神通凌虛履空來至此國山接谷隱時無憂王聞而懼躬來謝過請還本國彼諸羅漢確不從命無憂王為羅漢建五百僧伽藍捨以此國持施衆僧健馱遷國迦膩色迦王以如來涅槃之後第四百年應期撫運王風遠被殊俗內附機務餘暇每習佛經日請一僧入宮說法而諸異議部執不同王用深疑無以去惑時腸尊者曰如來去世歲月逾邈弟子部執師資異論各援聞見共為矛盾時王聞已甚用感傷悲歎良久謂尊者曰猥以餘福幸遵前緒去聖雖遠猶執具釋三藏腸尊者曰大王宿殖善本多資福祐留情佛法是所願也王乃宣令遠近召集聖哲於是四方輻

湊万里星馳英賢畢萃歡聖咸集  
七日之中四事供養既欲法議恐其  
誼雜王乃具懷白諸僧曰證聖果者  
住具結縛者還如此尚衆又重宣令  
無學人住有學人還猶復繁多又更  
下令具三明脩六通者住自餘各還  
然尚繁多又更下令其有內窮三藏  
外達五明者住自餘各還於是得四  
百九十九人王欲於本國苦其暑濕  
又欲就王舍城大迦葉波結集石室  
腸尊者等議曰不可彼多外道異論  
糾紛酬對不暇何功作論衆會之心  
屬意此國此國四周山固藥叉守衛  
土地膏腴物產豐盛聖賢之所集往  
靈仙之所遊止衆議斯在僉曰允諧  
其王是時與諸羅漢自彼而至建立  
伽藍結集三藏欲作毗婆沙論是時  
尊者世友戶外納衣諸阿羅漢謂世  
友曰結使未除淨議乖謬亦宜遠迹  
勿居此也世友曰諸賢於法無疑代  
佛施化方集大義欲製正論我雖不  
敏粗達微言三藏玄文五明至理頗  
亦沉研得其趣矣諸羅漢曰言不可

以若是汝宜屏居疾證無學已而會  
此時未晚也世友曰我願無學其猶  
涕唾志求佛果不趨小徑擲此縷丸  
未墜于地必當證得無學聖果時諸  
羅漢重訶之曰增上慢人斯之謂也  
無學果者諸佛所讚宜可速證以決  
衆疑於是世友即擲縷丸空中諸天  
接縷丸而請曰方證佛果次補慈氏  
三界特尊四生攸賴如何於此欲證  
小果時諸羅漢見是事已謝各推德  
請為上座凡有疑議咸取決焉是五  
百賢聖先造十萬頌邬波第鑠論舊  
優波提舍  
論詭也次造

釋素呴縷藏舊曰修多  
羅藏訖也次造

十萬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  
藏舊曰毗那  
耶藏訖也後造十萬頌阿毗達磨毗  
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  
達磨略也凡三  
十萬頌九百六十万言脩釋三藏懸

諸千古莫不窮其枝葉究其淺深大  
義重明微言再顯廣宣流布後進賴  
論文石函緘封建窣堵波藏於其中  
命藥叉神周衛其國不令異學持此  
論出欲求習學就中受業於是功既

成畢還軍本都出此國西門之外東  
面而跪復以此國恣施僧徒迦臘色  
迦王既死之後訖利多種復自稱王  
序逐僧徒毀壞佛法覩貨遷國四摩  
哩羅王唐言盧  
山下其先釋種也以如來涅  
槃之後第六百年光有壇土嗣膺王  
業樹心佛地流情法海聞訖利多毀  
滅佛法招集國中敢勇之士得三千  
人詐為商旅多賣寶貨挾隱軍器來  
入此國此國之君特加賓禮商旅之  
中又更選募得五百人猛烈多謀各  
袖利刃俱持重寶躬賣所奉持以獻  
上時雪山下王去其帽即其座訖利多  
王驚懼無措遂斬其首令羣下曰我  
是覩遷國雪山下王也怒此惑種公  
行虐政故於今者誅其有罪凡百衆  
庶非余之羣然其國輔宰臣遷於異  
域既平此國召集僧徒式建伽藍安  
堵如故復於此國西門之外東面而  
跪持施衆僧其訖利多種屢以僧徒

覆宗滅祀世積其怨嫉惡佛法歲月  
既遠復自稱王故今此國不甚崇信  
外道天祠特留意焉新城東南十餘  
里故城北大山陽有僧伽藍僧徒三  
百餘人其窣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寸  
半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昔  
訖利多種之滅佛法也僧徒解散各  
隨利居有一沙門遊諸印度觀禮聖  
迹申其至誠後聞本國平定即事歸

途遇諸羣衆橫行草澤奔馳震吼沙  
門見已昇樹以避是時羣鳥相趨奔  
赴竟吸池水浸清樹根平共排掘樹  
遂墮仆既得沙門負載而行至大林  
中有病鳥瘡痛而卧引此僧手至所  
苦處乃枯竹所刺也沙門於是拔竹  
傅藥裂其裳裹其足別有大鳥持金  
函授與病鳥既得已轉授沙門沙  
門開函乃佛牙也諸鳥圍繞僧出無  
由明日齊時各持異果以為中饋食  
已載僧出林數百里外方乃下之各  
跪拜而去沙門至國西界渡一駛河  
濟乎中流船將覆沒同舟之人不相  
謂曰今此船覆禍是沙門必有如來  
舍利諸龍利之船主檢驗果得佛牙  
時沙門舉佛牙俯謂龍曰吾今寄汝  
不久來取遂不渡河迴船而去顧河

歎曰吾無禁術龍畜所欺重往印度學禁龍法三歲之後復還本國至河之濱方設壇場其龍於是捧佛牙函以授沙門沙門持歸於此伽藍而修供養

伽藍南十四五里有小伽藍中有觀自在菩薩立像其有斷食誓死為期願見菩薩者即從像中出妙色身小伽藍東南三十餘里至大山有故伽藍形製宏壯蕪蕪良甚今唯一隅起小重閣僧徒三十餘人並學大乘法教昔僧伽跋陀羅唐言衆賢論師於此製衣順正理論伽藍左右諸窣堵波大阿羅漢舍利並在野獸山猿採花供養歲時無替如承指命然此山中多諸靈迹或石壁橫分峯留馬迹凡厥遊戲手指摩盡乘馬往來遺迹若斯難以詳述佛牙伽藍東十餘里北山崖間有小伽藍是昔索建地羅大論師於此作衆事分毗婆沙論

小伽藍中有石窣堵波高五十餘尺走阿羅漢遺身舍利也先有羅漢形

量偉大凡所飲食與鳥同等時人譏曰徒知飽食安識是非羅漢將入寂滅也告諸人曰吾今不久當取無餘欲說自身所證妙法衆人聞之相更譏笑咸來集會共觀得失時阿羅漢

告諸人曰吾今為汝說本因緣此身之前報受鳥身在東印度居王內廐是時此國有一沙門遠遊印度尋訪聖教諸經典論時王持我施與沙門載資佛經而至於此是後不久尋即

命終乘其載經福力所致遂得為人

復鍾餘慶早服染衣勤求出離不違

寧居得六神通斷三界欲然其所食

餘習尚然每自節身三分食一雖有

此說人猶未信即昇虛空入火光定

身出煙焰而入寂滅餘骸墜下起窣

堵波王城西北行二百餘里至商林

伽藍布刺拏唐言圓滿論師於此作釋毗

婆沙論城西行百四五十里大河北

接山南至大衆部伽藍僧徒百餘人

昔佛地羅論師於此作大衆部集真論

半笯故北印嗟國北印從此西南踰山涉險行七百餘里至

大唐西域記卷第三

勑熙造

甲辰歲高麗國分夏藏都監奉

半笯嗟國周二千餘里山川多疇壠

狹穀稼時播花蕪繁茂多甘蔗無

葡萄沒羅菓烏淡跋羅茂遮等菓家

植成林珍其味也氣序溫暑風俗勇

烈裳服所製多衣疋布人性質直淳

信三寶伽藍五所並多荒地無大君

長役屬迦濕彌羅國城北伽藍少有

僧徒伽藍北有石窣堵波寔多靈異

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曷邏闍補

羅國北印度境

曷邏闍補羅國周四十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極險固多山阜川原隘狹地利不豐土宜氣序同半笯嗟國風俗猛烈人性驍勇國無君長役屬迦濕彌羅國伽藍上所僧徒東少天祠一所外道甚多自盤波國至於此

迦濕彌羅國伽藍上所僧徒東少天

祠一所外道甚多自盤波國至於此

大唐西域記卷第四

十五國

疑

西域記卷第四 第二十二

三

西域記卷第四 第三張

三

三

都治此城王諸印度有才智性勇烈  
隣境諸國莫不臣伏機務餘閑欲習

佛法令於僧中推一俊德時諸僧徒  
莫敢應命少欲無為不求聞達博學  
高明有懼威嚴是時王家舊僮染衣

已久辯論清雅言談贍敏衆共推舉

而以應命王曰我欲佛法遠訪名僧  
衆推此辯與我談論常謂僧中賢明

肩比以今知之夫何尠哉於是宣令五

印度國繼是佛法並皆毀滅僧徒序

逐無復子遺

摩揭陀國婆羅阿迭多王

唐曰崇敬

佛法愛育梨元以大族王淫刑虐政

自守壇場不恭職貢時大族王治兵

將討幼日王知其聲問告諸臣曰今

聞寢至不忍聞其兵也幸諸僚庶赦

而不罪賜此微軀潛行草澤言畢出

宮依緣山野國中感恩慕從者數方

餘人據竄海島大族王以兵付弟浮

海往伐幼日王守其阨險輕騎誘戰

金鼓一震奇兵四起生擒大族反接

引現大族王自愧失道以衣蒙面幼

日王踞師子牀羣官周衛乃命侍臣

告大族曰汝露其面吾欲有辯大族

對曰臣主易位怨敵相視既非交好

何用面談再三告示終不從命於是

宣令數其罪曰三寶福田四生依賴

苟任狡狼傾毀勝業福不祐汝見擒

於我罪無可赦宜從刑辟時幼日王

母博聞強識善達占相聞殺大族也

疾告幼日王曰我嘗聞大族奇姿多

智欲一見之幼日王命引大族至母

宮中幼日母曰嗚呼大族幸勿恥也

世間無常榮辱更事吾猶汝母汝若

吾子宜去蒙衣一言面對大族曰昔  
為敵國之君今為俘囚之虜廩廢王  
業滅宗祀上愧先靈下慚梨庶誠  
恥面目俯仰天地不勝自喪故此蒙  
衣王母曰興廢隨時存亡有運以心  
齊物則得喪俱忘以物齊心則毀譽  
更起宜信業報與時推移去蒙對語  
或存軀命大族謝曰苟以不才嗣膺  
王業刑政失道國祚亡滅雖在縲繼  
之中尚貪旦夕之命敢承大造面謝  
厚恩於是去蒙衣出其面王母曰子  
其自愛當終余壽已而告幼日王曰

醯邏矩羅

唐言

大於

先典有訓有過好生今大族王積<sup>惡</sup><sub>與立</sub>雖久餘福未盡若殺此人十二年中菜色相視然有中興之氣終非大國之王當據北方有小國土幼日王承慈母之命愍失國之君姊以稚女待以殊禮惄其遺兵更加衛從未出海島大族王弟還國自立大族失位歲竈山野北投迦濕彌羅國迦濕彌羅王深加禮命愍以失國封以土邑歲月既淹率其邑人矯殺迦濕彌羅王而自尊立乘其戰勝之威西討健馱邏國潛兵伏甲遂殺其王國族大臣誅鋤斂滅毀窣堵波廢僧伽藍凡一千六百所兵殺之外餘有九億人皆欲誅戮無遺讐類時諸輔佐咸進諫曰大王威懾強敵兵不交鋒誅其首惡梨庶何各願以微躬代所應死王曰汝信佛法崇重冥福擬成佛果廣復位勿有再辟於是以三億上族臨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中族下沉信度河流殺之三億下族分賜兵士於是持其亡國之貨振旅而歸曾未改歲

尋即徂落時雲霧冥晦大地震動暴雨奮發時證果人愍而歎曰枉殺無辜毀滅佛法墮無間獄流轉未已奢羯羅故城中有一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小乘法世親菩薩昔於此中製勝義諦論其側窣堵波高二百餘尺過去四佛於此說法又有四佛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北五六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過去四佛說法之處

新都城東北十餘里至石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往北方行化中路止處印度記曰窣堵波中有舍利或有齋日時放光明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那僕底國<sup>北印</sup>至那僕底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稼穡滋茂草木稀疎編戶安業國用豐贍氣序溫暑風俗怯弱學綜真俗信兼邪正伽藍十所天

祠八所

昔迦臘色迦王之御宇也聲振隣國威被殊俗河西蕃維畏威送貨迦色迦王既得質子賞遇隆厚三時易

館四兵警衛此國則冬所居也故曰至那僕底<sup>唐吉</sup>質子所居因為國号此境已往泊諸印度土無梨桃質子所植因謂桃曰至那<sup>唐吉</sup>梨日至那羅闍弗<sup>唐吉</sup>故此國人深敬東土更相指語是我先王本國人也大城東南行五百餘里至荅秣蘇伐那僧伽藍<sup>闍林</sup>僧徒三百餘人學說之學特為博究賢劫千佛皆於此地集天人衆說深妙法釋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sup>北印</sup>論師者於此製發智論焉

闍林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小窣堵波諸大石室鱗次相望不詳其數並是劫初已來諸果聖人於此寂滅差難倫舉齒骨猶在繞山伽藍周二十里佛舍利窣堵波數百千所連隅接影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羅闍爛達邏國東西千餘里南北八百

國<sup>北印</sup>度境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二三里宜穀稼  
多粳稻林樹扶疎花菓茂盛氣序溫  
暑風俗剛烈容貌鄙陋家室富饒伽  
藍五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大小二  
乘專門習學天祠三所外道五百餘  
人並塗灰之侶也此國先王崇敬外  
道其後遇羅漢闇法信悟故中印度  
王體其淳信五印度國三寶之事一  
以捺監混彼此忘愛惡督察僧徒妙  
窮淑惡故道德著聞者竭誠敬仰戒  
行虧犯者深加責罰聖迹之所並皆  
旌建或宰堵波或僧伽藍印度境內  
無不周遍從此東北踰峻嶺越洞谷  
經危途涉險路行七百餘里至屈<sub>曷勿</sub>  
屈露多國<sub>北印</sub>  
<sub>度境</sub>

距或羅漢所居或仙人所止國中有  
窣堵波無憂王之建也在昔如來曾  
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從此北  
路千八九百里道路危險踰山越谷  
至洛護羅國此北二千餘里經途艱  
阻寒風飛雪至林遷婆國亦謂三  
處討國自屈露多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太山  
濟大河至設多國盧國  
北中設多國盧國周二千餘里西臨大河  
國大都城周十七八里穀稼殷盛果  
實繁茂多金銀出珠珍服用鮮素裳  
衣綺靡氣序暑熱風俗淳和人性善  
順上下有序敦信佛法誠心質勤王  
城內外伽藍十所庭宇荒涼僧徒渺  
少城東南三里有窣堵波高二百  
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  
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復從此西南  
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呴羅國中印  
度境波理夜呴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十四五里宜穀稼豐宿麦有異  
稻種六十日而收穫馬多牛羊少花  
稟氣序暑熱風俗剛猛不尚學藝信  
奉外道王吠舍種也性勇烈多武略

諸苾芻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其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是日也諸窣堵波竟修供養珠幡布列寶蓋駢羅香煙若雲花散如雨蔽虧日月震蕩谿谷國王大臣修善為務城東行五六里至一山伽藍疎崖為室山谷為門尊者毘波迦多唐言近謬之所建也其中則有如來指爪窣堵波伽藍北巖間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三十餘尺四寸細籌填積其內尊者近護說法化導夫妻俱證羅漢果者乃下一籌異室別旋雖證不記

石室東南二十四五里至大涸池傍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行經此處時有弥猴持蜜奉佛佛令水和普遍大衆猕猴喜躍墮坑而死乘茲福力得生人中

池北不遠大林中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其側有舍利子沒特伽羅子等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習定之處並建窣堵波以記遺迹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境

三藏記卷第四 第十二張  
薩他泥濕伐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沃壤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澆薄家室富饒竟為奢侈深閑幻術高尚異能多逐利少務農諸方奇貨多聚其國伽藍三所僧徒七百餘人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百餘所異道甚多

大城四周二百里內彼土之人謂為福地間諸先志曰昔五印度國二王分治境壤相侵干戈不息兩主合謀欲決兵戰以定雌雄以寧氓俗黎庶胥怨莫從君命王以為衆庶者難與慮始也神可動物權可立功時有梵

志素知高才密費東帛命入後庭時既古昔人競偉大國俗相傳謂之福地城西北四五里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輒皆黃赤色甚光淨中有如來舍利一斗光明時照神迹多端

城南行百餘里至俱昏去聲茶僧伽藍重閣連甃層臺間峙僧徒清肅威儀閑雅從此東北行四百餘里至窣祿勤那國中印度境

窣祿勤那國周六千餘里東臨澆伽河北背大山閣半那河中境而流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東臨閣半那河荒蕪雖甚基趾尚固土地所產風氣所宜同薩他泥濕伐羅國人性淳質宗信外道貴藝術尚福慧伽藍五所

僧徒千餘人多學小乘少習餘部商  
霍微言清論玄奧異方俊彥尋論稽  
疑天祠百所異道甚多大城東南閣  
辛那河西大伽藍東門外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  
處說法度人其側又一窣堵波中有  
如來屐爪也舍利子沒特伽羅諸阿  
羅漢髮水窣堵波周其左右數十餘  
所如來寂滅之後此國為諸外道所  
詐誤焉信受邪法捐廢正見今有五  
伽藍者乃異國論師與諸外道及婆  
羅門論議勝處因此建焉閻辛那河  
東行八百餘里至宛伽河河源廣三里  
東南流入海處廣十餘里水色滄浪  
波流浩汗靈淨雖多不為物害其味  
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福水  
罪咎雖積沐浴便除輕命自沉生天  
受福死而投骸不墮惡趣揚波激流  
亡塊獲濟時執師子國提婆菩薩深  
達實相得諸法性愍諸愚夫來此導  
誘當是時也士女咸會少長畢萃於  
河之濱揚波激流提婆菩薩和光汲  
引俯首反激狀異衆人有外道曰吾

子何其異乎提婆菩薩曰吾父母親  
宗在執師子國恐苦飢渴莫斯遠濟  
諸外道曰吾子謬矣曾不再思妄行  
此事家國綿邈山川遼夐激揚此水  
給濟彼飢其猶却行以求前及非所  
聞也提婆菩薩曰幽途罪累尚蒙此  
水山川雖阻如何不濟時諸外道知  
難謝屈捨邪見受正法改過自新願  
奉教誨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中印  
秣底補羅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宜穀麥多花果氣序和  
暢風俗淳質崇尚學藝深閑呪術信  
邪正者其徒相半王戎達羅種也不  
信佛法敬事天神伽藍十餘所僧徒  
八百餘人多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居

大城南四五里至小伽藍僧徒五十  
餘人昔瞿挾鉢刺婆唐言論師於此  
作辯真等論凡百餘部論師少而英  
傑長而弘敏博物強識碩學多聞本  
習大乘未窮玄奧因覽毗婆沙論退  
業而學小乘作數十部論破大乘綱  
紀成小乘執著又製俗書數十餘部

非序先進所作典論覃思佛經十數  
不決研精雖久疑情未除時有提婆  
犀那唐言羅漢往來覩史多天德光  
願見慈氏決疑請益天軍以神通力  
接上天宮既見慈氏長揖不禮天軍  
謂曰慈氏菩薩次紹佛位何乃自高  
不敢致敬方欲受業如何不屈德光  
對曰尊者此言誠為指誨然我具戒  
苾蒭出家弟子慈氏菩薩受天福樂  
非出家之侶而欲作禮恐非所宜菩  
薩知其我慢心固非聞法器往來三  
返不得次疑更請天軍重欲觀禮天  
軍惡其我慢而不對德光既不遂  
心便起恚恨即趣山林修發通定我  
慢未除不證道果德光伽藍北三四  
里有大伽藍僧徒二百餘人並學小  
乘法教是衆賢論師壽終之處論師  
迦濕彌羅國人也聰敏博達幼傳雅  
譽特深研究說一切有部毗婆沙論  
時有世親菩薩一心玄道求解言外  
破毗婆沙師所執作阿毗達磨俱舍  
論辭義善巧理致清高衆賢循覽遂

俱舍電論二万五千頌凡八十万言矣所謂言深致遠窮幽洞微告門人曰以我逸才持我正論逐序世親挫其鋒銳無令老叟獨擅先名於是學徒四三俊彦持所作論推訪世親世親是時在磔迦國奢羯羅城遠傳聲問衆賢當至世親聞已即治行裝門人懷疑前進諫曰大師德高先哲名擅當時遠近學徒莫不推謝今聞衆賢一何惶遽必有所下我曹厚顏世親曰吾今遠遊非避此子顧此國中無復監達衆賢後進也詭辯若流我襄耄矣莫能持論欲以一言頰其異執引至中印度對諸髡彦察乎真偽詳乎得失尋即命侶負笈遠遊衆賢論師當後一日至此伽藍忽覺氣襄於是裁書謝世親曰如來寂滅弟子部執傳其宗學各擅專門黨同道疾異部愚以寢昧猥承傳習覽所製阿毗達磨俱舍論破毗婆沙師大義輒不量力沉究弥年作為此論狀正宗學智小謀大死其將至菩薩宣暢微言抑揚至理不毀所執得存遺文斯

為幸矣死何悔哉於是歷選門人有辯者而告之曰吾誠後學輕凌先達命也如何當從斯沒汝持是書及所製論謝彼菩薩代我悔過授辯適畢奄余士亡門人奉書至世親所而致辯曰我師衆賢已捨壽命遺言致書責躬謝咎不墜其名非所敢望世親菩薩覽書閱論沉吟久之謂門人曰衆賢論師聰敏後進理雖不足辯乃有餘我今欲破衆賢之論若指諸掌顧以垂終之託重其知難之辭苟綠大義存其宿志况乎此論發明我宗遂為改題為順正理論門人諫曰衆賢未沒大師遠迹既得其論又為改題凡厥學徒何顏受愧世親菩薩欲除衆疑而說頌曰如師子王避豕遠逝二力勝負智者應知衆賢死已焚屍取骨於伽藍西北二百餘步菴沒羅林中起窣堵波今猶現在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鄧立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駭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余志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為塹同旅焚屍取骸旌建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死處地陷為塹同旅焚屍取骸旌建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國西北境死伽河東岸有摩俗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鑰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死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為岸引死伽河水為補五印度人謂之死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藏玄文名立業成將歸本國途次衆賢論師窣堵波也拊而歎曰惟論師雅量清高抑揚大義方欲挫異鄧立親雖沒宗學尚傳我盡所知當製諸論令瞻部洲諸學人等絕大乘稱滅世親名斯為不朽用盡宿心說是語已心發狂亂五舌重出熱血涌知命必終裁書悔曰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說也名味泯絕理致幽玄輕以愚昧駭斥先進業報皎然滅身宜矣敢告學人厥鑒斯在各慎余志無得懷疑大地為震命遂終焉當其死處地陷為塹同旅焚屍取骸旌建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時有羅漢見而歎曰惜哉苦哉今此死處地陷為塹同旅焚屍取骸旌建論師任情執見毀惡大乘墮無間獄國西北境死伽河東岸有摩俗羅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清流交帶出鑰石水精寶器去城不遠臨死伽河有大天祠甚多靈異其中有池編石為岸引死伽河水為補五印度人謂之死伽河門生福滅罪之所常有遠方數國人也於說一切有部而出家焉博綜衆經研究異論遊五印度國學三

百千人集此潔濯樂善諸王建立福舍脩珍著儲醫藥惠施鯨東周給孤獨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

補羅國

北印度境

婆羅吸摩補羅國周四千餘里山周四境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沃壤稼穡時播出

鉢石水精氣序微寒風俗剛猛少學藝多

逐利人性獵烈邪正雜信伽藍五所僧徒寡少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此

國境北大雪山中有蘇伐刺擎瞿呬羅國

唐言金氏出上黃金故以名焉東西長南北狹即東女國也世以女稱國

夫亦為王不知政事丈夫唯征伐田

種而已土宜宿麥多畜羊馬氣候寒烈人性躁暴東接吐蕃國北接于闐

國西接三波河國從末底補羅東南行四百餘里至瞿毗霜那國

中印度境

瞿毗霜那國周三千餘里大都城周十四五里崇峻險固居人那咸花

林池沿往往相間氣序土宜同末底

補羅國風俗淳質勤學好福多信外道求現在樂伽藍二所僧衆百餘人

並皆習學小乘法教天祠三十餘所

異道雜居大城側故伽藍中有窣堵

波無憂王之所建也高二百餘尺如

來在昔於此一月說諸法要傍有過

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處其側有如

來駿爪二窣堵波各高一丈餘自此

東南行四百餘里至惡醯掣咀遷國

中印度境

惡醯掣咀遷國周三千餘里大都城

周十七八里依據險固宜穀麥多林

泉氣序和暢風俗淳質說道篤學多

才博識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九所異道三

百餘人事自在天塗灭之侶也城外

龍池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如來在昔為龍王七日於此說法

其側有四小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東行二百六

七十里渡宛伽河南至毗羅那擎國

中印度境

毗羅那擎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惡醯掣咀遷

國風俗猛暴人知學藝崇信外道少

敬佛法伽藍二所僧徒三百人並皆

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所異道雜居

大城中故伽藍內有窣堵波基雖傾

圮尚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如求

在昔於此七日說蕪界處經之所建

側則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斯

在昔於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江從此東南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

國中印度境

劫比他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氣序土宜同毗羅那擎國

風俗淳和人多學藝伽藍四所僧徒

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

所異道雜居同共遵事大自在天城

西二十餘里有大伽藍經製輪美

工窮剏那聖形尊像務極莊嚴僧徒

數百人學正量部法數萬淨人宅居

東面下是如來自三十三天降還也

昔如來起自勝林上昇天宮居善法

堂為母說法過三月已將欲下降天

帝釋乃縱神力建立寶階中階黃金

左水精右白銀如來起善法堂從諸

天衆履中階而下大梵王執白拂履

銀階而右侍天帝釋持寶蓋踏水精  
階而左侍天衆凌虛散花讚德數百  
年前猶有階級逮至今時陷沒已盡  
諸國君王悲慨不遇疊以埠石飾以  
珍寶於其故基擬昔寶階其高七十  
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而左右之  
階有釋梵之像形擬厥初猶為下勢  
傍有石柱高七十餘尺無憂王所建  
色紺光潤質堅密理上作師子蹲踞  
向階雕鏤奇形周其方面隨人罪福  
景現柱中

西城記卷第四 第三張  
佛還降人天導從如我今者何所宜  
行嘗聞佛說知諸法空體諸法性是  
則以慧眼觀法身也時蓮華色苾芻  
尼欲初見佛化為轉輪王七寶導從  
四兵警衛至世尊所復苾芻尼如來  
告曰汝非初見夫善現者觀諸法空  
是見法身聖迹塈內靈異相繼其大窣  
堵波東南有一池龍恒護聖迹既有  
冥衛難以輕犯歲久自壞人莫能毀  
從此東南行減二百里至鞞若鞠闍  
國

唐言曲女城  
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六國

疑

鞞若鞠闍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德持寺沙門辯機撰

阿耶穆法國

阿耶

合拱多歷年所從定而起欲去其樹  
恐覆鳥巢時人美其德号大樹仙人  
仙人寓目河濱遊觀林薄見王諸女  
相從嬉戲欲界愛起染著心生便詣  
花宮欲事禮請王聞仙至躬迎慰曰  
大仙棲情物外何能輕舉仙人曰我  
棲林藪彌積歲時出定遊覽見王諸  
女染愛心生自遠來請王聞其辭計  
無所出謂仙人曰今還所止請俟嘉  
辰仙人聞命遂還林藪王乃歷問諸  
女無肯應娉王懼仙威憂愁毀悴其  
幼稚女俟王事隙從容問曰父王千  
子具足万國慕化何故憂愁如有所  
懼王曰大樹仙人幸願求督而汝曹  
輩莫肯從命仙有威力能作灾祥儻  
不遂心必起瞋怒毀國滅祀辱及先  
王深惟此禍誠有所懼稚女謝曰遺  
此深憂我曹罪也願以微躬得延國  
祚王聞喜悅命駕送歸既至仙廬謝  
仙人曰大仙俯方外之情垂世間之  
願敢奉稚女以供灑掃仙人見而不  
悅乃謂王曰輕吾老更配此不妍王  
曰歷問諸女無肯從命唯此幼稚願

充給使仙人懷怒便惡呢曰九十九  
女一時署曲形既毀弊畢世無婦王  
使往驗果已背區從是之後便名曲  
女城焉

今王本吠舍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

唐言喜增君臨有土二世三王父字波羅羯

羅伐彈那唐言作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

那唐言王增王增以長嗣位以德治政時東

印度羯羅擎蘇伐刺那唐言金耳國設賞

迦王唐言月每謂臣曰麟有賢主國之禍

也於是誘請會而害之人既失君國

亦荒亂時大臣婆尼唐言辨了職望隆重

謂僚庶曰國之大計定於今日先王

之子亡君之弟仁慈天性孝敬因心

親賢允屬欲以襲位於事何如各言

余志衆咸仰德嘗無異謀於是輔臣

執事咸勸進曰王子齒聽先王積功

思德光有國祚嗣及王增謂終壽孝

輔佐無良棄身鮮手為國大恥下臣

罪也物議時譖允歸明德光臨土宇

克復親憲雪國之恥光父之業功勳

大焉幸無辭矣王子曰國嗣之重今

古為難君人之位興立宜審我誠東

德父兄遐棄推襲大位其能濟平物  
議為宜敢忘虛薄今者殃伽河岸有  
觀自在菩薩像既多靈鑒願往請辭  
即至菩薩像前斷食祈請菩薩感其  
誠心現形問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懇  
王子曰我惟積禍慈父亡重茲酷  
罰仁兄見害自顧寧德國人推尊令  
襲大位光父之業愚昧無知敢希聖  
言菩薩告曰汝於先身在此林中為  
練若苾芻而精勤不懈承茲福力為  
此王子金耳國王既毀佛法爾紹王  
位宜重興隆慈悲為志傷愍居懷不  
久當王五印度境欲延國祚當從我  
誨冥加景福麟無強敵勿昇師子之  
座勿稱大王之号於是受教而退即  
龍襲王位自稱曰王子号尸羅阿迭多  
戒日於是謂臣曰兄憲未報麟國不  
賓終無右手進食之期凡爾庶僚同  
心勦力遂總率國兵講習戰士為軍  
五千馬軍二万步軍五万自西徂東  
征伐不臣象不解革人不釋甲於六  
年中臣五印度既廣其地更增甲兵  
為軍六万馬軍十万垂三十年兵戈

不起政教和正務修節儉營福樹善

忘寢與食令五印度不得噉肉若斷

生命有誅無赦於殞伽河側建立數

千窣堵波各高百餘尺於五印度城

邑鄉聚達巷交衢建立精廬儲飲食

止醫藥施諸羈貧周給不殆聖迹之

所並建伽藍五歲一設無遮大會傾

竭府庫惠施羣有唯留兵器不充

檀捨歲一集會諸國沙門於三七日

中以四事供養莊嚴法座廣飾義筵

令相摧論授其優劣褒貶歎默陟

幽明若戒行貞固道德淳邃推昇師

子之座王親受法戒雖清淨學無稽

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儀無紀穢

德已彰駁出國境不願間見隣國小

王輔佐大臣殖福無殆求善忘勞即

携手同座謂之善友其異於此面不

對辨事有聞議通使往復而巡方省

俗不常其居隨所至止結廬而舍唯

饌飯諸異學僧衆一千婆羅門五百

每以一日分作三時一時理務治政

二時營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

矣初受拘摩羅王請曰自摩揭陀國

往迦摩縷波國時戒日王巡方在羯

朱溫抵邏國命拘摩羅王曰宜與那

爛陀遠客沙門速來赴會於是遂與

拘摩羅王往會見焉戒日王勞苦已

曰自何國來將何所欲對曰從

大唐國來請求佛法王曰

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亘去斯遠近

對曰當此東北數万餘里印度所謂

摩訶至那國是也王曰嘗聞摩訶至

那國有

秦王天子少而靈鑒長而神武昔先

代喪亂率土分崩兵戈竟起羣生荼

毒而

秦王天子早懷遠略興大慈悲拯濟

舍識平定海內風教遐被德澤遠洽

殊方異域慕化稱臣民庶荷其亭育

咸歌

秦王破陣樂聞其雅頌于茲久矣咸

德之譽誠有之乎

大唐國者豈此是耶對曰然至那者

前王之國号 大唐者我

君之國稱昔未襲位謂之

秦王今已承統稱曰

天子前代運終羣生無主兵戈亂起

殘害生靈

秦王天縱舍弘心發慈愍威風鼓扇

羣凶殄滅八方靜謐萬國朝貢愛育

四生敬崇三寶薄賦省刑罰而國

用有餘氓俗無寃風猷大化難以倫

舉戒日王曰盛哉彼土羣生福感聖

主時戒日王將還曲女城設法會也

從數十萬衆在殞伽河南岸拘摩羅

王從數万之衆居北岸分河中流水

陸並進二王導引四兵嚴衛或泛舟

或乘馬擊鼓鳴螺拊弦奏管絃九

日至曲女城在殞伽河西大花林中

是時諸國二十餘王先奉告命各與

其國毘俊沙門及婆羅門羣官兵士

來集大會王先於河西建大伽藍伽

藍東起寶臺高百餘尺中有金佛像

量等玉身臺南起寶壇為浴佛像之

處從此東北十四五里別築行宮是

時仲春月也從初一日以珍味饌諸

沙門婆羅門至三十一日自行宮屬

伽藍夾道為閣窟諸堂飾樂人不移

雅聲遙奏王於行宮出一金像虛中  
隱起高餘三尺載以大鳥張以寶幘  
戒日王為帝釋之服執寶蓋以左侍  
拘摩羅王作梵王之儀執白拂而右  
侍各五百鳥軍被鎧周衛佛像前後  
各百大鳥樂人以乘鼓奏音樂戒日  
王以真珠雜寶及金銀諸花隨步四  
散供養三寶先就寶壇香水浴像王  
躬負荷送上西臺以諸珍寶犒奢耶  
衣數十百千而為供養是時唯有沙  
門二十餘人預從諸國王為侍衛饌  
食已訖集諸異學商確微言抑揚至  
理日將曛暮迴駕行宮如是日送金  
像道從如初以至散日其大臺忽然  
火起伽藍門樓煙焰方熾王曰罄捨  
國珍奉為先王建此伽藍式昭勝業  
寶德無祐有斯灾異咎徵若此何用  
生為乃焚香札請而自訖言曰幸以宿  
善王諸印度願我福力禳滅火灾若  
無所感從此喪命尋即奮身跳履門  
闔若有撲滅火盡煙消諸王覩異重  
增極懼已而顏色不動辭語如故問  
諸王曰忽此灾變焚燼成功心之所

懷意將何謂諸王俯伏悲泣對曰成  
功勝迹莫傳來葉一旦灰燼何可為  
懷况諸外道快心相賀王曰以此觀  
之如來所說誠也外道異學守執常  
見唯我大師無常是誨然我檀捨已  
周心願諾遂屬斯變滅重知如來誠  
諦之說斯為大善無可深悲於是從  
諸王東上大窣堵波登臨觀覽方下  
階陛忽有異人持刃逆王王時窘迫  
却行進級俯執此人以付羣官是時  
羣官惶遽不知進救諸王咸請誅戮  
此人戒日王殊無忿色止令不然王  
親問曰我何負汝為此暴惡對曰大  
王德澤無私中外荷負然我枉愚不  
謀大計受諸外道一言之惑輒為刺  
客首圖逆害王曰外道何故興此惡  
心對曰大王集諸國傾府庫供養沙  
門鎔鑄佛像而諸外道自遠召集不  
蒙省問心誠愧恥乃令狂愚敢行凶  
詐於是究問外道徒屬有五百婆羅  
門並諸高才應命召集嫉諸沙門蒙  
王禮重乃射火箭焚燒寶臺冀因救  
火衆人潰亂欲以此時煞害大王既

無緣隙遂雇此人趁隘行刺是時諸王  
大臣請誅外道王乃罰其首惡餘黨  
不罪遷五百婆羅門出印度之境於  
是乃還都也城西北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七日說諸  
妙法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  
遺迹之所復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  
說法窣堵波南臨澗伽河有三伽藍  
同垣異門佛像嚴麗僧徒肅穆役使  
淨人數千餘戶精舍寶函中有佛牙  
長餘寸半殊光異色朝變夕改遠近  
相超士庶咸集式修瞻仰曰百千衆  
監守者繁其誼雜擁立重稅宣告遠  
近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  
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竟每  
於齊日出置高座數百千衆燒香散  
花花雖盈積牙函不沒伽藍前左右  
各有精舍高百餘尺石基壇室其中  
佛像衆寶莊飾或鑄金銀或鎔鑄石  
二精舍前各有小伽藍  
伽藍東南不遠有大精舍石基壇室  
向二百餘尺中作如來立像高三十  
餘尺鑄以鏑石飾諸妙寶精舍四周

石壁之上雕畫如來修菩薩行所經

事迹備盡鏤

石精舍南不遠有日天祠祠南不遠

有大自在天祠並塗青石俱窮雕刻

規摹度量同佛精舍各有千戶充其

灑掃鼓樂絃歌晝夜無徒

大城東南六七里陁伽河南有窣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

昔如來於此六月說身無常苦空不

淨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又有如來髮爪小窣堵波人

有染疾至誠旋繞必得痊愈蒙其福

利大城東南行百餘里至納縛提婆

矩羅城據陁伽河東岸周二十餘里

花林清池下相影照

納縛提婆矩羅城西北陁伽河東有

一天祠重閣層臺奇工異製城東五

里有三伽藍同垣異門僧徒五百餘

人並學小乘說一切有部伽藍前二

百餘步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

基雖傾陷尚高百餘尺是如來昔於

此處七日說法中有舍利時放光明

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

西域記卷第五 第十一張 妹

葉

伽藍北三四里臨陁伽河岸有窣堵

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昔

如來在此七日說法時有五百餓鬼

來至佛所聞法解悟捨鬼生天

說法窣堵波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復有如來髮爪窣

堵波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陁伽

河南至阿踰陀國

中印  
慶境

阿踰陀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穀稼豐盛花果繁茂氣序

和暢風俗善順好營福勤學藝伽藍

百有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乘小乘兼

功習學天祠十所異道東少大城中

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

蠶豆譯曰天  
親訛譯也數十年中於此製作大小

乘諸異論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為

諸國王四方俊彥沙門婆羅門等講

義說法堂也

城北四五里臨陁伽河岸大伽藍中

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之所

建也是如來為天人衆於此三月說

諸妙法其側窣堵波過去四佛坐及

來

經行遺迹之所伽藍西四五里有如

來髮爪窣堵波

髮爪窣堵波

利遷多

唐言  
摩多

論師於此製造經部毗婆沙論

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中有故

伽藍是阿僧伽

唐言  
無善

菩薩請益導凡

之處無著菩薩夜昇天宮於慈氏菩

薩所受瑜伽師地論莊嚴大乘經論

中邊分別論等畫為大眾講宣妙理

菴沒羅林西北百餘步有如來髮爪

窣堵波其側故基是世親菩薩從覩

史多天下見無著菩薩處無著菩薩

健馱邏國人也佛去世後一千年中

誕靈利見承風悟道從弥沙塞部出

家修學須之迴信大乘其弟世親菩

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業博聞強

識達學研機無著弟子佛陀僧訶

覺  
唐言  
師子者密行莫測高才有聞二三賢哲

每相謂曰凡修行業願觀慈氏若先

捨壽得遂宿心當相報語以知所至

其後師子覺先捨壽命三年不報世

親菩薩尋亦捨壽時經六月亦無報

命時諸異學咸皆識誨以為世親苦  
薩及師子覺流轉惡趣遂無靈鑒其  
後無著菩薩於夜初分方為門人教  
授定法燈光忽翳空中大明有一天  
仙乘虛下降即進階庭敬禮無著無  
著曰余來何暮今名何謂對曰從此  
捨壽命往觀史多天慈氏內衆蓮花  
中生蓮花纔開慈氏讚曰善來廣慧  
善來廣慧旋繞纔周即來報命無著  
菩薩曰師子覺者今何所在曰我旋  
繞時見師子覺在外衆中耽著欲樂  
無暇相顧詎能來報無著菩薩曰斯  
事已矣慈氏何相演說何法曰慈氏  
相好言莫能宣演說妙法義不異此  
然菩薩妙音清暢和雅聞者忘倦受  
者無厭

無著講堂故基西北四十餘里至故  
伽藍北臨宛伽河中有堵窣堵波高  
百餘尺世親菩薩初發大乘心處世  
親菩薩自北印度至於此也時無著  
菩薩命其門人令往迎候至此伽藍  
遇而會見無著弟子止戶牖外夜分  
之後誦十地經世親聞已感悟追悔

甚深妙法昔所未聞詐謗之慚源發  
於舌為罪本今宜除斷即執鋸刀  
欲自斬舌乃見無著住立告曰夫大  
乘教者至真之理也諸佛所讚衆聖  
攸宗吾欲誨余今自悟悟其時矣  
何善如之諸佛聖教斷舌非悔昔以  
舌毀大乘今以舌讚大乘補過自新  
猶為善矣杜口絕言其利安在作是  
語已忽不復見世親承命遂不斷舌  
且詣無著諮詢大乘於是研精覃思  
製大乘論凡百餘部並咸宣行從此  
東行三百餘里渡宛伽河北至阿耶  
穆佉國中印

阿耶穆佉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  
都城臨宛伽河周二十餘里其氣序  
土宜同阿踰陀國人淳俗質勤學好  
福伽藍五所僧徒千餘人習學小乘  
正量部法天祠十餘所異道雜居  
駁爪窣堵波側有故伽藍是提婆天  
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伏外道其側  
初提婆菩薩自南印度至此伽藍城  
中有外道婆羅門高論有聞辯才無  
礙循名責實反質窮辭雅知提婆博  
究玄奧欲挫其鋒乃循名問曰汝為  
何名提婆曰名天外道曰天是誰提  
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  
道曰狗是誰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

誰提婆曰天外道曰天是誰提婆曰我外道曰我是誰提婆曰狗外道曰誰是狗提婆曰汝外道曰汝是誰提婆曰天如是循環外道方悟自時厥後深啟風猷城中有天祠瑩飾輪煥靈異多端依其典籍此處是衆生殖福之勝地也能於此祠捐捨一錢功踰他所惠施千金復能輕生祠中斬命受天福樂悠永無窮

大城東兩河交廣十餘里土地爽垲  
細沙弥漫自古至今諸王豪族凡有  
捨施莫不至止周給不計号大施場  
今戒日王者聿修前緒篤述惠施五  
年積財一旦傾捨於其施場多聚珍  
貨初第一日置大佛像衆寶莊嚴即  
持上妙珍而以奉施次常住僧次  
見前衆次高才碩學博物多能次外  
道學徒隱淪肥遁次鰥寡孤獨貧窮  
乞人備極珍玩窮諸上饌如是節級  
莫不周施府庫既傾服玩都盡捨中  
明珠身諸瓔珞次第施與初無所悔  
既捨施已稱曰樂哉凡吾所有已入  
金剛堅固藏矣從此之後諸國君王  
各獻珍服嘗不踰旬府庫充仞  
大施場東合流口日數百人自溺而  
死彼俗以為欲求生天當於此處絕  
粒自沉沐浴中流罪垢消滅是以異  
國遠方相趨萃止七日斬食然後絕  
命至於山援野鹿羣遊水濱或濯流  
而返或絕食而死當戒曰王之大施  
也有一猕猴居河之濱獨在樹下屏  
迹絕食經數日後自餓而死故諸外

道修苦行者於河中立高柱日將旦  
也便即昇之一手一足執柱端躡傍  
杙一手一足虛懸外申臨空不屈延  
頸張目視日右轉遠乎瞞暮方乃下  
焉若此者其徒數十莫斯勤苦出離  
生死或數十年未嘗懈息從此西南  
入大林中惡獸野象羣暴行旅非常多  
徒黨難以經涉行五百餘里至犒賞  
彌國舊曰拘昧  
龍也中印度境

橋賞弥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稱沃壤地利豐植被粳稻多甘蔗茂氣序暑熱風俗剛猛好學典藝崇樹福善伽藍十餘所傾頽荒蕪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教天祠五十餘所外道宴多

城內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  
有刻檀佛像上懸石蓋鄒施衍那王  
唐吉出張舊士  
優填三訛也之所作也靈相闡起神光  
時照諸國君王恃力欲舉雖多人衆  
莫能轉移遂圖供養俱言得真語其  
源迹即此像也初如來成正覺已上  
昇天宮為母說法三月不還其王思  
慕願圖形像乃請尊者沒特伽羅子

以神通力接工人上天宮親觀妙相  
雕刻栴檀如來自天宮還也刻檀之  
像起迎世尊世尊慰曰教化勞耶開  
導末世寔此為真

精舍東百餘步有過去四佛坐及經  
行遺迹之所其側不遠有如來井及  
浴室井猶充汲室以願毀

城內東南隅有故宅餘趾是具史羅

舊大瞿師 署記也長者故宅也中有佛精舍及

髮爪窣堵波復有故基如來浴室也

城東南不遠有故伽藍具史羅長者

舊園也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之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伽藍東

南重閣上有故博室世親菩薩嘗住

此中作唯識論破序小乘難諸外道

伽藍東菴沒羅林中有故基是無著

菩薩於此作顯揚聖教論

城西南八九里毒龍石窟昔者如來  
伏此毒龍於中留影雖則傳記今無  
所見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  
也高二百餘尺傍有如來經行遺迹

及髮爪窣堵波病苦之徒求願多愈  
釋迦法盡此國寂後故上自君王下  
及衆庶入此國境自然感傷莫不飲  
泣悲歎而歸

龍窟東北大林中行七百餘里渡宛  
伽河北至迦奢布羅城周十餘里居  
人富樂城傍有故伽藍唯餘基址是  
昔護法菩薩伏外道處此國先王扶

於邪說欲毀佛法崇敬外道外道衆

中占一論師聰敏高明達幽微者作

爲邪書千頌凡三万二千言非毀佛

法扶正本宗於是占集僧衆令相摧

論外道有勝當毀佛法衆僧無資斷

舌以謝是時僧徒懼有退資集而議

曰慧日已沉法槁將毀王黨外道其

可敵乎事勢若斯計將安出衆咸

默然無堅議者護法菩薩年在幼稚

辯慧多聞風範弘遠在大衆中揚言

疾應王命高論得勝斯靈祐也徵議

贊曰愚雖不敏請陳其略誠宜以我

即昇論座外道乃提頽網網抑揚辯

即昇論座外道乃提頽網網抑揚辯

義誦其所執待彼異論護法菩薩納  
其言而笑曰吾得勝矣將覆逆而誦  
耶為亂辯而誦耶外道撫然而謂曰  
子無自高也能領語盡此則為勝順  
受其文後釋其義護法乃隨其聲調  
述其文義辯理不謬氣韻無卷於是  
外道聞已欲自斷舌護法曰斷舌非  
捨邪道遵崇正法

護法伏外道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  
建也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是如  
來昔於此處六月說法傍有經行之  
迹及髮爪窣堵波自此北行百七八

十里至鞞索山名也國

中印

鞞索迦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六里穀稼殷盛花果具繁氣序和  
暢風俗淳厚好學不倦求福不回伽  
藍二十餘所僧衆三千餘人並學小  
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外道甚多  
城南道左有大伽藍昔提婆設摩阿  
羅漢於此造識身論說無我人瞿波  
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說有我人因  
此法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於

此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伽藍

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無憂王所

建也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

說法側有奇樹高六七尺春秋迭代

常無增減是如來昔嘗淨齒棄其邊

枝因植根柢繁茂至今諸邪見人及

外道衆竟來殘伐尋生如故其側

不遠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

所復有如來髮爪窣堵波靈基連隅

室羅伐悉底國

舊曰舍衛訛  
也中印度境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十餘里都城荒

新闢造

甲辰歲高麗國公司大藏都監奉

願

大唐西域記卷第五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四國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總持寺沙門辯機撰

室羅伐悉底國拘尸那揭羅國

劫比羅伐窣堵國

藍摩國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十餘里都城荒

頽壇場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

雖多荒圮尚有居人穀稼豐氣序和

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伽藍數百圮壞

良多僧徒東少學正量部天祠百所

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邏

星那恃多王

唐言勝軍舊曰  
波斯薩訛也所治國都也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趾也

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

姨母鉢邏闍鉢底

唐言吉生主舊大  
波闍波提訛也苾芻萬

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

波是蘇達多

舊言善施者舊  
也湏達訛也故宅也

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窯

利摩羅

唐言指勝軍舊  
大抵摩羅訛也捨邪之處鴦窯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

害生靈為暴城國煞人取指冠首為

驕將欲害母以充指數世尊悲愍方

行導化遇見世尊竊自喜曰我今生

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佛然

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

當害彼大沙門尋即杖劖往逆世尊

如來於是徐行而退凶人指勝軍驅

不逮世尊謂曰何守鄙志捨善本教

惡源時指勝軍誨悟所行非因即歸

命求入法中精勤不怠證羅漢果

給孤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

精舍昔為伽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

各建石柱高七十餘尺左柱鏤輪相

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並無憂

王之所建也室宇頽圮唯餘故基獨

一軒室巋然獨在中有佛像昔者如

來昇三十三天為母說法之後勝軍

王聞出愛玉刻檀像佛乃造此像善

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能散拯乏濟

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獨焉

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

降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

子逝多園地爽垲尋詣太子具以情

告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聞之心

誥

如

也

即

出

藏

金

隨

言

布

地

有

少

未

滿

太子

請

留

曰

佛

誠

良

田

宜

植

善

種

即

於

空

地

建

立

精

舍

世

尊

即

之

告阿難曰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遂多所施二人同心式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蒭處昔如來之在世也有病苾蒭含苦獨處世尊見而問曰汝何所苦汝何獨居曰我性疎懶不耐看病故今嬰疾無人看視如來是時愍而告曰善男子我今看汝以手拊摩病苦皆愈扶出戶外更易敷草親為盥洗改著新衣佛語苾蒭當自勤勵聞誨感恩心悅身豫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命沒特伽羅往古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舍利子補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無熱惱池命我古亦舍利子曰且止

湏我補資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

不速行欲運神力舉尔石室至大會

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

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

舉帶不動地為之震因以神足還詣

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

悅而歎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

智慧之力矣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端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音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蒸姪女以謗佛處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計衆中謗辱乃謗蒸姪女詐為聽法衆所知已密而蒸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蒸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蒸而滅口既蒸既蒸何戒何忍諸天空中

隨聲唱曰外道凶人為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

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

提婆達多

唐

天授斛飯王之子也精勤

十二年已誦持八方法藏後為利故

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我相

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繞何異如來

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

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脩

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

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

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

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

梨苾蒭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

伽梨陥坑南八百餘步有大深坑是

戰遜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

地獄之處佛為人天說諸法要有外

道弟子遙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

曰要於今日辱蒸答摩敗其善譽當

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孟至給

孤獨園於大衆中揚聲唱曰此說法

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

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為訛謗時

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為白鼠齧斷孟  
系系斷之聲震動大眾凡諸見聞增  
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  
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  
墜入無間獄具受其殃凡此三塹  
洞無崖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  
深塹嘗無水止

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  
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  
於此與諸外道論議次東有天祠量  
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  
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  
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初善施長者  
買逝多太子園欲為如來建立精舍  
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瞎揆外道  
六師求角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  
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  
於此攝諸外道又受毗舍佉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釋迦王舊曰毗  
也興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  
處毗盧釋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  
興甲兵動大眾部署已畢申命方行

時有苾芻舊曰毗聞以白佛世尊於是坐枯  
樹下毗盧釋迦王遙見世尊下乘札  
趺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  
株朽蘚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  
枝葉也枝葉將危底蔭何在王曰世  
尊為宗親耳可以迴駕於是覩聖感  
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  
毗盧釋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  
實宮闈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  
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命令誅戮執  
法者奉王教剏其手足投諸塹葬時  
諸釋女含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  
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為諸釋女說  
微妙法所謂羈縛五欲流轉三途恩  
受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  
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  
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双骭  
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  
盧釋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  
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舊曰毗今毗盧  
釋迦王却後七日為火所燒王聞佛  
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无危王  
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河側娛遊樂  
飲猶懼火起鼓棹清流隨波泛溢熾  
焰颺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  
受諸苦  
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  
經行之迹諸聖習定之所並樹封記  
建窣堵波昔此國羣盜五百橫行邑  
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挾去其  
眼棄於深林羣盜苦逼求哀稱佛是  
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  
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  
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  
歡喜頂礼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  
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卒生城  
也城南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初見父  
愛城北有窣堵波有迦葉波佛全身  
舍利並無愛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  
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羅  
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十餘里空城  
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

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輒而成基  
跡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  
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  
序無憊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  
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千  
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  
異道雜居

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  
精舍中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  
訶摩耶唐言大衍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  
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  
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  
上座部菩薩以溫咀羅頰沙茶月三  
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  
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  
當此五月八日菩薩降神東北有窣  
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處菩薩誕靈  
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  
乃正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孝吉  
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  
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  
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請就寶

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願仙曰我在  
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羣從踏舞  
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  
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  
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耄不遺  
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角  
力擲爲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  
正淨飯大王懷慶將返僕夫馭象方  
欲出城提婆達多素負強力自外而  
入問馭者曰嚴駕此爲其誰欲乘曰  
太子將還故往奉馭提婆達多發憤  
引鳥批其頸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  
行途無能轉移人衆填塞難墮後至  
而問之曰誰死此爲曰提婆達多即  
曳之避路太子至又問曰誰爲不善  
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難  
墮引之開徑太子乃舉鳥擲越度  
城墮其鳥墮地爲大深塹俗相傳  
爲鳥墮塹也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  
其側又有精舍太子妃寢宮也中作  
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像宮側精舍

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  
馬凌虛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  
各有精舍中作老病死人沙門之像  
是太子遊觀觀相增懷深厭塵俗於  
此感悟命僕廻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  
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迦村  
馱佛本生城也城南不遠有窣堵波  
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東南空堵波  
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三  
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  
事無憂王建焉

迦邏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  
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  
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  
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  
父之處次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  
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  
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  
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  
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

迦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  
死處也毗盧釋迦王既克諸釋虜其  
族得九千九百九十八人並從煞  
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天警人心取  
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  
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  
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女重禮娉  
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  
毗盧釋迦王毗盧釋迦欲就舅氏請  
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懸  
駕諸釋聞之逐而詈曰卑賤婢子敢  
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  
盧釋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  
兵至此七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  
即抗拒兵寢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  
為承輪王之祚胤為法王之宗子敢  
行凶暴安忍煞害汙辱宗門絕親遠  
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為烏仗那  
國王一為梵衍那國王一為呾摩呾  
羅國王一為商弥國王卉世傳業苗  
蘗不絕

城南三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  
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  
國見父王為說法處淨飯王知如來  
降魔軍已遊行化道情懷渴仰思得  
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  
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趾使至佛  
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  
還本生使臣還以白王淨飯王乃告  
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羣  
臣四十里外停駕奉迎是時如來與  
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帝  
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  
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  
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  
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  
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  
諸釋角藝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  
里有小窣堵波其側有泉泉流澄鑄  
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技能弦矢既分  
穿鼓過表至池沒羽因涌清流時俗  
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  
遠方之人持泥以歸隨其所苦漬以  
塗額靈神冥衛多蒙痊愈

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伐尼林  
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  
北二十四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  
悴菩薩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佉月  
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  
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  
行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  
下唯我獨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

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  
天祠祠中石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  
在襁褓中所入祠也淨飯王自臘伐  
尼國迎太子還也途次天祠王曰此

足所踏出大蓮花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煥以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

窣堵波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冷一煥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大天王抱持菩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大天王以金色毼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况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為惡龍霧靈其柱中折仆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虛今變為水其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藍摩國

中印  
交境

藍摩國空荒歲久墮塲無紀城邑丘墟居人稀曠故城東南有乾窣堵波

高減百尺昔者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國式遵崇建靈異簡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牠服右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羣行採花以散冥力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功而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為

曰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紓駕降臨我宅王曰余家安在為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久之龍進曰我惟惡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莫消罪各願王躬往觀而礼敬無憂王見已懼然謂曰凡諸供養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無憂王自度力非其疇遂不開發出池之所今有封記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妙美清肅皎然而以沙弥總住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弥隆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同志相呴自

遠而至札窣堵波見諸羣鳥相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鼻灑水各持異花共為供養時衆見已悲歎感懷有一苾芻便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辟業無紀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羣鳥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群得畢餘齡誠為幸矣衆告之曰斯感事也吾等垢重智不謀此隨時自受無虧勝業亦既離羣重申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普茅為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域綿歷歲序心事無殆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竟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請屈知僧務自余相踵不泯尤功而以沙弥總知僧事

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纓絡命僕還憂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龍樊去羈鎧取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道

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

迦舊曰車匿說也詐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

善言慰喻感悟而還迴駕窣堵波東

有贍部樹枝菜雖周枯株尚在其傍

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

皮衣處太子既斷髮易裳雖去瓔珞

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

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

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奠易願

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服授

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

衣凌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

之所建也是太子荆髮處太子從闡

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

官以為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荆髮

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曰能

剃髮乎幸為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為

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

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

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

大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

月十五日

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樹而皮青白菜

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

其大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

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

雖傾陷尚高三百餘尺前建石柱以

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

怯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

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

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此當

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

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

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

千年

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

薩行時為羣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

地有大茂林毛羣州族巢居穴處驚

風四起猛焰颶急時有一雉有懷傷

愍故濯清流飛空奮灑時天帝釋俯

而告曰汝何守愚虛勞羽翮大火方

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躬所能撲滅雉

曰說者為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

天帝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

此世共稱可舊云阿利羅跋提河龍也

西岸不

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

無勝

此言謂之尸頸峯伐底河譯曰有金河

西岸不

國中印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

故城輒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間巷

荒蕪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

所建准陀

此說也

之故宅也宅中有井

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

清美

若指諸掌反詰無功其咎安在猛火  
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  
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  
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雉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為鹿救生之處乃往古昔  
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  
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難莫不沉溺  
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擾橫流穿皮  
斷骨自強拯溺蹇免後至忍疲苦而  
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眾體  
起窣堵波鹿極溺西不遠有窣堵波  
是蘇跋陀羅唐言蘇賢舊曰  
渾跋陀羅訛也入寂滅之  
優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者  
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問阿難  
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  
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  
衆自稱為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高  
答摩舊曰瞿曇  
此略也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  
究乃為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  
入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

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識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靜語誠實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无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夕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為如來寂後弟子乃先滅度耶昔後渡塞兔是也

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世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大衆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雖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歎歎悲慟時阿泥揀律說反也苾芻止止勿悲諸天譏詫時末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疊般那所時阿泥揀陁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空堵波是庫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殺已畢時阿泥揀陁上昇天宮告摩耶夫人曰大聖法王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哽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杖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尔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問我天官降至雙樹間如來為諸不孝衆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

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

三藏記卷第六 第二十六

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為棺千疊經身設香花建幡蓋末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咸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疊不燒一極攏身一冢覆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无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拏施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疊經絡重棺周殷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曰佛初涅槃入天悲慟衆淚迸染致斯異色迦葉波作札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辭問阿難治路次起坐為母說法後現雙足亦大迦葉波

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槃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上滅世間明導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跋道路終無得獲時諸大王遜避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世尊忍修福善弥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凌此非宜也今舍利在此當均八分各得供養何至興兵諸力士依其言即時均量欲作八分帝釋謂諸王曰天當有分勿恃力竟阿那婆答多龍王文隣龍王醫那鉢咀羅龍王復作是議無遺我昔若以力者衆非敵矣直性婆羅門曰勿誼諍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

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聚右巨富確乎不足亦大迦葉波

雜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慤懃請留馨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懲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庵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黃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齋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持食跪而問曰大德慧利隨緣幸見臨願為夕不安耶為粥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語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昔如來在世我時預從在王舍城竹林精舍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漂漱或以盥沐嗟乎今之淳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

怙羅者我身是也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

所宿之房塗香灑拂像設儀肅其跡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

泥女體斯國舊曰波羅奈國  
說也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彌造

3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五國

疑

婆羅泥女體斯國三藏法師玄奘奉  
大慈普濟沙門辯機譯

戰主國

吠舍釐國  
弗栗特國  
尼波羅國

婆羅泥斯國周四十餘里國大都城西臨宛伽河長十九里廣五六里閭閻擣比居人殷盛家積巨萬室盈奇貨人性溫恭俗重強學多信外道少勤佛法氣序和穀稼盛果木扶疎茂草蘿靡仰藍三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百餘所外道萬餘人並多宗事大自在天或斷髮或椎髻露形無服塗身以灰精勤苦行求出生死

大城中天祠二十所層臺祠宇雕石文木茂林相蔭清流交帶鑿石天像

量減百尺威嚴肅然懔懔如在大城東北婆羅泥河西有窣堵波元憂王之所建也高百餘尺前建石柱碧鮮若鏡光潤凝流其中常現如來影像

婆羅泥河東北行十餘里至鹿野伽

藍區界八分連垣周堵層軒重閣麗窮規矩僧徒一千五百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大垣中有精舍高二百餘尺上以黃金隱起作菴沒羅果石為基階輒作層龕翕一周節級百數皆有隱起黃金佛像精舍之中有鑄石佛像量等如來身作轉法輪勢精舍西南有石窣堵波無憂王建也基雖傾陷尚餘百尺前建石柱高七十餘尺石舍玉潤鑒照徹慤祈請影見衆像善惡之相時有見者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也其側不遠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見菩薩捨苦行遂不侍衛來至於此而自習定其傍窣堵波是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又三窣堵波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側有窣堵波是悔呴禦耶唐言慈即母也舊  
日弥勒此略也菩薩受成佛記處昔者如來在王舍城鷲峯山告諸苾蒭當來之世此贍部洲土地平正人壽八萬歲有婆羅門子慈氏者身真金色光明照朗當捨家成正覺廣為衆生

三會說法其濟度者皆我遺法植福衆生也其於三寶深敬一心在家出家持戒犯戒皆蒙化導證果解脫三會說法之中度我遺法之徒然後乃化同緣善友是時慈氏菩薩聞佛此說從坐起白佛言願我作彼慈氏世尊如來告曰如汝所言當證此果如上所說皆汝教化之儀也

慈氏菩薩受記西有窣堵波是釋迦菩薩受記之處賢劫中人壽二万歲迦葉波佛出現於世轉妙法輪開化舍識授護明菩薩記曰是菩薩於當來世衆生壽命百歲之時當得成佛

號釋迦牟尼

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釋迦菩薩受記南不遠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長五十餘步高可七尺以青石積成上作如來經行之像像形係異威嚴肅然肉髻之上特出頭髮靈相無隱神鑒有徵於其垣內聖迹寔多諸精舍窣堵波數百餘所略舉二三難用詳述

伽藍垣西有一清池周二百餘步如來嘗中瀝器次北有池周五百

步如來嘗中瀝器次北有池周五百步如來嘗中瀝器次北有池周五百十步如來嘗中瀝器次北有池並有龍止其水既深其味又甘澄淨皎潔常無增減有人暢心濯此池者金毗羅獸多為之害若深恭敬汲用无懼浣衣池側大方石上有如來袈裟之迹其文明徹煥如彫鏤諸淨信者每來供養外道凶人輕蹈此石池中龍王便興風雨

池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為六牙鳥王獵人利其牙也許眼袈裟彎弧伺捕鳥王為劫袈裟遂拔牙而授焉

拔牙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愍世無禮示為鳥身與彼猕猴白鳥於此相問誰先見是尼拘律樹各言事迹遂編長幼化漸遠近人知上下

道俗歸依其側不遠大林中有窣堵波是如來昔與提婆達多俱為鹿王斷事之處昔於此處大林之中有兩羣鹿各五百餘時此國王畋遊原澤菩薩鹿王前請王曰大王校獵中原

縱燎飛矢凡我徒屬命盡茲晨不日腐臭無所充膳願欲次善日輸一鹿王有割鮮之膳我延旦夕之命王善其言迴駕而返兩羣之鹿更次輸命提婆羣中有懷孕鹿次當就死白其王曰身雖應死子未次也鹿王怒曰誰不寶命雌鹿歎曰吾王不仁死無日矣乃告急菩薩鹿王鹿王曰悲哉慈母之心思及未形之子吾今代汝遂至王門道路之人傳聲唱曰彼大鹿王今來入邑都人士庶莫不馳觀王之聞也以為不誠門者白王王乃信然曰鹿王何遽來耶鹿曰有雌鹿當死胎子未產心不能忍敢以身代王聞歎曰我人身鹿也今鹿身人也於是悉放諸鹿不復輸命即以其林為諸鹿藪因而謂之施鹿林焉鹿野之号自此而興

伽藍西南三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基趾廣峙瑩飾奇珍上元層龕便置覆鉢雖建表柱而無輪鐸其側有小窣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棄制迎佛處也初薩婆曷刺他悉陀

言一切義成舊  
曰患達多沈略也

西域記卷第七 第六張

西域記卷第七 第七張

西域記卷第七 第八張

谷忘身徇法淨飯王乃命家族三人  
舅氏二人曰我子一切義成捨家修  
學孤遊山澤獨處林藪故命今曹隨  
知所止內則叔父伯舅外則旣君且  
臣凡厥動靜宜知進止五人銜命相  
望營衛因即勤求欲期出離每相謂  
曰夫修道者苦證耶樂證耶二人曰  
安樂為道三人曰勤苦為道二三交  
爭未有以明於是太子思惟至理為  
伏苦行外道節麻米以支身彼二人  
者見而言曰太子所行非真實法夫  
道也者樂以證之今乃勤苦非吾徒  
也捨而遠遁思惟果證太子六年苦  
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  
而證果斯三人者聞而歎曰功垂成  
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於  
是相從求訪二人旣相見已座坐高  
論更相議曰昔見太子一切義成出  
王宮就荒谷去环服披鹿皮精勤勵  
志貞節苦心求深妙法期无上果今  
乃受牧女乳糜敗道虧志吾知之矣  
無能為也彼二人曰君何見之晚與

此猖蹶人耳夫屢平深言安子尊勝  
不能靜志遠迹山林棄轉輪王位為  
鄙賤人行何可念哉言增忉怛耳菩  
薩浴尼連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号  
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曰彼鬱  
頭藍子者證非想定堪受妙法空中  
諸天尋聲報曰燃燭頭藍子命終已來  
經今七日如來歎惜如何不過垂聞  
妙法邊從變化重更觀察營求世界  
有阿藍迦藍得無所有慶定可授至  
理諸天又曰終已五日如來再歎愍  
其薄祜又更諦觀誰應受教唯施鹿  
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余時  
起菩提樹趣鹿野園威儀寂靜神光  
晃曜毫舍玉采身真金色安詳前進  
導彼五人斯五人遙見如來深相謂曰  
一切義成彼來者是歲月遷淹聖果  
不證心期已退故尋吾徒宜各默然  
勿起迎礼如來漸近威神動物五人  
忘制拜迎問評侍從如儀如來漸請  
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獲果證

施鹿林東行二三里至窣堵波傍有  
涸池周八十餘步一名救命又謂烈

感激其心烈士屢求効命以報知已  
隱士曰我求烈士彌歷歲時幸而會  
遇奇貌應國非有他故願一夕不聲  
耳烈士曰死尚不辭豈徒屏息於是  
設壇場受仙法依方行事坐待日曛  
曛暮之後各司其務隱士誦神呪烈  
士按鉛刀殆將曉矣忽發聲叫是時  
空中火下煙焰蒸隱士疾引此人  
入池避難已而問曰誠子無聲何以  
驚叫烈士曰受命後至夜分惛然若  
夢變異更起見昔事主躬來慰謝感  
荷厚恩忍不報語彼人震怒遂見煞  
害受中陰身頑屍歎惜猶願歷世不  
言以報厚德遂見託生南印度大婆  
羅門家乃至受胎出胎後經苦厄荷  
恩荷德嘗不出聲洎平受業冠婚喪  
親生子每念前恩忍而不語宗親戚  
屬咸見恠異年過六十有五我妻  
謂曰汝可言矣若不語者當煞汝子  
我時惟念已隔生世自願衰老唯此  
稚子因止其妻令無煞害遂發此聲  
耳隱士曰我之過也此魔燒耳烈士  
感恩悲事不成憤恚而死免火災難

故曰救命感恩而死又謂烈士池  
烈士池西有三獸牢堵波是如來修  
菩薩行時燒身之處劫初時於此林  
野有狐兔狼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  
驗修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為一老夫  
謂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  
耶曰涉豐草遊茂林異類同歡既安  
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忘  
其老弊故此遠尋今正飢之何以饋  
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心  
虛已分路營求狐公水濱銜一鮮鯉  
獲於林樹採異花草俱來至止同進  
老夫唯免空還遊躍左右老夫謂曰  
以吾觀之余曹未和狹同志各能  
役心唯免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言之  
誠可知也免聞譏議謂狐狹曰多聚  
蘿蘇方有所作孤援竟馳銜草曳  
木既已蕪崇猛焰將熾免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  
食辟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  
帝釋身除燼取骸傷歎良久謂孤狹  
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  
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之

戰主國周二十餘里都城臨死伽河  
四十餘里居人豐樂邑里相隣土地  
膏腴稼穡時播氣序和暢風俗淳質  
人性獷烈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並皆遵習小乘教法天祠  
二十異道雜居

大城西北伽藍中牢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印度記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一斗昔者世尊嘗於此處七日之中  
為天人衆顯說妙法其側則有過去  
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隣此復有  
慈氏菩薩像形量雖小威神巍然  
靈鑒潛通奇迹間起

大城東行二百餘里至阿避陀羯刺  
峯僧伽藍<sub>唐言不周垣不廣彌飾甚</sub>工華池交影臺閣連甃僧徒肅穆衆  
儀庠序間諸先志曰昔大雪山北覩  
貨邏國有樂學沙門二三同志禮誦  
究竟每相謂曰妙理幽玄非言談所  
究聖迹昭著可足趾所尋宜詢莫逆

親觀聖迹於是二三交友杖錫同遊既至印度寓諸伽藍輕其邊鄙莫之見舍外迫風露內累口腹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此國王出遊近郊見諸客僧恠而問曰何方乞士何所因來耳既不穿衣又垢弊沙門對曰我覩貨邏國人也

恭承遺教高蹈俗塵率其同好觀禮聖迹慨以薄福衆所同棄印度沙門莫顧羈旅欲還本土巡禮未周雖迫勤苦心遂後已王聞其說用增悲感即斯勝地建立伽藍白疪題書為之制曰我惟尊居世上貴極人中斯皆三寶之靈祐也既為人王受佛付囑凡厥染衣吾當惠濟建此伽藍式招羈旅自今已來諸穿耳僧我此伽藍不得止舍因其事迹故以名焉

阿避陀羯刺擎伽藍東南行百餘里南渡瑜伽河至摩訶婆羅邑並婆羅門種不違佛法然見沙門先訪學業知其強識方深禮敬

人謀靈應難究那羅延天祠東行三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太半陷地前建石柱高餘二丈上作師子之像刻記伏鬼之事昔於此處有曠野鬼恃大威力啖人血肉作害生靈肆極妖崇如來愍諸衆生不得其死以神通力誘化諸鬼導以歸依之敬齊以不煞之戒諸鬼承教奉以周旋於是舉石請佛安坐願聞正法克念護持自時厥後無信之徒竟共推移鬼置石座動以千數莫之能轉茂林清池周基左右人至其側無不心懼

伏鬼側不遠有數伽藍雖多傾毀尚有僧徒並皆遵習大乘教法從此東南行百餘里至一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數丈昔者如來寂滅之後八國大王分舍利也量舍利婆羅門塗塗瓶內分授諸王而婆羅門持瓶以歸既得所黏舍利遂建窣堵波并瓶置內因以名焉後無憂王開取舍利瓶改建大窣堵波或至齊日時燭光明從此東北度瑜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釐國

舊曰毗舍離國  
訛也中印度境

至吠舍釐國

九

猕猴持如來鉢上樹取蜜之處池南  
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猕猴奉佛蜜處  
池西北隅猶有猕猴形像

伽藍東北三里有窣堵波是毗摩羅  
詰唐言無垢稱舊曰淨名空淨則無垢名則是

詰義辨取同名乃有異舊曰維摩詰說略也故

宅基趾多有靈異去此不遠有一神  
舍其狀壘輒傳云積石即無垢稱長  
波長者子寶積之故宅也去此不遠  
有窣堵波是菴沒羅女故宅佛姨母  
等諸苾芻尼於此證入涅槃

伽藍北三里有窣堵波是如來將

往拘尸那國入般涅槃人與非人隨

從世尊至此佇立次西北不遠有窣  
堵波是佛於此取後觀吠舍釐城其  
南不遠有精舍前建窣堵波是菴沒  
羅女園持以施佛

菴沒羅園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告涅  
槃處佛昔在此告阿難曰其得四神

足者能住壽一劫如來今者當壽幾  
何如是再三阿難不對天魔迷惑故  
也阿難從坐而起林中宴默時魔來

請佛曰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  
不遠有窣堵波是諸猕猴奉佛蜜處  
池西北隅猶有猕猴形像

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世  
尊以少土置爪上而告魔曰地土多  
耶爪土多耶對曰地土多也

佛言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  
地土却後三月吾當涅槃魔聞歡喜

而退阿難林中忽感異夢來白佛言  
我在林間夢見大樹枝葉茂盛蔭影  
蒙密驚風忽起摧散無餘將非世尊  
欲入寂滅我心懷懼故來請問

佛告阿難吾先告汝汝為魔蔽不時  
請留魔王勸我早入涅槃已許之期  
斯夢是也

告涅槃期側不遠有窣堵波千子見

父母處也昔有仙人隱居巖谷仲春  
之月鼓濯清流鹿隨飲感生女子  
姿貌過人唯脚似鹿仙人見已取而

養焉其後命令求火至餘仙廬足所  
履地迹有蓮花被仙見已深以奇之  
令其繞廬方乃得火鹿女依命得火

而還時梵豫王畋遊見花尋迹以求  
生一蓮花花有千葉葉坐一子餘婦

西城記卷第七 第七張 疑  
誣因咸稱不祥投碗伽河隨波泛盪  
烏耆延王下流遊觀見黃雲蓋乘波  
而來取以開視乃有千子乳養成立  
有大力焉恃有千子拓境四方兵威  
乘勝將次此國時梵豫王聞之甚懷  
震懼兵力不敵計無所出矣是時鹿  
女心知其子乃謂王曰今寢我臨境  
上下難心惑妾愚忠能敗強敵王未  
之信也憂懼良深鹿女乃昇城樓以  
待寢至千子將兵圍城已而鹿女告  
曰莫為逆事我是汝母汝是我子千  
子謂曰何言之謬鹿女手按兩乳流  
注千歧天性所感咸入其口於是解  
甲歸宗釋兵返族兩國交歡百姓安樂

千子歸宗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  
行經舊迹指告衆曰昔吾於此歸宗  
見親欲知千子即賢劫千佛是也  
述本生東有故基上建窣堵波光明  
時燭祈請或遂是如來說普門陀羅  
尼等經重閣講堂餘趾也

講堂側不遠有窣堵波中有阿難半  
身舍利去此不遠有數百窣堵波欲  
定其數未有克知是千獨覺入寂滅

處吠舍釐城內外周隍聖迹繁多難以具舉形勝故墟魚鱗間峙歲月驟改炎涼亟移林既摧殘池亦枯涸朽株餘迹其詳驗焉

大城西北行五六十里至大窣堵波栗咗

昌黎

婆子

舊云難車子說也

別如來處如

來自吠舍釐城趣拘尸那國諸栗咗婆子聞佛將入寂滅相從悲號送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逆急諸栗咗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

吠舍釐城西北減二百里有故城荒蕪歲久居人曠少中有窣堵波是佛修菩薩行曾於此城為轉輪王号曰

摩訶提婆

唐古有七寶應王四天下

觀襄變之相體無常之理冥懷高蹈

志情大位捨國出家染衣修學

城東南行十四五里至大窣堵波是

七百賢聖重結集處佛涅槃後百一

十年吠舍釐城有諸苾芻遠離佛法

謬行戒律時長老耶舍陀住惣薩羅

國長老三苦伽住秣菟羅國長老釐

波多住韓若國長老沙羅住吠舍釐國長老富闍蘇彌羅住婆羅梨弗國諸大羅漢心得自在持三歲得三明有大名稱衆所知識皆是尊者阿難弟子時耶舍陀遣使告諸賢聖皆可集處舍釐城猶少一人未滿七百是時富闍蘇彌羅以天眼見諸大賢聖集議法事運神足至法會時三苦伽於大眾中右袒長跪揚言曰衆無譁欽哉念哉昔大聖法王善摧寂滅歲月雖淹言教尚在吠舍釐城懈怠苾芻謀於戒律有十事出違十力教今諸賢者深明持犯俱承大德阿難指誨念報佛恩重宣聖旨時諸大眾莫不悲感即召集諸苾芻依毗奈耶訶責制止削除謀法宣明聖教

七百賢聖結集南行八九十里至濕吠多補羅僧伽藍層臺輪廻重閣聳飛僧衆清肅並學大乘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處其側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南趣摩揭陀國北顧吠舍釐城中途上息遺迹之處

濕吠多補羅伽藍東南行三十餘里死加河南北岸各有一窣堵波是尊者阿難陀分身與二國處阿難陀者如來之從父弟也多聞慤持博物強進學人在摩揭陀國於林中經行見一沙弥諷誦佛經章句錯謬文字紛亂阿難聞已感慕增懷徐詣其所提撕指授沙弥笑曰大德耄矣所言誤矣我師高明春秋鼎盛咸親承示誨誠無所誤阿難默然退而歎曰我年雖邁為諸衆生欲久住世住持正法然衆生垢重難以誨語久留無利可速滅度於是去摩揭陀國趣吠舍釐城度死加河泛舟中流摩揭陀王聞阿難去情深憇德即嚴戎駕疾駛追請數百千衆營軍南岸吠舍釐王聞阿難來悲喜盈心亦治軍旅奔馳迎候數百千衆毛集北岸兩軍相對旌旗翳日阿難恐鬪其兵更相煞害從舟中起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即入寂滅化火焚骸骸又中折一墮南岸一墮北岸於是二王各得一分舉軍歸勸

俱還本國起窣堵波而修供養從此東北行五百餘里至弗栗恃國北人謂三代時國度境六印

弗栗恃國周四千餘里東西長南北狹土地膏腴花葉茂盛氣序微寒人性躁急多訥外道少信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大小二乘兼功通學天祠數十外道寔衆國大都城号占戊掣多已頽毀故宮城中尚有三千餘家若村若邑

大河東北有伽藍僧徒東少學業清高從此西行依河之濱有窣堵波高餘三丈南帶長流大悲世尊度漁入處也越在佛世五百漁人結疇附黨漁捕水族於此河流得一大魚有十八頭頭各兩眼諸漁人方欲害之如來在吠舍釐國天眼見興悲心乘其時而化導因其機而啓悟告諸大眾弗栗恃國有大魚我欲導之以悟諸漁人余宜知時於是大眾圍繞神足凌虛至于河濱如常敷座遂告諸漁人余勿煞魚以神通力開方便門威被大魚令知宿命能作人語貫解人

情余時如來知而故問汝在前身曾作何罪流轉惡趣受此獎身魚曰昔承福慶生自豪族大婆羅門劫比他

者我身是也恃其族姓凌蔑人倫恃

其博物鄙賤經法以輕慢心毀謗諸佛以醜惡語誓辱衆僧引類形比謂若駢驢爲馬諸醜形對由此惡業受

此獎身尚資宿善生遭佛世目覩聖化親承聖教因而懺謝悔先作業如來隨機攝化如應開導魚既聞法於

是命終承茲福力上生天宮於是自觀其身何緣生此既知宿命念報佛恩與諸天衆肩隨疾止前札既畢右繞退立以天寶香華用供養世尊指告漁人爲說妙法於即感悟輸誠札懺裂網焚舟歸真受法既服染衣又聞至教皆出塵垢俱證聖果

度漁人東北行百餘里故城西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高百餘尺是佛在

四五十步有小窣堵波如來昔於此度爲諸苾芻制戒次西不遠有如來駁爪窣堵波如來昔於此處近遠邑

人相趨輻湊焚香散花燈炬不絕從此西北千四五百里踰山入谷至尼波羅國中印度境

尼波羅國周四千餘里在雪山中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山川連属宜穀稼多花葉出赤銅華牛命命鳥貨

用赤銅錢氣序寒烈風俗險詖人性對擴信義輕薄无學耽音工巧形貌醜弊邪正兼信伽藍天祠接堵連隅

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外道異學其數不詳王刹帝利栗姑婆種也志學清高然信佛法近代有王

號鷲輸伐摩舊言光胄碩學聰敏自製聲明論重學勤德遐迩著聞都城東南

有小水池以人火投之水即焰起更投餘物亦變爲火從此復還吠舍釐國南渡碗加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揭陀提皆說也中印度境

昔於此六月說法度諸天人此北百

大唐西域記卷第七

甲辰歲高麗國分貯藏都舉  
勑熙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一國

疑才元

三藏法師玄奘奉詔撰  
大德寺沙門辯機撰

摩揭陀國上

摩揭陀國周五千餘里城少居人邑多編戶地沃壤滋稼穡有異稻種其粒麌大香味殊越光色特甚彼俗謂之供大人米土地墊濕邑居高原孟夏之後仲秋之前平居流水可以泛舟風俗淳質氣序溫暑崇重志學遺跡多宗習大乘法教天祠數十異道寔多殞伽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荒蕪雖久基址尚在昔者人壽無量歲時以名焉逮平人壽數千歲更名波吒羅子城舊日巴連  
非邑也初有婆羅門高才博學門人數千傳以受業諸學徒相從遊觀有一書生徘徊悵望同傳謂曰夫何憂平曰感色方剛羈遊履影歲月已積藝業無成顧此為言憂心弥勸於是學徒戲言之曰今將子求娉婚親乃假立二人為男父母天為女父母遂坐波

呬釐樹謂女聲樹也採時果酌清流

西游記卷第八

第三張疑才元

西游記卷第八

三

陳婚姻之緒請好合之期時假女父攀花枝以授書生曰斯嘉偶也幸無辭焉書生之心欣然自得日暮言歸懷戀而止學徒曰前言戲耳幸可同歸林中猛獸恐相殘害書生遂留往來樹側景夕之後異光燭野管絃清雅惟悵陳列俄見老翁策杖來慰復有一嫗携引少女並賓從盈路袞服奏樂翁乃拍少女曰此君之弱室也酣歌舞謳經七日焉學徒疑為獸害告與同歸尋不從命後自入城拜謁親故說其始末聞者驚駭與諸友人同往林中咸見花樹是一大第僮僕役使駢馳往來而彼老翁從容接對陳饌奏樂賓主禮備諸友還城具告遠近暮歲之後生一子男謂其妻曰吾今欲歸未忍離阻適復留止棲寄飄露其妻既聞具以白父翁謂書生曰人生行樂詐必故鄉今將築室宜無異志於是役使之徒功成不日香花舊城遷都此邑由彼子故神為築

城自余之後因名波吒羅子城焉王故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是無憂王作地獄處輝迦如來涅槃之後第一百年有阿輸迦唐言無憂舊曰阿育也王者頻毗婆羅唐言影堅舊曰頻婆娑也王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波吒羅築外郭周於故城年代漫遠唯餘故基伽藍天祠及窣堵波餘址數百存者二三唯故宮北臨宛伽河小城中有千餘家初無憂王嗣位之後舉措苛暴乃立地獄作害生靈周垣峻峙隅樓特起猛焰洪爐銛鋒利刃備諸苦具擬像幽塗招募凶人立為獄主初以國中犯法罪人無校輕重悉入塗炭後以行經獄次擒以誅戮至者皆死遂滅口焉時有沙門初入法衆巡里乞食遇至獄門獄吏凶人擒欲殘害沙門惶怖請得禮懾俄見一人縛來入獄斬截手足磔裂形骸俯仰之間支體糜散沙門見已深增悲悼成無常觀證元學果獄卒曰可以死矣沙門既證聖果心喪生死雖入鑊湯若在清池有大蓮花而為之座獄主驚駭馳使白王

王遂躬觀深讚靈祐獄主曰大王當死王曰何對曰王先垂命令監刑獄凡至獄垣皆從煞害不去王入而獨免死王曰法已一定理無再變我先垂令豈除汝身汝久濫生我之名也即命獄卒投之洪鑑獄主既死王乃得出於是頽牆堙壑廢獄寬刑地獄南不遠有窣堵波基址傾陷唯餘覆鉢之勢寶為廁飾石作欄檻即八方四千之一也無憂王以人功建於宮焉中有如來舍利一斗靈鑒間起神光時燭無憂王廢獄之後遇近護大阿羅漢方便善誘隨機導化王謂羅漢曰幸以宿福位據人尊慨茲障累不遭佛化今者如來遺身舍利欲重修建諸窣堵波羅漢曰大王以福德力役使百靈以和誓言匡護三寶是所願也今其時矣因為廣說獻土之因如來懸記興建之功無憂王聞以慶悅召集鬼神而令之曰法王導利舍靈有慶我資宿善尊極人中如來遭身重修供養今余鬼神勑力同心境極贍戶滿拘陁以佛舍利起窣堵

波心發於我功成於汝勝福之利非欲獨有宜各營構待後告命鬼神受旨在所興功既成已咸來請命無憂王既開八國所建諸窣堵波分其舍利付鬼神已謂羅漢曰我心所欲諸處同時歲下舍利心雖此義事未從欲羅漢曰王命神鬼至所期日日有隱蔽其狀如手此時也宜下舍利王承此旨宣告鬼神速乎期日無憂王觀惟光景日正中時羅漢以神通力申手蔽日營建之所咸皆瞻仰同於此時功績咸畢

窣堵波側不遠精舍中有大石如來所履雙迹猶存其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矣兩迹俱有輪相十指皆帶花文魚形映起光明時照昔者如來將取寂滅北趣拘尸那城南頑摩揭陀國蹈此石上告阿難曰吾今寂後留此足跡將入寂滅頑摩揭陀也百歲之後有無憂王命世君臨建都此地建護三寶役使百神及無憂王之嗣位也遷都築邑掩周迹石既近宮城恒親供養後諸國王竟欲舉歸石雖不大眾莫能轉近者設賞迦王毀壞佛法遂即石所欲滅聖迹鑿已還平文彩如故於是捐棄瑜伽河流尋復本處其側窣堵波即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佛述精舍側不遠有大石柱高三十餘尺書記殘缺其大略曰無憂王信根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諸珍寶重自酬贍其辭云大略斯在故宮北有大石室外若崇山內廣數丈是無憂王為出家弟役使神鬼之所建也初无憂王有同母弟名摩醯因陀羅唐言大帝生自貴族服僭王制奢侈縱暴衆庶懷怨國輔老臣進諫王曰驕弟作威亦已太甚夫攻平則國治人和則主安古之則訓由來久矣願存國典叔付執法無憂王泣謂弟曰吾承基緒覆燾生盡况余同胞豈忘惠愛不先匡導已陷刑法上懼先靈下迫衆議摩醯因陀羅稽首謝曰不自謹行敢干國憲願賜再生更寬七日於是置諸幽室嚴加守衛既著上饌進奉無虧守者唱曰已過一

日餘有六日至第六日已既深憂懼更勸身心便獲果證昇虛空示神迹尋出塵俗遠接巖谷無憂王躬往謂曰昔拘國制欲致嚴刑豈意清昇取證聖果既無滯累可以還國弟曰昔羈愛網心馳聲色今出危城志悅山谷願棄人間長從丘壑王曰欲靜心慮豈必幽巖吾從余志當為崇樹遂召命鬼神而告之曰吾於後日廣備珍羞以告相率來集我會各持大石自為牀座諸神受命至期畢萃衆會既已王告神曰石座從橫宜自積聚因功不勞壘為虛室諸神受命不日而成无憂王躬往迎請止此山廬

故宮北地獄南有大石槽是無憂王匠役神功作為此器飯僧之時以儲食也

尚高速而望之齋若山阜面各數百步後人於上重更修建小窣堵波印度記曰昔無憂王建八万四千窣堵波已尚餘五斗舍利故別崇建五窣堵波制奇諸靈異間起以表如來五分法身薄信之徒竊相評議云是昔者難陀王建此藏以儲七寶其後有王不甚淳信聞先疑議肆其貪求興動軍師躬臨發掘地震山傾雲昏日翳窣堵波中大聲雷震士卒僵仆烏馬驚奔自茲已降无敢覬覦或曰衆議雖多未為確論循古所記信得其實

故城東南有屈居勿吒阿濫摩唐言僧伽藍無憂王之所建焉无憂王初信佛法也式遵崇建修殖善種召集千僧凡聖兩衆四事供養什物周給頽毀已久基址尚在伽藍側有大窣堵波名阿摩落伽者印度藥果之名也無憂王構疾亦留知命不濟欲捨珍寶崇樹福田權臣執政誠勿從欲其後因食留阿摩落果玩之半爛握果長息問諸臣曰瞻部洲主今是何人師高才達學僧徒雖衆辯論膚淺外

道曰我論勝自今已後諸僧伽藍不得擊捷稚以集衆也王允其請依先論制僧徒受恥忍詣而退十二年間不擊捷稚時南印度那伽闍刺樹那菩薩唐言龍猛舊譯曰龍樹非也幼傳雅譽長擅高名捨離欲愛出家修學深究妙理位登初地有大弟子提婆者智慧明敏機神警悟白其師曰波吒釐城諸學人等辭屈外道不擊捷稚日月驟移十二年矣敢欲摧邪見山然正法祚龍猛曰波吒釐城外道博學余非其傳吾今行矣提婆曰欲摧腐草誰必傾山敢承指誨默諸異學大師立外道義而我隨文破指詳其優劣然後圖行龍猛乃扶立外義提婆隨破其理七日之後龍猛失宗已而歎曰謀辭易失邪義難扶余其行矣摧彼必矣提婆苦薩夙擅高名波吒釐城外道之間也即相告集馳白王曰大王昔糲聽覽制諸沙門不擊捷稚願垂告命令諸門徒隣境異僧勿使入城恐相黨授輕改先制王允其言嚴加伺候提婆既至不得入城聞其制令便

易衣服疊僧加脰置草束中褰裳疾駆負戴而入既至城中棄草披衣至此伽藍欲求止息知人既京莫有相舍遂宿捷稚臺上於晨朝時便大振擊衆聞伺察乃客遊比丘諸僧伽藍傳聲響應王聞究問莫得其先至此伽藍咸推提婆提婆吳天捷稚者擊以集衆有而不用懸之何為王人報曰先時僧衆論議墮負制之不擊已十二年提婆曰有是乎吾於今日重聲法鼓使報王曰有異沙門欲雪前恥王乃召集學人而定制曰論失本宗煞身以謝於是外道竟陳旗鼓誼談異義各曜辭鋒提婆苦薩既昇論座聽其先說隨義指破曾不決辰摧諸異道國王大臣莫不慶悅建此靈基以旌至德

建擊捷稚室堵波北有故基昔鬼辨婆羅門所居處也初此城中有婆羅門葺宇荒數不交世路祠鬼求福兜率相依高論劇談雅辭響應人或激難垂惟以對舊學高才無出其右士庶翕然仰之猶聖有阿濕縉宴沙言唐

馬菩薩者智周万物道播三乘每謂人曰此婆羅門學不師受藝無稽古屏居幽寂獨擅高名將非神鬼相依妖魅所附何能若是者乎夫辯資鬼授言不對人辭說一聞莫能再述吾今往彼觀其舉措遂即其廬而謂之曰仰欽盛德為日已久幸願褰帷敢申宿志而婆羅門居然簡傲垂惟以對終不面談馬鳴心知鬼魅情甚自負辯畢而退謂諸人曰吾已知矣摧彼必矣尋往白王唯願垂許與彼居士較論劇談王聞駭曰斯何人哉若不證三明具六通何能與彼論乎命駕躬臨詳鑒辯論是時馬鳴論三藏微言述五明大義妙辯縱橫高論清遠而婆羅門既述辯已馬鳴重曰失吾旨矣宜重述之時婆羅門默然杜口馬鳴叱曰何不釋難所事鬼魅宜速授辯疾塞其帷視占其恠婆羅門惶遽而曰止止馬鳴退而言曰此子今晨聲問失墜虛名非久斯之謂也王曰非夫盛德誰鑒左道知人之哲絕後光前國有常典宜旌茂實

城西南隅二百餘里有伽藍餘跡其傍有窣堵波神光時燭靈瑞闇發近遠衆庶莫不祈請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西南行百餘里至鞬羅擇迦藍庭宇四院觀閣三層崇臺累仞重門洞啓頻毗婆羅王末孫之所建也旌旛高才廣延俊德異域學人遠方髡彥同類相趨肩隨衆止僧徒千數並學大乘中門當塗有三精舍上置輪相鈴鐸虛懸下建層基軒檻周列戶牖棟梁瑤垣階陞金銅隱起廁間莊嚴中精舍佛立像高三丈左多羅菩薩像右觀自在菩薩像凡斯三像中各有舍利一外靈光或照竒瑞間起鞬羅擇迦藍西南九十餘里至大山雲石幽蔚靈仙攸舍毒蛇暴龍窟穴其藪猛獸鷙鳥棲伏其林山頂有大盤石上建窣堵波其高十餘尺是佛入定處也昔者如來降神止此坐斯磐石入滅盡定時經宿焉諸天靈供養如來鼓天樂雨天花如

來出定諸天感慕以寶金銀起窣堵波去聖逾邈寶變為石自古迄今人未有至遙望高山乃見異類長蛇猛獸羣從右旋天仙靈肩隨讚禮山東罝有窣堵波在昔如來佇觀摩揭陀國所履之處也山西北三十餘里山阿有伽藍負嶺崇基疎崖時閣僧徒五十餘人並習大乘法教瞿那末底唐言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道焉學窮內外言極空有名高前列德重當時君王殊敬謂之國寶臣庶宗仰咸曰家師隣國學人承風仰德傳之先進誠博達也食邑二城環居封建寺南印度德慧菩薩幼而敏達早擅精微學通三藏理窮四諦聞摩訶婆論極幽微有懷挫銳命一門人裁書謂曰勤問摩訶婆善安樂也宜忘勞獎精習舊學三年之後摧汝嘉聲如是第二第三年中每發使報及將發迹重裁書曰年期已極學業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摩訶婆甚懷惶懼誠諸門人及以邑戶自今之後

不得居止沙門異道遁相宣告勿有犯違時德慧菩薩杖錫而來至摩訶婆邑人守約莫有相舍諸婆羅門更詈之曰斷髮殊服何異人乎宜時速去勿此止也德慧菩薩欲摧異道真宿其邑因以慈心卑辭謝曰余曹世唐言慧菩薩伏外道之處初此山中事驅逐逐出邑外入大林中林中猛獸群行為暴有淨信者恐為獸害乃束縈持仗謂菩薩曰南印度有德慧菩薩者遠傳聲問欲來論議故此邑主懼墮嘉聲重垂嚴制勿止沙門恐為物害故來相授行矣自安勿有他慮德慧曰良告淨信德慧者我是也淨信聞已更深恭敬謂德慧曰誠如所告宜可速行即出深林止息空澤淨信縱火持弓周旋左右夜分已盡謂德慧曰可以行矣恐人知是遂行至王宮謂門者曰今有沙門自遠而至願王垂許與摩訶婆論工聞驚曰此妄人耳即命使臣往摩訶

西域記卷第八 第六張延

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七張延

西域記卷第八 第十八張延

延

婆所宣王言曰有異沙門來求談論  
今已瑩灑論場宣告遠近佇望來儀  
願垂降趾摩訶婆問王使曰豈非南  
印度德慧論師乎曰然摩訶婆問心  
甚不悅事難辭免遂至論場國王大  
臣士庶豪族咸皆集會欲聽高談德  
慧先立宗義泊乎景落摩訶婆辭以  
年衰智惛捷對請歸靜思方酬來難  
每事言歸及旦昇座竟無異論至第  
六日歐血而死其將終也頑命妻曰  
余有高才無忘所取摩訶婆死匿不  
發喪更服鮮綺來至論會衆咸詛譁  
慧故遣婦來優劣明矣德慧苦薩謂  
其妻曰能制汝者我已制之摩訶婆  
妻知難而退王曰何言之密彼便默  
然德慧曰惜哉摩訶婆死矣其妻欲  
來與我論耳王曰何以知之願垂指  
告德慧曰其妻之來也面有死喪之色  
能制汝者謂其夫也王命使往觀果  
如所議王乃謝曰佛法玄妙英賢繼  
軌無為守道含識霑化依先國典褒

德有常德慧曰苟以愚昧體道居貞  
存止足論濟物將弘汲引先摧傲慢  
方便攝化今其時矣唯願大王以摩  
訶婆邑戶子孫千代常充僧伽藍  
人則垂誠來榮流美无窮唯彼淨信  
見匡護者福延于世食用同僧以勸  
清信以褒厚德於是建此伽藍式旌  
勝迹初摩訶婆論敗之後十數淨行  
逃難隣國告諸外道耻辱之事招募  
英俊來重前恥王既珍敬德慧躬往  
請曰今諸外道不自量力結黨連群  
敢聲論鼓唯願大師摧諸異道德慧  
曰宜集論者於是外道學人欣然相  
慰我唐今日勝其必矣時諸外道闡  
揚義理德慧苦薩曰今諸外道逃難  
遠遊如王先制皆是賤人我今如何  
與彼對論德慧有負座堅素聞餘論  
頗閑微旨侍立於側聽諸高談德慧  
拊其座而言曰牀汝可論衆咸驚駭  
異其所命時負座堅便即發難深義  
泉涌清辯響應三復之後外道失宗  
重挫其銳再折其翮自伏論已來立

德慧伽藍西南二十餘里至孤山有  
伽藍戶羅跋陀羅唐言成賢論師論義得  
勝捨邑建焉竦一危峯如窣堵波置  
佛舍利論師三摩呪吒國之王族婆  
羅門之種也少好學有風操遊諸印  
度詢求明哲至此國那爛陀僧伽藍  
遇護法菩薩聞法信悟請服染衣諮詢  
以究竟之致問以解脫之路既窮至  
理亦究微言名擅當時聲高異域南  
印度有外道探躋索隱窮幽洞微聞  
護法高名起我慢深嫉不阻山川擊  
鼓求論曰我南印度之人也承王國  
內有大論師我雖不敏願與詳議王  
曰有之誠如議也乃命使臣請護法  
曰南印度有外道不遠千里來求較  
論唯願降跡赴集論場護法聞已攝  
衣將往門人戒賢者後進之翹楚也  
前進請曰何遽行乎護法曰自慧日  
潛暉傳燈寂照外道蟻聚異學蜂飛  
故我今者將摧彼論戒賢曰恭聞餘  
論敢摧異道護法知其俊也因而允  
焉是時戒賢年甫三十衆輕其少恐  
難獨任護法知衆心之不平乃解之

為伽藍邑戶

曰有貴高明無云齒歲以今觀之破  
彼必矣逮乎集論之日遠近相超少長  
咸萃外道弘闡大猷盡其幽致戒賢  
循理責實深極幽玄外道辟窮蒙恥  
而退王用酬德封此邑城論師辟曰  
染衣之士事資知足清淨自守何以  
邑為王曰法王晦迹智舟淪渭不有  
旌別無勵後學為弘正法願垂哀納  
論師辟不獲已受此邑焉便建伽藍  
戒賢伽藍西南行四五十里渡尼連  
禪河至伽耶城甚險固少居人唯婆  
羅門有千餘家大仙人祚胤也王所  
不臣衆咸宗敬城北三十餘里有清  
泉印度相傳謂之聖水凡有飲濯罪  
垢消除

城西南五六里至伽耶山豁谷杳冥  
峯巖危險印度國俗稱曰靈山自昔  
君王馭宇承統化洽遠人德隆前代  
莫不登封而告成功山頂上有石窣  
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靈  
鑑潛被神光時燭昔如來於此演說  
寶雲等經

伽耶山東南有窣堵波迦葉波本生  
邑也其南有二窣堵波則伽耶迦葉  
波捺地迦葉波事火東渡大河至  
之處伽耶迦葉波事火諸迦葉樹無波字略也事火  
鉢羅笈菩提山唐言前正覺山如來將證  
也如來勤求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  
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  
懷幽寂欲證正覺自東北至登以至  
頂地既震動山又傾搖山神惶懼告  
菩薩曰此山者非成正覺之福地也若  
止於此入金剛定地當震陷山亦傾  
覆菩薩下自西南山半崖中背巖  
面澗有大石室菩薩即之加趺坐焉  
地又震動山復傾搖時淨居天空中  
唱曰此非如來成正覺處自此西南  
十四五里去苦行處不遠有卑鉢羅  
樹下有金剛座去來諸佛咸於此座  
而成正覺願當就彼菩薩方起室中  
龍曰斯室清勝可以證聖唯願慈悲  
勿有遺棄菩薩既知非取證所為遂  
龍意留影而去影在昔日賢愚咸觀  
於今時或有得見諸天  
菩薩登山上下之迹皆樹旌表建窣  
堵波度量雖殊靈應莫異或天花重空  
中或光照幽谷每歲罷安居日異方  
法俗登修供養信宿乃還前正覺山  
西南行十四五里至菩提樹周垣壘  
乾崇峻險固東西長南北狹周五百  
餘步奇樹名花連陰接影細沙異草  
弥漫綠被正門東闢對尼連禪河南  
門接大花池西阨險固北門通大伽  
藍壩垣內地聖迹相隣或窣堵波或  
復精舍並贈部洲諸國君王大臣豪  
族欽承遺教建以記焉

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昔賢劫初  
成興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世界中  
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周百  
餘步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  
曰金剛座焉證聖道所亦曰道場大地  
震動獨无傾搖是故如來將證正覺  
也歷此四隅地皆傾動後至此處安  
靜不傾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  
覆無復得見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  
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粧觀自在  
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者  
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

今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

西漢書  
第十三  
卷第八  
第十三  
卷第八

者信受外道毀嫉佛法壞僧伽藍伐

西漢書  
第十三  
卷第八  
第十三  
卷第八

求願焉天曰凡諸願求有福方果非

西漢書  
第十三  
卷第八  
第十三  
卷第八

惠之

金剛座上菩提樹者即畢鉢羅之樹

菩提樹根至泉水不盡根柢乃縱火

汝所祈非我不能遂娑羅門曰修何福

也昔佛在世高數百尺屢經殘伐猶

焚燒以甘蔗汁沃之欲其焦爛絕滅

可以遂心天曰欲植善種求勝福田

高四五丈佛坐其下成等正覺因而

謂之菩提樹焉莖幹黃白枝葉青翠

菩堤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冬夏不凋光鮮無變每至如來涅槃

遺萌數月後摩揭陀國補刺峯伐摩

王<sub>唐言</sub>無憂王之末孫也聞而歎曰慧

日已隱唯餘佛樹今復摧殘生靈何

觀舉身投地哀感動物以數千牛構

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

集香水香乳以溉以洗於是奏音樂

乳而溉經夜樹生其高丈餘恐後剪

伐周峙石垣高二丈四尺故今菩提

樹隱於石壁出一丈餘

菩提樹東有精舍高可六七十尺下

以歲月無人應占久之有婆羅門來

基面廣二十餘步壘以青乾塗以石

灰層龕皆有金像四壁鏤作奇製或

告衆曰我善圖寫如來妙相衆曰今

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

將造像夫何所湏曰香泥耳宜置精

聚焉令事火婆羅門燒以祠天煙焰

未靜忽生兩樹猛火之中茂葉含翠

成招募工人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

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

莖枝葉分寸斬截次西數十步而積

連珠形或天仙像上置金銅阿摩落

菩堤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

菩堤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

菩堤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滅之後無憂王之初嗣位也信受邪

道毀佛遺迹興發兵徒躬臨剪伐根

菩堤樹者證佛果處也宜時速反往

有一沙門宿心淳質乃感夢見往婆羅門而告曰我是慈氏菩薩恐工人之思不測聖容故我躬來圖寫佛像垂右手者昔如來之將證佛果天魔來燒地神告至其一先出助佛降魔如來告曰汝勿憂怖吾以忍力降彼必矣魔王曰誰為明證如來乃垂手指地言此有證是時第二地神踊出作證故今像手倣昔下垂衆知靈鑒莫不悲感於是乳上未周墳廁衆寶珠瓔寶冠奇珍交飾設賞迦王伐菩提樹已欲毀此像既觀慈顏心不安忍迴駕將返命宰臣曰宜除此佛像置大自在天形宰臣受旨懼而歎曰毀佛像則歷劫招殃違王命乃喪身滅族進退若此何所宜行乃召信心以為役使遂於像前橫壘軒壁心慙冥闇又置明燈軒壁之前晝自在天功成報命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宰臣馳返毀除障壁時經多日燈猶不滅像今尚在神工不虧既處奧室燈炷相繼欲觀慈顏莫由審察必於晨朝持大

明鏡引光內照乃觀靈相夫有見者自增悲感如來以印度吠舍佢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則吠舍佢月後半十五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十五日也是時如來年三十矣或曰年三十五矣

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于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

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花隨迹十有八丈後人於此壘軒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

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

菩提樹西不遠大精舍中有鑄石佛像飾以奇珍東面而立前有青石奇文異采是昔如來初成正覺梵王起七寶堂帝釋建七寶座佛於其上七日思惟放異光明照菩提樹去聖慾遠寶變為石

菩提樹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之所建也菩薩既濯尼連河將趣菩提樹竊自思念何以為座尋自發明當湏淨草天帝釋化其身為刈草人荷而逐路菩薩謂曰所荷之草頗能惠耶化人聞命恭以草奉菩薩受已執而前進

受草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是菩薩將證佛果青雀羣鹿呈祥之處印度休微斯為嘉應故淨居天隨順世間群從飛繞効靈顯聖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窣堵波是魔王燒菩薩處也菩薩將證佛果魔王勸受輪王策說不行殺憂而返魔王之女請往誘焉菩薩威神襄變治容扶羸杖相携而退

菩提樹西北精舍中有迦葉波佛像既稱靈聖時燭光明聞諸先記曰若人至誠旋繞七周在所生處得宿命智迦葉波佛精舍西北二軒室各有地神之像昔者如來將成正覺一報魔至一為佛證後人念功圖形旌德菩提樹垣西不遠有窣堵波謂鬱金

香高四十餘尺濬炬吒國商主之所建也昔濬炬吒國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輕蔑佛法不信因果其後將諸商侶賀遷有無泛舟南海遭風失路波濤飄浪時經三歲資糧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謀夕勦力同志念所事天心慮已勞冥刃不濟俄見大山崇崖峻嶺兩日聯暉重明暉朗時諸商侶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過此大山宜於中止得安樂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魚耳崇崖峻嶺驕驕也兩日聯暉眼光也言聲未靜舟帆飄湊於是商主告諸侶曰我聞觀自在菩薩於諸危厄能施安樂宜各至誠稱其名字遂即同聲歸命稱念崇山既隱兩日亦沒俄見沙門威儀庠序杖錫凌虛而來拯溺不踰時而至卒國矣因即信心貞固求福不回建窣堵波式修供養以鬱金香泥聖迹觀菩提樹未暇言歸已淹晦朔遼遠昔所建立窣堵波者我曹在此商侶同遊更相謂曰山川悠閒鄉國

誰其灑掃言訖旋繞至此忽見窣堵  
波駛其由致即前瞻察乃本國所建  
窣堵波也故今印度因以舍金為名  
菩提樹垣東南隅尼拘律樹側窣堵  
波傍有精舍中作佛坐像昔如來初  
證佛果大梵天王於此勸請轉妙法  
輪菩提樹垣內四隅皆有大窣堵波  
在昔如來受吉祥草已趣菩提樹先  
歷四隅大地震動至金剛座方得安  
靜樹垣之內聖迹鱗次羌難遍舉菩  
提樹垣外西南窣堵波奉乳糜二牧  
女故宅其側窣堵波牧女於此煮糜  
次此窣堵波如來受糜屢也

三藏記卷第八 第三張 漢  
舍中作佛像昔如來初成正覺於此  
宴坐七日入定時此龍王警衛如來  
即以其身繞佛七匝化出多頭俯垂  
為蓋故池東岸有其室焉  
目支隣陁龍池東林中精舍有佛羸  
瘦之像其側有經行之所長七十餘  
步南北各有單鉢羅樹故今土俗諸  
有嬰疾香油塗像多蒙除老是菩薩  
修苦行處如來為伏外道又受魔請  
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  
憔悴脣體羸瘠經行往來攀樹後起  
菩薩苦行卑鉢羅樹側有窣堵波是  
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初太子既修苦  
行憍陳如等亦即勤求憍陳如等住  
處東南有窣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  
河沐浴之處河側不遠菩薩於此受  
食乳糜其側窣堵波二長者獻麪  
處佛在樹下結跏趺坐寂然宴默受  
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時三商  
主行次林外而彼林神告商主曰釋  
種太子今在此中初證佛果心凝寂

定四十九日未有所食隨有奉上獲大善利時二商主各持行資迦密奉上世尊納受

長者獻鉢側有窣堵波四天奉鉢蒙商主既獻鉢密世尊思以何器受之上世尊默然而不納受以為出家不宜此器四天王捨金鉢奉銀鉢乃至頗胚琉璃馬腦車渠真珠等鉢世尊如是皆不為受四天王各還宮奉持此故而懶受之次第重壘按為一鉢故其外則有四隆焉

四天王獻鉢側不遠有窣堵波如來為母說法處也如來既成正覺稱天人師其母摩耶自天宮降於此處世尊隨機示教利喜其側涸池岸有窣堵波在昔如來見諸神變化有緣處現神變側有窣堵波如來度優樓頻螺迦葉波三兄弟及千門人處如來方垂善道隨應降伏時優樓頻螺迦葉波五百門人請受佛教迦葉波曰吾亦與你俱返迷途於是相從來至

佛所如來告曰棄鹿皮衣捨祭火具

西城記卷第八 第三張

時諸梵志恭承聖教以其服用投尼連河捺地迦葉波見諸祭器隨流漂

泛與其門人僕兄動靜既見改轍亦隨染衣伽耶迦葉波二百門人聞其兄之捨法也亦至佛所願修梵行度

迦葉波兄弟西北窣堵波是如來伏迦葉波所事火龍處如來將化其人

克伏所宗乃止梵志火龍之室夜分已後龍吐煙焰佛既入定亦起火光

其室洞然猛焰炎熾諸梵志師恐火害佛莫不奔赴悲號愍惜優模頻螺

迦葉波謂其徒曰以今觀之未必火也當是沙門伏火龍耳如來乃以火龍盛置鉢中清旦持示外道門人其

側窣堵波五百獨覺同入涅槃處也

目支隣陀龍池南窣堵波迦葉波救如來溺水處也迦葉兄弟時推神通

遠近仰德梨庶歸心世尊方導迷徒大權攝化興布密雲降澍暴雨周佛

所居令獨無水迦葉是時見此雲雨

謂門人曰沙門住處將不漂溺泛舟

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

水分沙現迦葉見已心伏而退

菩提樹垣東門外二三里有盲龍室

此龍者殃累宿積報受生盲如来自前正覺山欲趣菩提樹途次室側龍

眼忽明乃見菩薩將趣佛樹謂菩薩曰仁今不久當成正覺我眼盲冥于茲已久有佛興世我眼輒明賢劫之中過去三佛出興世時已得明視仁

今至此我眼忽開以故知之當成佛矣

菩提樹垣東門側有窣堵波魔王怖菩薩之處初魔王知菩薩將成正覺也誘亂不遂憂惶無賴集諸神衆齊整魔軍治兵振旅將脅菩薩於是風雨飄注雷電晦冥縱火飛煙揚沙激石備矛楯之具極弦矢之用菩薩於是入大慈定凡厥兵杖變為蓮華魔軍怖駭奔馳退散其側不遠有二窣堵波帝釋梵王之所建也

菩提樹北門外摩訶菩提僧伽藍其先僧伽羅國王之所建也庭宇六院觀閣三層周堵垣牆高三丈極工

人之妙窮丹青之飾至於佛像鑄以金銀凡厥莊嚴廁以珍寶諸窣堵波

高廣妙飾中有如來舍利其骨舍利大如手拍節光潤鮮白皎徹中外其肉舍利如大真珠色帶紅縹每歲至如來大神變月滿之日出示衆

正月十五日也當此

即印度十

徒減千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律儀

清肅戒行貞明昔者南海僧伽羅國

其王淳信佛法發自天然有族弟出

家想佛聖迹遠遊印度寓諸伽藍咸

輕邊鄙於是返迹本國王躬遠迎沙

門悲歎似若不能言王曰將何所負若

此般憂沙門曰憑恃國威遊方問道羈

旅異域載罹寒暑動遭凌辱語見識

謂負斯憂恥詎得歡心曰若是者何謂

也曰誠願大士福田為意於諸印度

建立伽藍既旌聖迹又擅高名福資

先王恩及後嗣曰斯事甚美聞之何

晚於是以國中寶獻印度王王既納

貢義存懷遠謂使臣曰我今將何持

報來命使臣曰僧伽羅王稽首印度

大吉祥王威德遠振惠澤遐被下土

沙門欽風慕化敢遊上國展敬聖迹

寓諸伽藍莫之見館艱辛已極蒙恥

而歸竊圖遠謀貽範來葉於諸印度建此伽藍使客遊乞士息肩有所兩國交歡行人無替王曰如來潛化遺風斯在聖迹之所任取一焉使者奉辭報命羣臣拜賀遂乃集諸沙門評議建立沙門曰菩提樹者去來諸佛咸此證聖考之異議無出此謀於是捨國珍寶建此伽藍以其國僧而修供養乃刻銅為記曰夫周給无私諸佛至教慧濟有緣先聖明訓今我小子丕承王業式建伽藍用旌聖迹福資祖孝惠被梨元唯我國僧而得自在及有國人亦同僧例傳之後嗣永無窮故此伽藍多執師子國僧也菩提樹南十餘里聖迹相隣難以備舉每歲比丘解安居四方法俗百千眾七日七夜持香花鼓音樂遍遊林中礼拜供養印度僧徒依佛聖教皆以室羅伐擎月前半一日入兩安居當此五月十六日以額濕縛度閻月後半十五日解兩安居當此八月十五日印度月名依星而建古今不易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勑照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八

分時計月致斯乖異故以四月十六日入安居七月十五日解安居也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一國

西域記卷第九 第三張 經

覆

馳外境

西

域記卷第九 第三張 經

覆

驛

三歲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招持寺沙門辯機撰

疑

摩伽陀國下

菩提樹東渡尼連禪那河大林中有  
窣堵波其北有池香鳥侍母處也如  
來在昔修菩薩行為香鳥子居北山  
中遊此池側其母盲也採藕根汲清  
水恭行孝養與時推移屬有一人遊  
林迷路彷徨往來悲號慟哭鳥子聞  
而愍焉導之以示歸路是人既還遂  
白王曰我知香鳥遊舍林藪此奇貨  
也可往捕之王納其言興兵往狩是  
人前導指鳥示王即時兩辟墮落若  
有斬截者其王雖驚此異仍縛鳥子  
以歸鳥子既已維繫多時而不食水  
草典廄者以聞王遂親問之鳥子曰  
我母盲冥累日飢餓今見幽厄詐能  
甘食王愍其情也故遂放之其側窣  
堵波前建石柱是昔迦葉波佛於此  
宴坐其側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  
迹之所

子步自王宮至彼法林宴坐入定心  
掃衢路百千萬衆佇望來儀齋頭藍  
柱是外道入定發惡願處昔有外道  
齋頭藍子者志逸煙霞身遺草澤於  
此法林栖神匿迹既具五神通得第  
一有定摩揭陀王特深宗敬每至中  
時請就宮食齋頭藍子凌虛履空往  
來無替摩揭陀王候時瞻望亦既至  
已捧接置座王將出遊欲委留事簡  
擢中宮無堪承命有少息女淑慎令  
儀既親且賢無出其右摩揭陀王召  
而命曰吾方遠遊將有所委亦宜悉  
心慎終其事彼齋頭藍仙宿所宗敬  
時至來飯如我所奉勑誠既已便即  
巡覽少女承旨瞻候如儀大仙至已  
捧而置座齋頭藍子既觸女人起欲  
界染退失神通飯訖言歸不得虛遊  
中心愧恥詭謂女曰吾比修道業入  
定怡神凌虛往來略無暇景國人願  
覩聞之久矣然先達垂訓利物為務  
豈守獨善忘其兼濟今欲從門而出  
履地而往使夫覩見之徒咸蒙福利  
王女聞已宣告遠近是時人以馳競灑  
布勿有失墜娘母所獻金縷袈裟慈

莫訶河東入大林野行百餘里至屈  
山屈居勿反吒播陀山唐言難足亦謂寢盧播陀  
谿澗高林羅谷岝崿嶺嶂繁草被嚴  
峻起三峯傍挺絕崿氣將天接形與  
雲同其後尊者大迦葉波居中寂滅  
不敢指言故云尊足摩訶迦葉波者  
聲聞弟子也得六神通具八解脫如  
來化緣斯畢垂將涅槃告迦葉波曰  
我於曠劫勤修苦行為諸衆生求無  
上法昔所願期今已果滿我今將欲  
入涅槃以諸法藏囑累於汝住持宣  
法勿有失墜娘母所獻金縷袈裟慈



小孤山山壁石室廣袤可坐千餘人矣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石室上有大磐石帝釋梵王摩牛頭旃檀塗餚佛身石上餘香于今郁烈

石室西南隅有巖岫印度謂之阿素

洛舊曰阿修羅又曰阿湧倫又曰阿修羅皆訛也宮也往往有好事者

深閑呪術頑儻命侶十有四人約契同志入此巖岫行三四十里廓然大明乃見城邑臺觀皆是金銀琉璃是人至已有諸少女佇立門側歡喜迎接甚加禮遇於是漸進至內城門有

二婢使各捧金盤盛滿花香而來迎僕謂諸人曰宜就池浴塗冠香花已而後入斯為美矣唯彼術士宜時速進餘十三人遂即沐浴既入池已悅若有忌乃坐稻田中去此之北平川中已三四十里矣

石室側有棧道廣十餘步長四五里

昔頻毗婆羅王將往佛所乃斬石通谷疏崖填川或壘石或鑿巖作為階級以至佛所從此大山中東行六十餘里至祚奢揭羅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上茅宮城摩揭陀國之正中古先君

王之所都多出勝上吉祥香茅以故謂之上茅城也崇山四周以為外郭西通峽徑北闢山門東西長南北狹周一百五十餘里內城餘趾周三十餘里羈尼迦樹遍諸蹊徑花舍殊馥

色爛黃金暮春之月林皆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窣堵波是提婆達多

與未生怨王共為親友乃放護財醉鴉欲害如來如來指端出五師子醉焉於此馴伏而前伏

醉焉東北有窣堵波是舍利子聞阿濕婆憐比丘唐言說法證果之處初舍利子在家也高才雅量見重當時門生學徒傳以受業此時將入王舍大城馬勝比丘亦方乞食時舍利子遙見馬勝謂門生曰彼來者甚庠序不證聖果豈斯調寐宜少佇待觀其進趣馬勝比丘已證羅漢心得自在容止和雅振錫來儀舍利子曰長老善安樂耶師何人證何法若此之恍豫乎馬勝謂曰余不知耶淨飯王太子捨轉輪王位悲愍六趣苦行六年證三

有非空難用鉉緒唯佛與佛乃能究述豈伊愚昧所能詳議因為頌說稱讚佛法舍利子聞已便獲果證舍利子證果北不遠有大深塹傍建窣堵波是室利翹多唐言以火燒毒飯欲害佛虔勝密者宗信外道深著邪見諸梵志曰喬答摩國人尊敬遂令我徒無所恃賴汝今可請至家飯會門穿大塹滿中縱火燒以朽木覆以燥土凡諸飲食皆雜毒藥若免火塹當遭毒食勝密承命便設毒會城中之人皆知勝密於世尊所起惡害心咸皆勸請願佛勿往世尊告曰無得懷憂如來之身物莫能害於是受請而往足履門闈火塹成池清瀾澄鑒蓮花弥漫勝密見已憂惶無措謂其徒曰以術免火尚有毒食世尊飯食已訖為說妙法勝密聞已謝各歸依

勝密火塹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於此為佛建說法堂周其墉垣種植花果餘趾蘚株尚有遺迹如來在世多於中止其傍復有縛迦故宅餘基舊井墟坎猶存

宮城東北行十四五里至婼粟陀羅  
非吒山唐言鷲峯亦謂鷲峯  
舊曰耆闍崛山說也接北山之陽  
孤標特起既接就鳥鳥又類高臺空翠  
相映濃淡分色如來御世垂五十年  
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毗婆羅王為  
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峯岑跨  
谷凌巖編石為階廣十餘步長五六  
里中路有二小窣堵波一謂下乘即  
王至此徒行以進一謂退凡即簡凡  
人不令同往其山頂則東西長南北  
狹臨崖西墻有輒精舍高廣奇製東  
闢其戶如來在昔多居說法今作說  
法之像量等如來之身

精舍東有長石如來經行所履也傍  
有大石高丈四五尺周三十餘步是  
提婆達多遙擲擊佛處也其南崖下  
精舍南山崖側有大石室如來在昔  
於此入定

佛石室西北石室前有大磐石阿難  
為魔怖處也尊者阿難於此入定魔  
王化作鷲鳥於黑月夜分據其大石  
奮翼驚鳴以怖尊者尊者是時驚懼

無措如來鑒見伸手安慰通過石壁  
摩阿難頂以大慈言而告之曰魔所  
變化宜無怖懼阿難蒙慰身心安樂  
石上鳥迹崖中通穴歲月雖久于今  
尚存

精舍側有數石室舍利子等諸大羅漢  
於此入定舍利子石室前有一大井  
枯涸無水墟坎猶存

精舍東北石澗中有大磐石是如來  
曬袈裟之處衣文明徹皎如彫刻其  
傍石上有佛腳迹輪文雖暗規模可  
察北山頂有窣堵波是如來望摩揭  
陀城於此七日說法

山城北門西有毗布羅山聞之土俗  
曰山西南崖陰昔有五百溫泉今者  
數十而已然猶有冷有熱未盡溫也  
其泉源發雪山之南無熱惱池潛流  
至此水甚清美味同本池流經五百  
枝小熱地獄火熱上炎致斯溫熱泉  
流之口並皆厥石或作師子白鳥之  
首或作石首懸流之道下乃編石為  
池諸方異域咸來此浴浴者宿疾多  
著溫泉左右諸窣堵波及精舍基址

鱗次並是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  
之所此處既山水相帶仁智攸居隱  
淪之士蓋亦多矣

溫泉西有界鉢羅石室世尊在昔恒  
居其中後壁洞穴是阿素洛宮也習

定比丘多居此室時出怪異龍蛇師  
子之形見之者心發狂亂然斯勝地  
靈聖所止蹣跚欽風忘其灾禍近有  
比丘戒行貞潔心樂幽寂欲於此室  
匿迹習定或有諫曰勿往彼也彼多  
災異為害不少既難取定亦恐喪身  
宜鑒前事勿貽後悔比丘曰不然我  
方志求佛果摧伏天魔若此之害夫  
何足言便即振錫而往室焉於是設  
壇場誦禁呪旬日之後穴出少女謂  
比丘曰尊者染衣守戒為舍識歸依  
修慧習定作生靈善導而今居此驚  
懼我曹如來之教豈若是耶比丘曰  
我守淨戒遵聖教也匿迹山谷遠謹雜  
也忽此見譏其咎安在對曰尊者誦  
呪聲發火從外入燒我居室苦我枝  
屬唯願悲愍勿復誦呪比丘曰誦呪  
自護非欲害物往者行人居此習定

期於聖果以濟幽塗覩恠驚懼喪棄身命沒之幸也其何辭乎對曰罪障既重智慧斯淺自今已來屏居守分亦願尊者勿誦神呪比丘於是修定如初安靜無言

毗布羅山上有窣堵波昔者如來說法之處今有露形外道多依此住修習苦行夙夜匪懈自旦至昏旋轉觀察山城北門左南崖陰東行二三里至大石室昔提婆達多於此入定石室東不遠磐石上有斑采狀血染修建窣堵波是習定比丘自苦證果之處昔有比丘勤勵心身屏居修定歲月逾遠不證聖果退而自咎復歎曰無學之果終不時證有累之身徒生何益便就此石自刺其頸是時即證阿羅漢果上昇虛空示現神變化火焚身而入寂滅美其難操建以記功

比丘證果東石崖上有石窣堵波習定比丘投崖證果之處昔在佛世有一比丘寢坐山林修證果定精勤已久不得果證晝夜繼念無忘靜定如來知其根機將發也遂往彼而成之自竹林園至山崖下彈指而召佇立以待此比丘迺覩聖衆身意勇悅投崖而下猶其淨心敬信佛語未至于地已獲果證世尊告曰宜知是時即昇虛空示現神變用彰淨信故斯封記山城北門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有精舍石基軒室東開其戶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今作如來之身初此城中有大長者迦蘭陀時稱豪貴以大竹園施諸外道及見如來聞法淨信追昔竹園居彼異衆今天人師無以館舍時諸神鬼感其誠心序逐外道而告之曰長者迦蘭陀當以竹園起佛精舍汝宜速去得免危厄外道憤恚舍怒而去長者於此建立精舍功成事畢躬往請佛如來是時遂受其施

迦蘭陀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咄路王阿闍世王也之所建也如來涅槃之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怨王得以持歸式遵崇建而修供養無憂王之發信心也開取舍利建窣堵波尚有遺餘時燭光景未生怨王窣堵波有尊者阿難半身舍利昔尊者將滅也去摩揭陀國趣火舍釐城兩國交爭欲興兵甲尊者傷愍遂分其身摩揭陀王奉歸供養即斯勝地式修崇建其傍則有如來經行之處次此不遠有窣堵波是舍利子及沒特伽羅子等安居之所竹林園西南行五六里南山之陰大竹林中有大石室是尊者摩訶迦葉在此與九百九十大阿羅漢如來涅槃後結集三藏前有故基未生怨王為集法藏諸大羅漢建此堂宇初大迦葉宴坐山林忽燭光明又覩地震日是何祥變若此之異以天眼觀見佛世尊於雙樹林間入般涅槃尋命徒屬趣拘尸城路逢梵志手執天花迦葉問曰汝從何來知我大師今在何處梵志對曰我適從彼拘尸城來見汝大師已入涅槃天人大眾咸興供養我所持花自彼得也迦葉聞已謂其徒曰慧日淪照世界間冥善導遐棄衆生顛墜懈怠比丘更相賀

西城記卷第九 第六級

西城記卷第九 第六級

西城記卷第九 第六級

九

曰如來麻滅我曹安樂若有所犯誰能制迦葉聞已深更感傷思集法藏據教治犯遂至雙樹觀化礼訪既而法王去世人天無導諸大羅漢亦取滅度時大迦葉作是思惟承順佛教宜集法藏於是登蘇迷盧山擊大捷雜唱如是言今王舍城將有法事諸證果人宜時速集捷雜聲中傳迦葉教遍至三千大千世界得神通者聞皆集會是時迦葉告諸衆曰如來寂滅世界空虛當集法藏用報佛恩今將集法務從簡靜豈恃羣居不成勝業其有具三明得六通聞持不謀辯才無礙如斯上人可應結集自餘果學各歸其居於是得九百九十人除阿難在學地大迦葉曰謂汝未盡漏宜出聖衆曰隨侍如來多歷年所每有法議曾未棄遺今將集而見擯序法王麻滅失所依怙迦葉告曰勿懷憂惄汝親侍佛誠復多聞然愛惑未盡習結未斷阿難辟屈而出至空寂處欲取無學勤求不證既已疲怠便欲假寐未及伏枕遂證羅

漢往結集所叩門白至迦葉問曰汝結盡耶宜運神通非門而入阿難承命從鑰隙入札僧已畢退而復坐是時安居初十五日也

於是迦葉揚言曰念哉諦聽阿難聞持如來稱讚集素呪繩舊曰倍多藏優波釐持律明究衆所知識集毗奈耶舊曰毗那歲我迦葉波集阿毗達磨歲兩三月盡集三歲訖以大迦葉僧中上座因而謂之上座部焉

大迦葉波結集西北有窣堵波是阿難受僧訶責不預結集至此宴坐證羅漢果證果之後方乃預焉

阿難證果西行二十餘里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大衆部結集之處諸學無學數百千人不預大迦葉結集之衆而來至此更相謂曰如來在世同一師學法王麻滅簡異我曹欲報佛恩當集法藏於是凡聖咸會賢智畢萃復集素呪繩歲毗奈耶歲阿毗達磨歲集歲禁呪繩歲別為五歲而此結集凡聖同會因而謂之大衆部竹林精舍北行二百餘步至迦蘭陀池如來在昔多此說法水既清澄具八功德佛涅槃後枯涸無餘迦蘭陀池西北行二三里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高六十餘尺傍有石柱刻記立窣堵波事高五十餘尺上作鳥形

石柱東北不遠至曷羅闍始利四城唐言王舍外郭已壞無復遺堵內城雖毀基址猶峻周二十餘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婆羅王都在上宮城也編戶之家頻遭火害一家縱逸四隣罹灾防火不暇資產廢棄衆庶嗟怨不安其居王曰我以不德下民罹患修何德可以禳之羣臣曰大王德化豈穆政教明察今茲細民不謹致此火灾宜制嚴科以清後犯若有火起窮究先發罰其首惡遷之寒林寒林者棄屍之所俗謂不祥之地人絕遊往之迹今遷於彼同夫棄屍既恥居當自謹護王曰善宜遍宣告居頃之王宮中先自失火謂諸臣曰我其遷矣乃命太子監攝留事欲清國憲故遷居焉時吠舍釐王聞頻毗婆

羅王野處寒林整集戎旅欲襲不虞  
邊僕以聞乃建城邑以王先舍於此  
故稱王舍城也官屬士庶咸徙家焉  
或去至未生怨王乃築此城未生怨  
太子既嗣王位因遂都之逮無憂王  
遷都波吒釐城以王舍城施婆羅門  
故今城中無復凡民唯婆羅門減千  
家耳

宮城西南隅有二小伽藍諸國客僧  
往來此止是佛昔日說法之所次此  
西北有窣堵波珠底色迦唐言星眉舊  
曰樹提加藍也

長者本生故里

城南門外道左有窣堵波如來於此  
說法及度羅怙羅從此北行三十餘  
里至那爛陀唐言施無歌僧伽藍聞之耆舊  
曰此伽藍南菴沒羅林中有池其龍  
名那爛陀傍建伽藍因取為稱從其  
實議是如來在昔修菩薩行為大國  
王建都此地悲愍衆生好樂周給時  
美其德号施無厭由是伽藍因以為  
稱其地本菴沒羅國五百商人以十  
億金錢買以施佛佛於此處三月說  
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佛涅槃後未

鑒明敏戒賢乃至德幽邃若此上人衆所知識德隆先達學貫舊章述作論釋各十數部並咸流通見珍當世伽藍四周聖迹百數舉其二三可略言矣

伽藍西不遠有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南百餘步小窣堵波遠方比丘見佛處昔有比丘自遠方來至此遇見如來聖衆內發敬心五體投地便即發願求輪王位如來見已告諸衆曰彼比丘者甚可愍惜福德深遠信心堅固若求佛果不久當證今其發願求轉輪王於當來世必受此報身體投地下至金輪其中所有微塵之數一一塵是一輪王報也既耽世樂聖果斯遠其南則有觀自在菩薩立像或見執香爐往佛精舍周旋右繞

觀自在菩薩像南窣堵波中有如來三月之間剃剪髮爪有嬰疾病旋繞多愈其西垣外池側窣堵波是外道執雀於此問佛死生之事次東南垣內五十餘步有奇樹高八九尺其幹兩

披在昔如來嚼楊枝棄地因植根柢

歲月雖久初無增減次東大精舍高二百餘尺如來在昔於此四月說諸

妙法次北百餘步精舍中有觀自在菩薩像淨信之徒興供養者所見不

同莫定其所或立門側或出簷前諸國法俗咸來供養

觀自在菩薩精舍北有大精舍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之所建也莊嚴度量及中佛像同菩提樹下大精舍其東北窣堵波在昔如來於此七日演說妙法西北則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鑄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立功雖未畢然其圖量十丈而後成之次東二百餘步垣外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乃得趺覆昔滿胄王之所作也

滿胄王銅佛像北二三里輓精舍中有多羅菩薩像其量既高其體甚察每歲元日咸興供養隣境國王大臣豪族賈妙香花持寶幡蓋金石遞奏絲竹相和七日之中建斯法會其垣南門內有大井昔在佛世有大

商侶熱渴逼迫來至佛所世尊在其地以可得水商主乃以車軸築地地既為陷水遂泉涌飲已聞法皆悟聖果

伽藍西南行八九里至拘理迦邑中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

沒特伽羅子本生故里傍有窣堵波尊者於此入無餘涅槃其中則有遺

身舍利尊者大婆羅門種與舍利子少為親友舍利子以才明見貴尊者

以精鑒延譽才智相比動止必俱結

要終始契同去就相與眾俗共求捨

家遂師珊瑚闍耶焉舍利子遇馬勝阿

羅漢聞法悟聖還為尊者重述聞而

悟法遂證初果與其徒二百五十人俱到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彼來

者我弟子中神足第一既至佛所請

入法中世尊告曰善來比丘淨修梵行得離苦際聞是語時鬚髮落俗裳變戒品淨威儀調順經七日結漏盡證羅漢果得神通力

沒特伽羅子故里東行三四里有窣堵波頻毗婆羅王迎見佛處如來初

證佛果知摩揭陀國人心渴仰受頻

毗婆羅王請於晨朝時著衣持鉢與千比丘左右圍繞皆是耆舊螺髻梵志慕法染衣前後羽從入王舍城時帝釋天王變為摩那婆首冠螺髻左手執金瓶右手持寶杖足蹈空虛離地四指在大眾中前導佛路時摩揭陀國頻毗婆羅王與其國內諸婆羅門長者居士百千万衆前後導從出王舍城奉迎聖衆頻毗婆羅王迎佛東南行二十餘里至迦羅辟拏邑中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是尊者舍利子本生故里并今尚在傍有識深鑒精微凡諸典籍莫不究習其妻感夢具告夫曰吾昨宵寐夢感異人身被鎧甲手執金剛摧破諸山退立一山之下夫曰夢甚善汝當生男達學貫世摧諸論師破其宗致唯不如一人為作弟子果而有娠母忽聰明高論劇談言無屈帶尊者年始八歲名檀四方其性淳質其心慈悲朽壞結縛成就智慧與沒特伽羅子

少而相友深厭塵俗未有所歸於是與沒特伽羅子於珊瑚耶外道而修習焉乃相謂曰斯非究竟之理未能窮苦際也各求明導先嘗甘露必同其味時大阿羅漢馬勝執持應器入城乞食舍利子見其威儀閑雅即而問曰汝師是誰曰釋種太子厭世出家成等正覺是我師也舍利子曰所說何法可得聞乎曰我初受教未達深義舍利子曰願說所聞馬勝乃隨宜演說舍利子聞已即證初果遂與其徒二百五十人往詣佛所世尊遙見指告衆曰我弟子中智慧第一至已頂礼願從佛法世尊告曰善來比丘聞是語時戒品具足過半月後聞佛為長爪梵志說法聞餘論而感悟遂證羅漢之果其後阿難承佛告寂滅期展轉相語各懷悲感舍利子深增憇仰不忍見佛入般涅槃遂請世尊先入寂滅世尊告曰且知是時告謝門人至本生里侍者沙弥遍告城邑未生怨王及其國人莫不風馳皆悉雲會舍利子廣為說法聞已而

去於後夜分正意繫心入滅盡定從定起已而寂滅焉

迦羅辟拏邑東南四五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門人入涅槃處或

曰迦葉波佛在世時有三拘詔拘詔者大阿羅漢同於此地無餘寂滅

舍利子門人窣堵波東行三十餘里

至因陀羅勢羅寔訶山

唐言帝

其山

巖谷杳冥花林蓊鬱嶺有兩峯岌然特起西峯南巖間有大石室廣而不高昔如來嘗於中止時時天帝釋以四十二疑事畫石請問佛為演釋其迹猶在今作此像擬昔聖儀入中禮敬者莫不肅然驚懼山巖上有過

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東峯上有伽藍聞諸土俗曰其中僧衆或於夜分望見西峯石室佛像前每有燈炬常為照燭

因陀羅勢羅寔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豆許贈婆<sub>唐言</sub>昔此伽藍習既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經行忽見羣鷹飛翔戲

云漢記卷第九第十八段疑

卷

云漢記卷第九第十八段疑

四〇

言曰今日衆僧中食不充摩訶薩埵  
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鷹退飛當其  
僧前投身自殞比立見已具白衆僧  
聞者悲感咸相謂曰如來設法導誘  
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正  
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鷹垂誠  
誠為明導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  
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死鷹瘞其  
下焉

因陀羅勢羅寢訶山東北行百五六十里至迦布德迦  
唐言伽藍僧徒二百餘人學說一切有部伽藍東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佛於此為諸大衆一宿說法時有羅者於此林中網捕羽族一日不獲遂作是言我惟薄福恒為弊事來至佛所揚言唱曰今日如來於此說法令我網捕都無所得妻孥飢餓其計安出如來告曰汝應蕩火當與汝食如來是時化作大鷁投火而死羅者持歸妻孥共食其後重往佛所如來方便攝化羅者聞法悔過自新捨家修學便證聖果因名所建為鵠伽藍

云漢記卷第九第十八段疑

卷

云漢記卷第九第十八段疑

四〇

迦布德迦伽藍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樹林鬱茂名花清流被崖緣壑上多精舍靈廟頗極剗刷之工正中精舍有觀自在菩薩像莊嚴雖小威神感肅手執蓮花頂戴佛像常有數人斷食要心求見菩薩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見觀自在菩薩妙相莊嚴威光赫奕從像中出慰喻其人昔南海僧伽羅國王清旦以

鏡照面不見其身乃覩瞻部洲摩揭陀國多羅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薩像王深感慶圖以營求既至此山寔唯肖似因建精舍興諸供養自後諸王尚想遺風遂於其側建立精舍靈廟香花伎樂供養不絕孤山觀自在菩薩像東南行四十餘里至一伽藍僧徒五十餘人並學小乘法教伽藍前

聖記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勑熙造

從此東入山林中行百餘里至落般膩羅聚落伽藍前有大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佛昔於此三月說法此北二三里有大池周三十餘里四色蓮花四時開發從此東入大山林中行二百餘里至伊爛拏鉢伐多國中印度境

大唐西域記卷第九

四〇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疑

正城記卷第十 第三張 疑

正城記卷第十 第三張 疑

窣堵波如來於此三月說法其傍則

有過去三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

三佛經行西不遠有窣堵波是室縷

多頻設底拘貶

唐言聞二百億舊

苾芻生

處昔此城有長者豪貴巨富晚有繼

嗣時有報者輒賜金錢二百億因名

其子聞二百億泊乎成立未曾履地

故其足距毛長尺餘光潤細軟色若

黃金珍愛此兒備諸玩好自其居家

以至雪山亭傳連隅僮僕交路凡湏

妙藥遞相告語轉而以授曾不踰時其

豪富如此世尊知其善根將發也命

沒持伽羅子而往化焉既至門下莫

由自通長者家祠日天每晨朝時東

向以拜是時尊者以神通力從日輪

中降立於前長者子疑日天也因施

香飯而歸其飯香氣遍王舍城時頻

毗婆羅王駭其異馥命使歷問乃竹

林精舍沒持伽羅子自長者家持來

因知長者子有此奇異乃使召焉長

者承命思何安步泛舟鼓棹有風波

之危乘車馭馬懼躊躇之患於是自

其居家至王舍城鑿渠通漕流滿芥

子御舟安止長緼以引至王舍城先  
札世尊世尊告曰頻毗婆羅王命使  
召汝無過欲見足下毛耳王欲觀者  
宜結跏坐伸腳向王國法當死長者  
子受誨而往引入廷謁王欲視毛乃  
跏趺坐王善其有禮特深珍愛亦既  
得歸還至佛所如來是時說法誨渝  
聞而感悟遂即出家於是精勤修習  
思求果證經行不捨足遂流血世尊  
告曰汝善男子在家之時知鼓琴耶  
曰知若然者以此為喻絃急則聲不  
合韻絃緩則調不和雅非急非緩其  
聲乃和夫修行者亦然急則身疲心  
怠緩則情舒志逸承佛指教奉以周  
旋如是不久便獲果證

國西界疏伽河南至小孤山重巒聳  
峯昔佛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  
叉山東南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跡入  
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其  
上則建窣堵波焉次南石上則有佛  
置招稚迦即染迦也舊曰跡深寸餘作  
八出花文佛坐跡東南不遠有薄句  
羅藥叉脚跡長尺五六寸廣十八寸

深減二寸藥叉跡後有石佛坐像高六七尺次西不遠有佛經行之處其山頂上有藥叉故室次北有佛足跡長尺有八寸廣餘六寸深可半寸其跡上有窣堵波如來昔日降伏藥叉令不煞人食肉敬受佛戒後得生天

此西有溫泉六七所其水極熱國南界大山林中多諸野鳥其形偉大從此順宛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

瞻波國中印度境

瞻波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北背宛伽河周四十餘里土地墊濕稼穡滋盛氣序溫暑風俗淳質伽藍數十所多有傾毀僧徒二百餘人習小乘教天祠二十餘所異道雜居都城壘輓其高數丈基址崇峻却敵高險在昔劫初人物伊始野居穴處未知宮室後有天女降迹人中遊宛伽河濯流自媚感靈有娠生四子焉分贍部洲各擅區宇建都築邑封疆畫界此則一子之國都贍部洲諸城之始也城東百四五十里宛伽河南水環孤嶼崖巘崇峻上有天祠神多靈感鑿

崖為室引流成治花林奇樹巨石危峯仁智所居觀者忘返國南境山林中野鳥猛獸羣遊千數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溫祇羅國彼俗或謂羯羅國中印度

羯朱溫祇羅國周二千餘里土地泉濕稼穡豐盛氣序溫風俗順敦尚高才崇貴學藝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天祠十所異道雜居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役屬隣國所以城郭丘墟多居村邑故戒日王遊東印度於此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

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鑄衆聖像佛及天形區別而作自此東渡宛伽河行六百餘里至奔那伐

奔那國中印度境

奔那伐彈那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居人紳咸池館花林往往相間土地卑濕稼穡滋茂般核娑菓既多且貴其葉大如冬瓜熟則黃赤剖之中有數十小葉大如鶴卵

又更破之其汁黃赤其味甘美或在樹枝如衆葉之結實或在樹根若伙苓之在土氣序調暢風俗好學伽藍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

尼軋寔繁其黨

城西二十餘里有跋始婆僧伽藍庭宇顯敞臺閣崇高僧徒七百餘人並學大乘教法東印度境碩學名僧多在於此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无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三月在此為諸天人說法之處或至齋日時燭光明其側則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復有精舍中作觀自在菩薩像神鑒無隱靈應有徵遠近之人絕粒祈請自此東行九百餘里渡大河至迦摩縷波國東印度境

迦摩縷波國周万餘里國大都城周三十餘里土地泉濕稼穡時播般核娑菓那羅雞羅菓其樹雖多亦復珍貴河流湖陂交帶城邑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形卑小容貌黧黑語言少異中印度性甚廣暴志存強學宗

事天神不信佛法故自佛興以迄于今尚未建立伽藍招集僧侶其有淨信之徒但竊念而已天祠數百異道數万

今王本那羅延天之祚胤婆羅門之種也

字婆塞羯羅伐摩

唐言

號拘摩

羅唐言童子自據畱土卉荼君臨逮於今

王歷千世矣君上好學衆庶從化遠

方高才慕義客遊雖不淳信佛法然

勤高學沙門初聞有至那國沙門在

摩揭陀那爛陀僧伽藍自遠方來學

佛深法般勤往復者再三未從來命

時尸羅跋陀羅論師曰欲報佛恩當

弘正法子其行矣勿憚遠涉拘摩羅

王世宗外道今請沙門斯善事也因

茲改轍福利弘遠子昔起廣大心發

弘誓願孤遊異域遠身求法普濟含靈

豈徒鄉國宜忘得喪勿拘榮辱宣揚

聖教開導羣迷先物後身忘名弘法

於是辭不獲免遂與使偕行而會見

馬拘摩羅王曰雖則不才常慕高學

聞名雅尚敢事延請曰竊能褊智猥

蒙流聽拘摩羅王曰善哉慕法好學

頤身若浮踰越重險遠遊異域斯則王化所由國風尚學今印度諸國多有歌頌摩訶至那國秦王破陣樂者聞之久矣豈大德之鄉國耶曰然此歌者美我

君之德也拘摩羅王曰不意大德是此國人常慕風化東望已久山川道阻無由自致曰我

大君聖德遠洽仁化遐被殊俗異域

拜闕稱臣者衆矣拘摩羅王曰覆載

若斯心冀朝貢今戒曰王在羯朱溫

祇羅國將設大施崇樹福慧五印度

沙門婆羅門有學業者莫不召集今

遣使來請願與同行於是遂往焉此

國東山阜連接無大國都境接西南

夷故其人類蠻獠矣詳問土俗可兩

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險阻嶂

氣氣涼毒蛇毒草為害滋甚國之東

南野鳥羣暴故此國中鳥軍特盛從

此南行千二三百里至三摩呾陀國

地遂卑濕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

東印

三摩呾陀國周三千餘里濱近大海

穡滋植花草繁茂氣序和風俗順人性對烈形卑色黑好學勤勵邪正兼信伽藍三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並皆遵習上座部學天祠百所異道雜居露形尼軋其徒甚盛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為諸天人於此七日說深妙法傍有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去此不遠伽藍中有青玉佛像其高八尺相好圓備靈應時効從此東北大海濱山谷中有室利婆羅國次東南大海隅有迦摩浪迦國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有伊賞那補羅國次東有摩訶贊波國即此去林邑是也次西南有闍摩那洲國凡此六國山川道阻不入其境然風俗壤界聲聞可知自三摩呾陀國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

東印

耽摩栗底國周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濱近海垂土地卑濕稼穡時播花菓茂盛氣序溫暑風俗躁烈人性對勇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天祠五十餘所異道雜

居國濱海隅水陸交會奇珍異寶多聚此國故其國人大抵富城側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其傍則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羯羅擎蘇伐刺那國

東印  
東境

羯羅擎蘇伐刺那國周四千四五百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土地下濕稼穡時播衆花滋茂珍草繁植氣序調暢風俗淳和好尚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五十餘所異道寔多別有三伽藍

唐言  
赤泥

庭

大城側有絡多未知僧伽藍  
宇顯敞臺閣崇峻國中高才達學聰敏有聞者咸集其中誓誠相成琢磨道德初此國未信佛法時南印度有一外道腹銅鑄首戴明炬杖策高步來入此城振擊論詁求欲談議或者問曰首腹何異曰吾學藝多能忍腹拆裂悲諸愚闇所以持照時經旬日人無問者詢訪是亦莫有異人王曰

合境之內豈無明哲客難不酬為國深心宜更營求訪諸幽隱或曰大林中有異人其自稱曰沙門弘學是務今屏居幽寂久矣于茲悲夫體法合德何能若此者乎王聞之躬往請焉沙門對曰我南印度人也客遊止此學業膚淺恐默所聞敢承來言不復固辭論議無負請建伽藍招集僧徒光讚佛法王曰敬聞不敢忘德沙門受請往赴論場外道於是誦其宗致三萬餘言其義遠其文約苞含名相絅羅視聽沙門一聞究竟覽辭義無謬以數百言辯而釋之因問宗致外道辭窮理屈杜口不酬既折其名負恥而退王深敬德建此伽藍自時厥後

方弘法教

伽藍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在昔如來於此七日說法開導其側精舍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所有數窣堵波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從此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茶國

東印  
東境

二

十餘里土地膏腴穀稼茂盛凡諸集實頗大諸國異草名花難以稱述氣序溫暑風俗猛烈人貌魁梧容色釐鬚言辭風調異中印度好學不倦多信佛法伽藍百餘所僧徒萬餘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五十所異道雜居諸窣堵波凡十餘所並是如來說法之處無憂王之所建也

國西南境大山中有補盤波祇釐僧伽藍其石窣堵波極多靈異或至齋日時燭光明故諸淨信遠近咸會持妙花蓋竟修供養承露盤下覆鋒勢上以花蓋等置之便住若礎石之吸引也此西北山伽藍中有窣堵波所異同前此二窣堵波者神鬼所建靈奇若斯

國東南境臨大海濱有折利哩羅城  
唐言  
後於周二十餘里入海商人遠方旅客往來中止之路也其城堅峻多諸奇寶城外鱗次有五伽藍臺閣崇高尊像工麗南去僧伽羅國二萬餘里靜夜遙望見彼國佛牙窣堵波上寶珠光明離然如明炬之懸燭也自此西

南大林中行千二百餘里至恭御國

東印度境

恭御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濱近海隅山阜隱軒土地墊濕稼穡時播氣序溫暑風俗勇烈其形偉其貌黑粗有禮義不甚欺詐至於文字同中印度語言風調頗有異焉崇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百餘所異道万余人國境之內數十小城接山嶺據海文城既堅峻兵又敢勇威雄隣境遂無強敵國臨海濱多有奇寶螺貝珠璣斯為貨用出大青鳥超乘致遠從此西南入大荒野深林巨木干霄蔽日行千四五百里至羯餽

力飯

南印度境

羯餽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稼穡時播花果具繁林藪聯絲動數百里出青野爲隣國所奇氣序暑熱風俗躁暴性多狷儕志存信義言語輕捷音調質正辭旨風則頗與中印度異焉少信正法多遵外道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甚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惣薩羅國

中印度境

惣薩羅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對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無

羯餽國周六千餘里山嶺周境林藪連接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壤膏腴地利滋盛邑里相望人戶殷實其形偉其色黑風俗對猛人性勇烈邪正兼信學藝高明王刹帝利也崇敬佛法仁慈深遠伽藍百餘所僧徒減万人並皆習學大乘法教天祠七十餘所異道雜居

羣多是尼乾之徒也

羯餽國在昔之時民俗剽穢肩摩轂擊舉杖成帷有五通仙接巖養素人或陵觸退失神通以惡呪術殘害國人少長無遺賢愚俱喪人煙斬絕多歷年所頗漸遷居猶未充實故今此國人戶尚少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无憂王之所建也傍有過去四佛坐及經行遺迹之所國境北垂大山嶺上有石窣堵波高百餘尺是劫初時人壽無量歲有獨覺於此入寂滅焉自此西北山林中行千八百餘里至惣薩羅國

憂王之所建也昔者如來曾於此憂現大神通摧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藍時此國王号娑多婆訶

唐吉列正王自執師子國來求論義謂門者曰幸為通謁時門者遂為白龍猛雅知其名咸滿鉢水命弟子曰汝持是水示彼提婆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持鉢懷疑而返龍猛曰彼何辭乎對曰默無所說但投針於水而已龍猛曰智矣哉若人也知幾其神察微至聖感德若此宜速命入對曰何謂也無言妙辯斯之是歟曰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此非常人宜速凸進而龍猛風範凜然肅物言談者皆伏抑首提婆素挹風微久希請益方欲受業先騎機神雅懼威嚴昇堂僻坐談玄永日辨義清高龍猛曰後學冠世妙辯光前我惟裴耄遇斯俊彦誠乃寫瓶幸能前席雅談玄奧提婆聞命心獨

自負將開義府先遊辯園提振辯端  
仰視質義忽覩威顏忘言杜口避坐  
引責遂請受業龍猛曰復坐今將授  
子至真妙理法王誠教提婆五體投  
地一心歸命曰而今而後敢聞命矣  
龍猛菩薩善開藥術食餉養生壽年  
數百志願不襄引正王既得妙藥壽  
亦數百王有稚子謂其母曰如我何  
時得嗣王位母曰以今觀之未有期  
也父王年壽已數百歲子孫老終者  
蓋亦多矣斯皆龍猛福力所加藥術  
所致菩薩寂滅王必殂落夫龍猛菩  
薩智慧弘遠慈悲深厚周給羣有  
身命若遺汝宜往彼試從乞頭若遂  
此志當果所願王子恭承母命來至  
伽藍門者敬懼故得入焉時龍猛菩  
薩方讚誦經行忽見王子佇而謂曰  
今夕何因降跡僧坊若危若懼疾駁  
而至對曰我承慈母餘論語及行捨  
之士以為舍生寶命經語格言未有  
輕捨報身施諸求欲我慈母曰不然  
十方善逝三世如來在昔發心逮乎  
證果勤求佛道修習成忍或投身訥

獸或割肌救鵠月光王施婆羅門頭  
慈力王飲餓藥又血諸若此類羌難  
備舉求之先覺何代無人今龍猛菩  
薩篤斯高志我有所求人頭為用招  
募累歲未之有捨欲行暴劫煞則罪  
累尤多虐害無辜穢德彰顯惟菩薩  
修習聖道遠期佛果慈霑有識惠及  
無邊輕生若浮賤身如朽不違本願  
垂允所求龍猛曰愈誠哉是言也我  
求佛聖果我學佛能捨是身如響是  
身如泡流轉四生去來六趣宿契弘  
誓不違物欲然王子有一不可者其  
將若何我身既終汝父亦喪願斯為  
意誰能濟之龍猛徘徊頑視求所絕  
命以乾茅菜自刎其頸若利劍斷割  
身首異處王子見已驚奔而去門者  
上白具陳始末王聞哀感果亦命終  
國西南三百餘里至跋邏末羅耆闍  
山<sub>唐吉黑峰</sub>峩然特起峯巖峭險既無崖  
谷宛如全石引正王為龍猛菩薩鑿  
乳道當其山下仰鑿疏石其中則長  
廊步簷崇臺重閣閣有五層層有四

院並建精舍各鑄金像量等佛身妙  
窮工思自餘莊嚴唯飾金寶從山高  
峯臨注飛泉周流重閣交帶廊廡疎  
邃外穴明燭中宇初引正王建此伽  
藍也人力疲竭府庫空虛功猶未半  
心甚憂感龍猛謂曰大王何故若有  
憂負王曰輒運大心敢樹勝福期之  
永固待至慈氏功績未成財用已竭  
每懷此恨坐而待旦龍猛曰勿憂崇  
福勝善其利不窮有興弘願無憂不  
濟今日還宮當極歡樂後晨出遊歷  
覽山野已而至此平議營建王既受  
誨奉以周旋龍猛菩薩以神妙藥滴  
諸大石並變為金王遊見金心口相  
賀迴駕至龍猛所曰今日畋遊神鬼  
所感山林之中時見金聚龍猛曰非  
鬼惑也至誠所感故有此金宜時取  
用濟成勝業遂以營建功畢有餘於  
是五層之中各鑄四大金像餘尚盈  
積充諸帑藏招集千僧居中礼誦龍  
猛菩薩以釋迦佛所宣教法及諸菩  
薩所演述論鳩集部別藏在其中故  
上第一層唯置佛像及諸經論下第

五層居止淨人資產什物中間三層  
僧徒所舍聞諸先志曰引正王營建  
已畢計工人所食鹽價用九拘脰拘  
者唐言金錢其後僧徒忿諍就王平議  
時諸淨人更相謂曰僧徒諍起言議  
相乘凶人伺隙毀壞伽藍於是重閣  
反拒以擯僧徒自尔已來無復僧衆  
遠矚山巖莫知門徑時引善醫方者  
入中療疾蒙面入出不識其路從此

大林中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  
南印度境

案達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号瓶者羅土地良沃稼穡  
豐盛氣序溫暑風俗猛暴語言辭調  
異中印度至於文字軌則大同伽藍  
二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天祠三十  
餘所異道寔多  
瓶者羅城側不遠有大伽藍重閣僧  
臺製窮剗佛像聖容麗極工思伽  
藍前有石窣堵波高百尺並阿折羅  
唐言阿羅漢之所建也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不遠有窣堵波  
無憂王之所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

法現大神通度無量衆

所行羅漢伽藍西南行二十餘里至  
孤山山嶺有石窣堵波陳那唐言菩

薩於此作因明論陳那菩薩者佛去  
世後承風染衣智願廣大慧力深固  
愍世無依思弘聖教以為因明之論  
言深理廣學者虛功難以成業乃匿  
迹幽巖栖神寂定觀述作之利害審  
文義之繁約是時崖谷震響煙雲變  
采山神捧菩薩高數百尺唱如是言

昔佛世尊善摧導物以慈悲心說因  
明論綜括妙理深究微言如來寂滅  
大義泯絕今者陳那菩薩福智悠遠  
深達聖旨因明之論重弘茲日菩薩  
乃放大光明照燭幽昧時此國王深  
生尊敬見此光明相疑入金剛定因  
請菩薩證無生果陳那曰吾入定觀  
察欲擇深經心期正覺非願無生果  
也王曰無生之果衆聖欣仰斷三界  
欲洞三明智斯威事也願疾證之陳  
那時心悅王請方欲證受無學聖  
果時妙吉祥菩薩知而惜焉欲相警  
誠乃彈指悟之而告曰惜哉如何捨

廣大心為狹劣志從獨善之懷棄兼  
濟之願欲為善利當廣傳說慈氏菩  
薩所製瑜伽師地論導誘後學為利  
甚大陳那菩薩勤受指誨奉以周旋  
於是覃思沉研廣因明論猶恐學者  
懼其文微辭約也乃舉其大義綜其  
微言作因門論以導後進自茲已後  
宣暢瑜伽盛業門人有知當世從此  
林野中南行千餘里至駛那羯磔迦  
國亦謂大支達邏

駛那羯磔迦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四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殷盛  
荒野多邑居少氣序溫暑人貌黧黑  
性猛烈好學藝伽藍鱗次荒蕪已甚  
存者二十餘所僧徒千餘人並多習  
學大衆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寔多  
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僧伽藍  
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東山言僧伽藍  
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焉莫川通徑蹊  
崖峙閣長廊步簷枕巖接岫靈神  
警衛聖賢遊息自佛寂滅千年之內  
每歲有千凡夫僧同入安居其解安  
居曰皆證羅漢以神通力凌虛而去

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無復僧侶而山神易形或作狩狼或為獵狹恐行人以故空荒闊無僧衆城南不遠有大山巖婆<sub>陀</sub>迦<sub>陀</sub>羅<sub>迦</sub>。唐言清辨論師住阿素洛宮待見慈氏菩薩成佛之處論師雅量弘遠至德深遠外示僧徒之服內引龍猛之學聞摩揭陀國護法菩薩宣揚法教學徒數千有懷談議杖錫而往至波吒釐城知護法菩薩在菩提樹論師乃命門人曰沒行詣菩提樹護法菩薩所如我辭曰菩薩宣揚遺教導誘迷徒仰德虛心為日已久然以宿願未果遂乖禮謂菩提樹者誓不空見見當有證稱天人師護法菩薩謂其使曰人世如幻身命若浮渴日勤誠未遑談議人信往復竟不會見論師既還本土靜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誰次我疑於觀音菩薩像前誦隨心陀羅尼絕粒飲水時歷三歲觀自在菩薩乃現妙色身謂論師曰何所志乎對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曰人命危脆世間浮幻宜修勝善願生覩史

南印度境

多天於斯礼觀尚速待見論師曰志不可棄心不可貳菩薩曰若然者宜往駄那揭陀迦國城南山巖執金對神所至誠誦持執金剛陀羅尼者當遂此願論師於是往而誦焉三歲之後神乃謂曰伊何所願若此勤勵論師曰願留此身待見慈氏觀自在菩薩指遣來請成我願者其在神乎神乃授秘方而謂之曰此巖石內有阿素洛宮如法行請石壁當開即入中可以待見論師曰幽居無覩詐知佛興執金剛曰慈氏出世我當相報論師受命專精誦持復歷三歲初無異想捉芥子以擊石巖壁豁而洞開是時百千万衆觀覩忘返論師跨其戶而告衆曰吾久祈請待見慈氏聖靈祐大願斯遂宜可入此同見佛興聞者怖駭莫敢履戶謂是毒地之窟恐喪身命再三告語唯有六人從入論師頤謝時衆從容而入之既已石壁還合衆皆怨嗟恨前言之過也自此西南行千餘里至珠利耶國

珠利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戶東少羣盜公行氣序溫暑風俗姦宄人性廣烈崇信外道伽藍頽毀粗建也如來在昔曾於此處現大神通說深妙法摧伏外道度諸天人城西不遠有故伽藍提婆菩薩與羅漢論議之處初提婆菩薩聞此伽藍有溫咀羅<sub>唐言</sub>阿羅漢得六神通具八解脫遂來遠尋觀其風範既至伽藍投羅漢宿羅漢少欲知足唯置一牀提婆既至無以為席乃聚落蓋指今就坐羅漢入定夜分方出提婆於是陳疑請決羅漢隨難為釋提婆尋聲重質第七轉已杜口不酬竊運神通力往覩史多天請問慈氏慈氏為釋因而告曰彼提婆者曠劫修行賢劫之中當紹佛位非余所知宜深禮敬如彈指頃還復本座乃復抑揚妙義剖指微言提婆謂曰此慈氏菩薩聖智之輝也豈仁者所能詳究哉羅漢曰

然如來言於是避席禮謝深加敬歎  
從此南入林野中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茶國南印  
度境

號逮志補羅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  
稼穡豐盛多花菓出寶物氣序溫暑  
風俗勇烈深篤信義高尚博識而語  
言文字少異中印度伽藍百餘所僧  
徒萬餘人皆遵學上座部法天祠八  
十餘所多露形外道也如來在世數  
遊此國說法度人故無憂王於諸聖  
迹皆建窣堵波逮志補羅城者即達  
磨波羅南印  
度境謹法菩薩本生之城菩薩此  
國大臣之長子也幼懷雅量長而弘  
遠年方弱冠王姬下降禮筵之夕憂  
心慘悽對佛像前摶懃祈請至誠所  
感神負遠遁去此數百里至山伽藍  
坐佛堂中有僧開戶見此少年疑其  
盜也更詰問之菩薩具懷指告因請  
出家衆咸驚異遂允其志王乃宣命  
推求遐迹乃知菩薩神負遠遁王之  
知也增深敬異自染衣已篤學精勤  
令問風範語在前記

城南不遠有大伽藍國中聯叡同類  
萃止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憂王所  
建也如來在昔於此說法摧伏外道  
廣度人天其側則有過去四佛坐及  
經行遺迹之所自此南行三千餘里  
至秣羅矩吒國亦謂枳林羅  
印度境

周四十餘里土田駁鹵地利不滋海  
渚諸珍多聚此國氣序炎熱人多釐  
黑志性剛烈邪正兼崇不尚遊藝唯  
善逐利伽藍故基寔多餘址存者既  
少僧徒亦竄天祠數百外道其衆多  
露形之徒也

城東不遠有故伽藍庭宇荒蕪基  
址尚在無憂王弟大帝之所建也其  
東有窣堵波崇基已陷覆鋒猶存無  
憂王之所建立在昔如來於此說法  
現大神通度無量衆用彰聖迹故此  
標建歲久弥神祈願或遂

國南濱海有林刺耶山崇崖峻嶺洞  
婆樹類白檀不可以別唯於盛夏登  
高遠瞻其有大她榮者於是知之猶

其木性涼冷故地盤也既望見已射  
箭為記冬墊之後方乃採伐揭布羅  
香樹松身異葉花菓斯別初採既濕  
尚未有香木乾之後循理而折其中  
有香狀若雲母色如冰雪此所謂龍  
腦香也

秣刺耶山東有布坦落迦山山在危  
險巖谷峻嶺山頂有池其水澄鑽沫  
出大河周流繞山二十里入南海池  
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  
其有願見菩薩者不顧身命厲水登  
山忘其艱險能達之者蓋亦竄矣而  
山下居人祈心請見或作自在天形  
或為塗灰外道慰喻其人果遂其願  
從此山東北海畔有城是往南海僧  
伽羅國路間諸土俗曰從此入海東  
南可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國唐  
言  
師子非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取造

##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一

二十三國

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歲績其

僧伽羅國

茶建那補羅國

三歲法師玄奘奉詔羅  
大慈持寺沙門辨機撰  
雖非印度之  
國路次附出

跋祿羯帖

昌黎  
反

婆國

摩訶刺侘國

阿叱釐國

契叱國

摩臘婆國

阿難陀補羅國

蘇刺侘國

伐臘毗國

瞿折羅國

邬闍衍那國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信度國

茂羅三部盧國

阿點婆翅羅國

鉢伐多國

波刺斯國

雖非印度之國路  
次附出舊曰波斯

辭多勢羅國

阿眷茶國

伐刺摩國

僧伽羅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四十餘里土地沃壤氣序溫暑稼穡時播花果具繁人戶邦咸家產富饒其形卑黑其性擴烈好學尚德崇善勤福此國本寶渚也多有珍寶接止鬼神其後南印度有一國王女姓隣國吉日送歸路逢師子侍衛之徒棄女逃難女居輦中心甘喪命時師子

王負女而去入深山處幽谷捕鹿採莫以時資給既積歲月遂至男女形貌同人性種畜也男漸長大力格猛獸年方弱冠人智斯發謂其母曰我何謂乎父則野獸母乃是人既非族類如何配偶母乃述昔事以告其子曰人畜殊途宜速逃逝母曰我先已逃不能自濟其子於後逐師子父登山踰嶺察其遊止可以逃難伺父去已遂捨負母妹下趁人里母曰宜各慎密勿說事源人或知聞輕鄙我等於是至父本國國非家族宗祀已滅投寄邑人人謂之曰余曹何國人也曰我本此國流離異域子母相勞來歸故里人皆哀愍更共資給其師子王還無所見追憇男女憤恚既發便出山谷往來村邑咆哮震吼暴害人物殘毒生類邑人輒出遂取而煞擊鼓吹貝負弩持矛羣從成旅然後免害其王懼仁化之不洽也乃縱獵者期於擒獲王躬率四兵衆以万計掩薄林藪彌跨山谷師子震吼人畜辟易既不擒獲尋復招募其有擒執師

子除國患者當酬重賞式旌歲績其子聞王之令乃謂母曰飢寒已甚宜可應募或有所得以相撫育母曰言不可若是彼雖畜也猶謂父焉豈以難辛而興逆害子曰人畜異類禮義安在既以違阻此心何莫乃袖小刀出應招募是時千衆万騎雲屯霧合師子踞在林中人莫敢近子即其前父遂馴伏於是乎親愛忘懲乃刺刃於腹中尚懷慈愛猶無忿毒乃至刺腹含苦而死王曰斯何人哉若此之異也誘之以福利震之以威禍然後具陳始末備述情事王曰逆哉父而尚害況非親乎畜種難馴兇情易動除民之害其功大矣斷父之命其心逆矣重賞以酬其功遠放以誅其逆則國典不虧王言不二於是裝二大船多儲糧糗母留在國周給賞功子女各從一舟隨波飄蕩其男船之海至此寶渚見豐珍玉便於中止其後商人採寶復至渚中乃煞其商主留其子女如是繁息子孫衆多遂立君臣以位上下建都築邑據有疆域以

其先祖擒執師子因舉元功而為國號其女船者泛至波刺斯西神鬼所魅產育羣女故今西大女國是也故師子國人形貌甲黑方頤大頰惰性擴烈安忍鳴毒斯亦猛獸遺種故其入多勇健斯一說也佛法所記則曰昔此寶洲大鐵城中五百羅刹女之所居也城樓之上豎二高幢表告凶之相有吉事告幢動有凶事凶幢動恒伺商人至寶洲者便變為美女持香花奏音樂出迎慰問誘入鐵城樂謙會已而置鐵牢中漸取食之時贍部洲有大商主僧伽者其子字僧伽羅父既年老代知家務與五百商人入海採寶風波飄蕩遇至寶洲時羅刹女望吉幢動便賣香花鼓奏音樂相携迎候誘入鐵城商主於是對羅刹女王歡娛樂會自餘商侶各相配合歷歲時皆生一子諸羅刹女情躁故人欲幽之鐵牢更伺商侶時僧伽羅夜感惡夢知非吉祥竊求歸路遇至鐵牢乃聞悲號之聲遂昇高樹問曰誰相拘繫而此怨傷曰余不知耶

城中諸女並是羅刹昔誘我曹入城娛樂君既將至幽牢我曹漸充所食今已太半君等不久亦遭此禍僧伽羅曰當圖何計可免危難對曰我聞海濱有一天馬至誠祈請必相濟渡僧伽羅聞已竊告商侶共望海濱專精求救是時天馬來告人曰余輩各執我毛驥不迴顧者我濟汝曹越海免難至贍部洲吉達鄉國諸商人奉指告車一無二執其尾驥天馬乃騰驤雲路越濟海岸諸羅刹女忽覺夫逃遁相告語異其所去各推方稚子委命飛行遠訪嘗未踰時遇諸商侶悲憇俱至涕淚交流各掩泣而言曰我惟感遇幸會良人室家有慶恩愛已久而今遠棄妻子孤遺悠悠此心誰其能忍幸願留顧相與還城商人之縱妖媚備行矯惑商侶愛戀情難堪者智慧深固心無滯累得越大海免

斯危難時羅刹女王空還鐵城諸女謂曰汝無智略為夫所棄既寡藝能宜勿居此時羅刹女王持所生子飛至僧伽羅前縱極媚惑誘請令還僧伽羅口誦神呪手揮利劍叱而告曰汝是羅刹我乃是人人鬼異路非其匹合若苦相逼當斷汝命羅刹女知誘惑之不遂也凌虛而去至僧伽羅家詐其父僧伽曰我是某國王女僧伽羅娶我為妻生一子矣賣持寶貨來還鄉國泛海遭風舟檝漂沒唯我子母及僧伽羅僅而獲濟山川道阻凍餒艱辛一言忤意遂見棄遺誓言不遜罵為羅刹歸則家國遼遠止則孤遺羈旅進退无依敢陳情事僧伽曰誠如所言宜時即入室居未久僧伽羅至父謂之曰何重財寶而輕妻子僧伽羅曰此羅刹女也則以先事具白父母而親宗戚屬咸事驅逐時羅刹女遂以訴王王欲罪僧伽羅僧伽羅曰羅刹之女情多妖惑王以為不誠也而情悅其淑美謂僧伽羅曰必棄此女今留後宮僧伽羅曰恐為

穴禍斯旣羅刹食唯血肉王不聽僧伽羅之言遂納為妻其後夜分飛還

寶渚古餘五百羅刹鬼女共至王宮

以毒呪術殘害宮中凡諸人畜食肉

飲血持其餘屍還歸寶渚旦日群臣

朝集王門閉而不開候聽久之不聞

人語於是排其戶闢其門相從趨進

遂至宮庭聞其無人唯有骸骨群官

僚佐相顧失圖悲號慟哭莫測禍源

僧伽羅具告始末臣庶信然禍自招

於是國輔老臣羣官宿將歷問明

德推援崇高咸仰僧伽羅之福智也

乃相議曰夫君人者豈苟且哉先資

福智次體明哲非福智無以享實位

非明哲何以理機務僧伽羅者斯其

人矣夢察禍機感應天馬忠以諫主

智足謀身曆運在茲惟新成詠衆庶

樂推尊立為王僧伽羅雖不獲免允

執其中恭摺羣官遂即王位於是公

革前弊表式賢良乃下令曰吾先商

侶在羅刹國死生莫測善惡不分今

將救難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國之福

也取珍藏寶國之利也於是治兵浮

海而往時鐵城上凶幢遂動諸羅刹

女覩而惶怖便縱妖媚出迎誘詐王

素知其詐令諸兵士口誦袖呢身奮

武威諸羅刹女踐墜退敗或逃隱孤

島或沉溺洪流於是毀鐵城破鐵宇

救得商人多獲珠寶招募黎庶遷居

寶洲建都築邑遂有國焉因以王名

而為國号僧伽羅者則釋迦如來本

生之事也

僧伽羅國先時唯宗羅祀佛去世後

第一百年無憂王弟摩醯因陀羅捨

離欲受志求聖果得六神通具八解

脫足步虛空來遊此國弘宣正法流

布遺教自茲已降風俗淳信伽藍數

百所僧徒二萬餘人遵行大乘上座

部法佛教至後二百餘年各擅專門

分成二部一曰摩訶毗訶羅住部斥

大乘習小教二曰阿跋耶祇釐住部

學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貞

潔定慧凝明儀範可師濟濟如也王

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

寶莊嚴像甚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

至於今

王宮側建大厨日營万八千僧食食

時既至僧徒持鉢受饌既得食已各

珍飾之奇寶精舍上建表柱置鉢臺

摩羅加大寶寶光赫奕聯暉照曜

夜遠望爛若明星王以佛牙日三灌

洗香水香末或灌或焚務極珍奇式

備供養

佛牙精舍側有小精舍亦以衆寶而

為瑩飾中有金佛像此國先王等身

而鑄肉髻則貴寶飾焉其後有盜伺

欲竊取而重門周摶衛守清切盜乃

鑿通孔道入精舍而穴之遂欲取寶

像漸高遠其盜既不果求退而歎曰

如來在昔脩苦薩行起廣大心發弘

誓願上自身命下至國城悲愍四生

周給一切今者如何遺像依寶靜言

於此不明昔行像乃俯首而授寶焉

是盜得已尋持貨賣人或見者咸謂

之曰此寶乃先王金佛像頂髻寶也

余從何獲來此鬻賣遂擒以白王王

問所從得盜曰佛自與我我非盜也

王以為不誠命使觀驗像猶俯首王

親聖靈信心淳固不罪其人重贖其

寶莊嚴像甚重置頂焉像因俯首以

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  
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  
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國濱海隅地產珍寶王親祠祭神呈  
奇貨都人士子往來求採稱其福報  
所獲不同隨得珠璣賦稅有科

國東南隅有駛勒山巖谷幽峻舊神  
鬼遊舍在昔如來於此說駛迦經舊曰

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  
人卑小長餘三尺人身鳥喙既無穀  
稼唯食椰子

那羅稽羅洲西浮海數千里孤島東  
崖有石佛像高百餘尺東面坐以月  
愛珠為肉髻月將迴照水即懸流滂霈  
崖嶺臨注谿壑時有商侶遭風飄浪  
隨波泛濫遂至孤島海鹹不可以飲  
渴乏者久之是時月十五日也像頂  
流水衆皆獲濟以為至誠所感靈聖  
拯之於即留停遂經數日每月隱高  
巖其水不流時商主曰未必為濟我  
曾而流水也嘗聞月愛珠月光照即  
水流注耳將非佛像頂上有此寶耶

還其居自佛教流被建斯供養子孫  
承統繼業至今十數年來國中政亂  
未有定主乃廢斯業

遂登崖而視之乃以月愛珠為像肉  
髻當見其人說其始末

國西浮海數千里至大寶洲无人居

止唯神棲宅靜夜遙望光燭山水商  
人往之者多矣咸無所得自達羅毗  
荼國北入林野中歷孤城過小邑凶  
人結黨作害羈旅行二千餘里至荼  
建那補羅國南印

建那補羅國

度境

荼建那補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土地膏腴稼穡滋盛  
氣序溫暑風俗躁烈形貌黧黑情性  
獵暴好學業尚德藝伽藍百餘所僧  
徒万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數百異道雜居

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

寔唯俊彥也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  
中有一切義成太子寶冠高減二尺  
飾以寶珍盛以寶函每至齋口出置

高座香花供養時放光明

城側大伽藍中有精舍高五十餘尺

中有刻檀慈氏菩薩像高十餘尺或

至齊日神光照燭是聞二百億羅漢

之所造也

城北不遠有多羅樹林周三十餘里  
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  
採用林中有窣堵波是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其側則有聞二百  
億羅漢遺身舍利窣堵波也

城東不遠有窣堵波基已傾陷餘高  
三丈聞諸先志曰此中有如來舍利  
或至齊日時燭盡光在昔如來於此  
說法現神通力度諸羣生

城西南不遠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無  
憂王之所建也是聞二百億羅漢於  
此現大神通化度衆生傍有伽藍唯  
餘基趾是彼羅漢之所建也從此西  
北入大林野猛獸暴害羣生兇殘行  
二千四五百里至摩訶刺陀國南印

度境

摩訶刺陀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

西臨大河周三十餘里土地沃壤稼

穡殷氣序溫暑風俗淳質其形偉

大其性傲逸有恩必報有怨必復人

或陵辱殉命以辭窘急投分忘身以

濟將復怨也必先告之各被堅甲然

後爭鋒臨陣逐北不憚已降兵將失

利無所刑罰賜之女服感激自死國

養勇士有數百人每將決戰飲酒酣

醉一人摧鋒萬夫挫銳遇人肆害國

刑不加每出遊行擊鼓前導復飲暴

爲凡數百頭將欲陣戰亦先飲酒群

馳蹈踐前無堅敵其王恃此人爲輕

陵隣國王刹帝利種也名補羅稽舍

謀猷弘遠仁慈廣被臣下事之盡其

忠矣今戒日大王東征西伐遠賓迹

肅唯此國人獨不臣伏屢率五印度

甲兵及募召諸國烈將躬往討伐猶

未克勝其兵也如此其俗也如彼人

知好學邪正兼崇伽藍百餘所僧徒

五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綜習天祠

百數異道甚多

大城内外五窣堵波並過去四佛坐

及經行遺迹之所無憂王建也自餘

石輓諸窣堵波其數甚多難用備舉

城南不遠有故伽藍中有觀自在菩

薩石像靈鑒潛被願求多果

國東境有大山疊嶺連障重巒絕巘

爰有伽藍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

枕峯重閣層臺背巖面壁阿折羅

阿羅漢所建羅漢西印度人也其

母既終觀生何趣見於此國受女人

身羅漢遂來至此將欲導化隨機攝

受入里乞食至母生家女子持食來

施乳便流汁親屬既見以為不祥羅

漢說本因緣女子便證聖果羅漢感

生育之恩懷業緣之致將酬厚德建

此伽藍

伽藍大精舍高百餘尺中有石佛像

高七十餘尺上有石蓋七重虛懸無

綴蓋間相去各三尺餘聞諸先志曰

斯乃羅漢願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

之力或曰藥術之功半厭實錄未詳

其致精舍四周彫鏤石壁作如來在

昔修菩薩行諸因地事證聖果之禎

祥入寂滅之靈應巨細无遺備盡雙鏤

伽藍門外南北左右各一石象聞之

土俗曰此象時大聲吼地為震動昔

陳那菩薩多止此伽藍自此西行十

餘里渡耐抹陁河至跋祿羯呾

昌葉

婆國

南印度境

跋祿羯呾婆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地鹹鹵草木

稀疎煮海為鹽利海為業氣序暑熱

迴風颶起土俗澆薄人性詭詐不知

學藝邪正兼信伽藍十餘所僧徒三

百餘人習學大乘上座部法天祠十

餘所異道雜居從此西北行二千餘

里至摩臘婆國

即南印度境

摩臘婆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據莫醯河東南土地膏腴

稼穡肥盛草木榮茂花菓繁實特宜

宿麦多食餅趁人性善順大抵聰敏

言辭雅亮學藝優深五印度境兩國

重學西南摩臘婆國東北摩揭陀國

貴德尚仁明敏強學而此國也邪正

雜信伽藍數百所僧徒二萬餘人習

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百異道寔

衆多是塗灰之侶也國志曰六十年

前王号尸羅阿迭多

唐言戒日

機慧高明

才學贍敏受育四生敬崇三寶始自

誕靈洎乎沒齒貌無瞋色手不害生

象馬飲水漬而後飣恐傷水性也其

仁慈如此在位五十餘年野獸狎人

舉國梨庭咸不煞害居宮之側建立

精舍窮諸工巧備盡莊嚴中作七佛

世尊之像每歲恒設無遮大會招集

所行

阿羅漢

所建

羅漢

西印度

人也其

四方僧徒脩施四事供養或以三衣  
道具或以七寶珍奇卉世相承美業  
元替

大城西北二十餘里至婆羅門邑傍  
有陷坑秋夏澑滯弥淹旬日雖納衆  
流而無積水其傍又建小窣堵波聞  
諸先志曰昔者大悧婆羅門生身陷  
入地獄之處昔此邑中有婆羅門生  
知博物學冠時彥內外典籍究極幽  
微曆數玄文若視諸掌風範清高令  
問遐被王甚珍敬國人宗重門人千  
數味道欽風每而言曰吾為世出述  
聖導凡先賢後哲無與我比彼大自  
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者人  
皆風靡祖述其道莫不圖形競修極  
勤我今德踰於彼名擅於時不有所  
異其何以顯遂用赤栴檀刻作大自  
在天婆藪天那羅延天佛世尊等像  
傲也如此時西印度有苾芻跋陀羅  
縷支唐言賢愛妙極因明深窮異論道風  
淳粹戒香郁烈少欲知足無求於物  
聞而歎曰惜哉時無人矣令彼愚夫

敢行完德於是荷錫遠遊來至此國  
以其宿心具白於王王見弊服心未  
之敬然高其志強為之禮遂設論座  
告婆羅門曰婆羅門聞而笑曰彼何  
人斯敢懷此志命其徒屬來就論場  
數百千衆前後侍聽賢愛服弊故表  
敷草而坐彼婆羅門踞所持座非斥  
正法敷述邪宗苾芻清辯若流循環  
往復婆羅門久而謝屈王乃謂曰久  
濫虛名罔上惑衆先典有記論負當  
戮欲以鑑鐵令其坐上婆羅門窘迫  
乃歸命求救賢愛愍之乃請王曰大  
王仁禮遠洽頌聲載途當布慈育勿  
行殘酷怒其不逮唯所去就王令乘  
驢巡告城邑婆羅門恥其戮辱發憤  
歐血苾芻聞已往慰之曰余學苞內  
外聲聞遐迩榮辱之事進退當明夫  
名者何實乎婆羅門憤恚深誓苾芻  
誘毀大乘輕蔑先聖言聲未靜地便  
拆裂生身墜陷遺迹斯在此西南  
入海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

阿吒釐國南印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阿吒釐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殷盛珍寶盈積稼穡  
雖脩興販為業土地沙鹵花菜稀少  
出胡樹樹菜若蜀樹也出薰陸香  
樹樹菜若棠梨也氣序熱多風埃人  
性澆薄貴財贱德文字語言儀形法  
則大同摩臘婆國多不信福縱有信  
者宗事天神祠館十餘所異道雜居  
從摩臘婆國西北行三日至契陀國  
度境

契陀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人戶殷盛家室富饒無大君  
長役屬摩臘婆國風土物產遂同其  
俗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十外道衆多從  
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即北羅羅南印度境  
伐臘毗國周六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土地所產氣序所宜風俗  
人性同摩臘婆國居人殷盛家室富  
饒積財百億者乃有百餘室矣遠方  
奇貨多聚其國伽藍百餘所僧徒六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數  
百異道寔多如來在世屢遊此國故  
元憂王於佛所止皆樹旌表建窣堵波

過去三佛坐及經行說法之處遺迹  
相間今王刹帝利種也即昔摩臘婆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姪今嚮若鞠闍

國尸羅阿迭多王之子號杜魯婆

跋吒唐言當教情性躁急智謀淺近然而

淳信三寶歲設大會七日以殊珍上

味供養僧衆三衣醫藥之價七寶奇

貴之珍既以捨施倍價酬贍貴德尚

賢遵道重學遠方高僧特加禮敬去

城不遠有大伽藍阿折羅阿羅漢之

所建立德慧堅慧菩薩之所遊止於

中製論並咸流布自此西北行七百

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

西印  
度境

阿難陀補羅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入戶殷盛家室富饒

無大君長役屬摩臘婆國土宜氣序

文字法則遂亦同焉伽藍十餘所僧

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

數十異道雜居從伐臘國西行五

百餘里至蘇刺侘國

西印  
度境

蘇刺侘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三十餘里西據莫醯河居人殷盛家

產富饒役屬伐臘國地土鹹鹵花

菓希少寒暑雖均風飄不靜土俗澆

薄人性輕躁不好學藝邪正兼信伽

藍五十餘所僧徒三千餘人多學大

乘上座部法天祠百餘所異道雜居

國當西海之路人皆資海之利興販

為業貨遷有无去城不遠有郁都多

山頂有伽藍房宇廊廡多疏崖嶺林

樹鬱茂泉流交境聖賢之所遊止靈

仙之所集往從伐臘國北行千八

百餘里至瞿折羅國

西印  
度境

瞿折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莊

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

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罵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中印  
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鄧

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

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

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

苦婆補羅周三十餘里宜穀稼豐宿

麥出金銀鉢石宜牛羊橐駝驛畜之

小二乘善功習學天祠數十異道雜居

主婆羅門種也博覽邪書不信正

法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作地

獄之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

擲枳國

南印  
度境

擲枳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六里土稱沃壤稼穡滋植宜莊

麥多花菓氣序調暢人性善順多信

外道少敬佛法伽藍數十少有僧徒

天祠十餘所外道千餘人王婆羅門

種也罵信三寶尊重有德諸方博達

之士多集此國從此北行九百餘里

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

中印  
度境

摩醯濕伐羅補羅國周三千餘里國

大都城周二十餘里土宜風俗同鄧

闍衍那國宗敬外道不信佛法天祠

數十多是塗灰之侶王婆羅門種也

不甚敬信佛法從此還至瞿折羅國

復北行荒野險磧經千九百餘里渡

信度大河至信度國

西印  
度境

信度國周七千餘里國大都城号毗

三三  
屬橐駝卑小唯有一峯多出赤鹽色  
如赤石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  
遠方以之為藥人性剛烈而質直數  
鬪諍多誹讟學不好博深信佛法伽  
藍數百所僧徒万餘人並學小乘正  
量部法大恆解怠性行弊穢其有精  
勤賢善之徒獨處閑僻遠迹山林夙  
夜匪懈多證聖果天祠三十餘所異  
道雜居王戎陀羅種也性淳質敬佛  
法如來在昔頗遊此國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窣堵波數十所烏波迦多  
大阿羅漢屢遊此國演法開導所止  
之處皆旌遺迹或建僧伽藍或樹窣  
堵波往往間起可略而言

順為授三歸息其兇暴悉斷生煞荆  
棘染衣恭行法教年代漫遠世易時  
移守善既虧餘風不殊雖服法衣嘗  
无戒善子孫亦世習以成俗從此東  
行九百餘里渡信度河東岸至茂羅  
三部盧國西印

茂羅三部盧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  
城周三十餘里居人殷盛家室富饒  
役屬磔迹國土田良沃氣序調順風  
俗質直好學尚德多事天神少信佛  
法伽藍十餘所多已圯壞少有僧徒  
學尤專習天祠八所異道雜居有日  
天祠莊嚴甚麗其日天像鑄以黃金  
飾以奇寶靈鑒幽通神功潛被女樂  
通奏明炸絃日香花供養初無廢絕  
五印度國諸王豪族莫不於此捨施  
珍寶建立福舍以飲食醫藥給濟貧  
病諸國之人來此求願常有千數天  
祠四周池沼花林甚可遊賞從此東  
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

性躁急言舍鄙僻學藝深博邪正雜  
信伽藍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  
建也天祠二十異道雜居城側有大  
伽藍僧徒百餘人並學大乘教即是  
昔慎那弗呾羅唐吉東論師於此製瑜  
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  
師本出家處此大伽藍為天火所燒  
摧殘荒圯從信度國西南行千五六  
百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

阿點婆翅羅國周五千餘里國大都  
城号竭麟濕伐羅周三十餘里僻在  
西境臨信度河隣大海濱屋宇莊嚴  
多有珍寶近无君長統屬信度國地  
下濕土序鹵穢草荒茂疇龍少堅穀  
稼雖備宿麥特豐氣序微寒風颶勁  
烈宜牛羊橐駝駢畜之類人性暴急  
不好習學語言微異中印度其俗淳  
質敬崇三寶伽藍八十餘所僧徒五  
千餘人多學小乘正量部法天祠十  
所多是塗灰外道之所居止城中有  
大自在天祠祠宇彌侈天像靈鑒塗  
灰外道遊舍其中在告如來頗遊此

國說法度人導凡利俗故無憂王於

聖迹處建六窣堵波焉從此西行減

二千里至狼揭羅國

西印度境

狼揭羅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國大

都城周三十餘里号窣堵波黎濕伐羅

上地沃潤稼穡滋盛氣序風俗同阿

黠婆翅羅國居人般咸多諸珍寶臨

大海濱入西女國之路也無大君長

據川自立不相承命役屬波刺斯國

文字大同印度語言少異邪正兼信

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大小二

乘兼功習學天祠數百所塗灰外道

其徒極衆城中有大自在天祠莊嚴

壯麗塗灰外道之所宗事自此西北

至波刺斯國

非印度之國路大  
附見舊曰波斯略也

波刺斯國周數万里國大都城号蘇

刺薩儻那周四十餘里川土既多氣

序亦異大抵溫也引水為田人戶富

饒出金鑄石頗貯水精奇珍異寶工

織大錦細褐罽能之類多善馬橐駝

貨用大銀錢人性躁暴俗无禮義文

字語言異於諸國無學藝多工技凡

諸造作隣境所重婚姻雜亂死多棄

屍其形傳大齊駁露頭衣皮褐服錦

艱戶課賦稅人四銀錢天祠甚多提

船跋外道之徒為所宗也伽藍二三

僧徒數百並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

法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鶻

秣城內城不廣外郭周六十餘里居

人衆家產富西北接拂懔國境壤風

俗同波刺斯形貌語言稍有乖異多

珍寶亦富饒也拂懔國西南海島有

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

貨附拂懔國故拂懔王歲遣丈夫配

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自阿黠婆翅

羅國北行七百餘里至僻多繫羅國

西印度境

僻多繫羅國周三千餘里國大都城

周二十餘里居人般咸無大君長役

屬信度國土地沙鹵寒風凜勁多宿

不好藝學然知淳信伽藍五十餘所

僧徒三千餘人並學小乘正量部法

天祠二十餘所並塗灰外道也城北

十五六里大林中有窣堵波高數百

尺無愛王所建也中有舍利時放光

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所言之

處此東不遠有故伽藍是昔大迦多

延那大阿羅漢之所建立其傍則有

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處建窣

堵波以為旌表從此東北行三百餘

里至阿鞞茶國

西印度境

阿鞞茶國周二千四五百里國大都

城周二十餘里無大君長役屬信度

國土宜稼穡宿麥特荳花菓少草木

疎氣序風寒人性獵烈言辭朴質不

尚學業然於三寶守心淳信伽藍二

十餘所僧徒二千餘人多學小乘正

量部法天祠五所並塗灰外道也城

東北不遠大竹林中伽藍餘趾是如

來昔於此處聽諸苾芻著臥縛屣

舊

傍有窣堵波無愛王所建也基雖傾

陷尚高百餘尺其傍精舍有青石立

佛像每至齊日或放神光次南八百

餘步林中有窣堵波無愛王之所建

也如來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

覆至明日開諸苾芻著臥納衣此林

舊

之中有佛經行之處又有諸窣堵波

舊

鱗次相望並過去四佛坐處也其窣

堵波中有如來駒爪每至齋日多放  
光明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伐刺

擎國

西印度境

伐刺擎國周四千餘里國大都城周  
二十餘里居人多咸役屬迦畢試國  
地多山林稼穡時播氣序微寒風俗  
猛烈性急暴志鄙弊語言少同中印  
度耶正薰崇不好學其藝伽藍數十  
堦已多僧徒三百餘人並學大乘法  
教天祠五所多塗灰外道也城南不  
遠有故伽藍如來在昔於此說法示  
教利喜開悟舍生其側有過去四佛  
座及經行遺迹之處聞諸土俗曰從  
此國西接稽曷那國居大山間川別  
立主無大君長多羊馬有善馬者其  
形殊大諸國希種隣境之所寶復此西  
北踰大山涉廣川歷小城邑行二十  
餘里出印度境至漕矩吒國

亦謂漕  
國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部監奉  
勑雕造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二十二國

星

三歲法師玄奘奉詔譯  
大慈持寺沙門無機撰

漕矩吒國

弗栗特薩儻那國

安呴羅縛國

闍悉多國

活國

普捷國

阿利尼國

遏邏胡國

訖栗瑟摩國

鉢利曷國

嚙摩呪羅國

鉢鐸創那國

淫薄健國

屈<sup>居勿</sup>浪擎國

達摩悉鐵帝國

尸棄尼國

法沙國

斫句迦國

瞿薩旦那國

商弥國

竭盤施國

烏鐵國

草木扶疎花葉茂盛宜鬱金香出興  
瞿草草生羅摩印度川鶴薩羅城  
中涌泉流派國人利之以溉田也氣  
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輕躁情多詭  
詐好學藝多技術聽而不明日誦數  
万言文字言辭異於諸國多飾虛談少  
成事實雖祀百神卻崇三寶伽藍數  
十所至大雪山婆羅犀那大嶺嶺極

崇峻危墜傾蹊徑盤迂巖岫迴兀  
或入深谷或上高崖盛夏合凍鑿冰  
而度行經三日方至嶺上寒風淒烈  
積雪弥谷行於經涉莫能佇足飛隼  
翱翔不能越度足趾步履然後翻飛  
下望諸山若觀培塿贍部洲中斯嶺  
特高其巔無樹唯多石峯攢立森然  
若林又三日行方得下嶺至安  
安姐羅縛國覩貨遷國故地周三千  
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五里无大君  
長侵屬突厥山阜連屬川田隘狹氣  
序寒烈風雪淒勁豐稼穡宜花葉入  
性獷暴俗无經紀不知罪福不尚習  
學唯脩神祠少信佛法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然皆遵習大衆部法有一窣  
堵波無憂王建也從此西北入谷踰  
嶺度諸小城行四百餘里至闊志多國  
闊志多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減千  
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無大君長役  
屬突厥山多川狹風而且寒穀稼豐  
花葉盛人性獷暴俗無法度伽藍三  
所僧徒渺少從此西北踰山越谷度

諸城邑行三百餘里至活國  
活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  
國大都城周二十餘里無別君長役  
屬突厥上地平坦穀稼時播草木榮  
茂花葉具繁氣序和暢風俗淳質人  
性躁烈衣服艷褐多信三寶少事諸  
神伽藍十餘所僧徒數百人大小二  
乘兼功綜習其王突厥也管鐵門已  
南諸小國遷徙鳥居不常其邑從此  
東入葱嶺葱嶺者據贍部洲中南接  
大雪山北至熱海千泉水西至活國東  
至烏鎌國東西南北各數千里崖嶺  
數百重幽谷險峻恒積冰雪寒風勁  
烈多出葱故謂葱嶺又以山崖葱翠  
遂以名焉東行百餘里至普健國  
普健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四百餘  
里國大都城周十五六里土宜風俗  
大同活國無大君長役屬突厥北至  
阿利尼國

曷邏胡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北臨縛  
苦河周二百餘里國大都城周十四  
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活國從普健國  
東踰峻嶺越洞谷歷數川城行三百  
餘里至訖栗瑟摩國  
訖栗瑟摩國覩貨遷國故地也東西  
十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  
十五里土宜風俗大同普健國但  
其人性暴愚惡有異北至鉢利曷國  
鉢利曷國覩貨遷國故地也東西百  
餘里南北三百餘里國大都城周二  
十餘里土宜風俗大同訖栗瑟摩國  
從訖栗瑟摩國東踰山越川行三百  
餘里至呾摩呾羅國  
呾摩呾羅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三  
千餘里山川遞迤土地沃壤宜穀稼  
多宿麦百卉滋茂衆草具繁氣序寒  
烈人性暴急不識罪福形貌鄙陋舉  
措威儀衣艷皮褐頗同突厥其婦人  
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  
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  
除去一岐舅姑俱沒角冠全棄其先  
強國王釋種也葱嶺之西多見臣伏

西漢紀事 第十二 第六張

西城記卷第三

二九

西游記卷第十二第八張尾

20

境隣突厥遂染其俗又為侵掠自守其境故此國人流離異域數十堅城各別立主穹廬毳帳遷徙往來西接訖粟瑟摩國東谷行二百餘里至鉢  
譯創部國

鉢鐸創那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二  
千餘里國大都城據山崖上周六七  
里山川遞迤沙石弥湯土宜蕃卉多  
蒲陶胡桃梨柰等菓氣序寒烈人性  
剛猛俗無禮法不知學藝其貌鄙陋  
多衣氈褐伽藍三四所僧徒寡少王  
性淳質深信三寶從此東南山谷中  
行二百餘里至涇薄健國

涇薄健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山嶺連屬川田隘狹土地所產氣序所宜人性之差同鎔鐸創鄉但言語少異王性苛暴不明善惡從此東南踰嶺越谷峽路危險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浪擎國屈浪擎國覩貨遷國故地也周二千餘里土地山川氣序時候同涇薄健國俗無法度人性鄙暴多不營福少信佛法其貌醜弊多服氈褐有山巖

中多出金精琢折其石然後得之伽藍既少僧徒亦寡其王淳質敬崇三寶從此東北登山入谷途路艱險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故地也東西千五六百餘里南北廣四五里狹則不踰一里臨縛苦河盤紓曲折堆阜高下沙石流漫寒風凜烈唯植麦豆少樹林乏花菓多出善馬馬形雖小而耐馳涉俗無禮義人性獷暴形貌鄙陋衣服艱褐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僧徒寡少昏駄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之所建立疏崖奠谷式建堂宇此國之先未被佛教但事邪神數百年前肇弘法化初此國王愛子嬰疾徒究醫術有加無瘳王乃躬往天祠礼請求救時彼祠主為神下語必當痊復良無他慮王聞喜慰迴駕而歸路逢沙門容止可觀駭其形服問所從至此沙門者已證聖果欲弘佛法故此儀形而報王曰我如來弟子所謂苾芻也王既憂心即先問曰我子

西漢記卷第十二 第八張星  
歲  
嬰疾生死未分沙門曰王先靈可起  
愛子難濟王曰天神謂其不死沙門  
言其當終詭俗之人言何可信遲至  
宮中愛子已死匿不發喪更問神主  
猶曰不死亦疾當瘳王便發怒縛神  
主而數曰汝曹羣居長惡妄行威福  
我子已死尚云當瘳此而謀惑孰不  
可忍宜戮神主殄滅靈廟於是煞神  
主除神像投縛苦河迴駕而還又遇  
沙門見而敬悅稽首謝曰曩無明導  
佇足邪途澆弊雖久訟革在茲願能  
垂顧降臨居室沙門受請隨至中宮  
葬子旣已謂沙門曰人世糺紛生死  
流轉我子嬰疾問其去留神而妄言  
當必痊妻先承指告果无虛說斯則  
其法可奉唯垂哀愍導此迷徒遂請  
沙門揆度伽藍依其規矩而便建立  
自余之後佛教方隆故伽藍中精舍  
為羅漢建也

伽藍大精舍中有石佛像像上懸金  
銅圓蓋衆寶莊嚴人有旋繞蓋亦隨  
轉人止蓋止莫測靈鑒聞諸耆舊曰  
或云聖人願力所持或謂機闇秘術

所致觀其堂宇石壁堅峻孝厥衆議莫知實錄踰此國大山北至戶棄尼國戶棄尼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周五六里山川連屬沙石遍野多宿麦少穀稼林樹稀疎花葉寡少氣序寒烈風俗犷勇忍於煞戮務於盜竊不知禮義不識善惡迷未來禍福懼現世灾殃形貌鄙陋皮褐為服文字同覩貨羅國語言有異越達摩悉鐵帝國大山之南至商弥國商弥國周二千五六百里山川相間堆阜高下穀稼備植穄麥豈多蕩陶出雌黃鑿崖折石然後得之山神暴惡屢為災害祀祭後入平吉往來若不祈禱風電奮發氣序寒風俗急人性淳質俗無禮義智謀寡狡伎能淺薄文字同覩貨羅國語言別異多衣艷褐其王釋種也崇重佛法國人從化莫不淳信伽藍二所僧徒寡少國境東北踰山越谷經危履險行七百餘里至波謐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狹隘之處不踰十里據兩雪山間故寒風凜勁春夏飛雪晝夜

飄風地鹹鹵多礫石播植不滋草木稀少遂致空荒絕無人止

波謐羅川中有大龍池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餘里據大葱嶺內當贍部洲中其地最高也水乃澄清皎鑑

莫測其深色帶青黑味甚甘美潛居

則鮫鱠魚龍龜黿鼈浮遊乃鷺鷥

鴻鷺鷺鵠鶴鳩諸鳥大卵遺葬荒野

或草澤間或沙渚上池西派一大流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苦河

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池東

派一大流東北至怯沙國西界與徒

多河合而東流故此已左水皆東流

波謐羅川南越山有鋒露羅國多金

銀金色如火自此川中東南登山履

險路无人里唯多冰雪行五百餘里

至竭盤陀國

竭盤陀國周二千餘里國大都城基

大石嶺背徒多河周二十餘里山嶺

連屬川原隘狹穀稼儉少穄麥豈多

林樹稀花葉少原隰丘墟城邑空曠

俗无禮義人寡學藝性既犷暴力亦

驕勇客貌醜弊衣服艷褐文字語言

大同怯沙國然知淳信敬崇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五百餘人習學小乘

教說一切有部今王淳質敬重三寶

儀容閑雅篤志好學建國已來多歷

年所其自稱云是至那提婆瞿呴羅

唐言漢此國之先葱嶺中荒川也昔波

利刺斯國王娶婦漢土迎歸至此時

屬兵亂東西路絕遂以王女置於孤

峯極危峻梯崖而上下設周衛警晝

巡夜時經三月殺賊方靜欲趣歸路

女已有娠使臣惶懼謂徒屬曰王命

迎婦屬斯役亂野次荒川朝不謀夕

吾王德感妖氛已靜今將歸國王婦

有娠顧此為憂不知死地宜推首惡

或以後誅評問諱莫究其實時彼

侍兒謂使臣曰勿相尤也乃神會耳

每日正中有一丈夫從日輪中乘馬

會此使臣曰若然者何以雪罪歸必

見誅留亦來討進退若是何所宜行

僉曰斯事不細誰就深誅待罪境外

且推旦夕於是即石峯上築宮起館

周三百餘步環宮築城立女為主建

官垂憲至期產男容貌妍麗母攝政

事子稱尊号飛行虛空控馭風雲威德遐被聲教遠洽隣域異國莫不稱呂其王壽終葬在此城東南百餘里大山巖石室中其屍乾腊今猶不壞狀羸瘠人儼然如睡時易衣服恒置香花子孫奔世以迄于今以其先祖之世母則漢土之人父乃日天之種故其自稱漢日天種然其王族貌同中國首飾方冠身衣胡服後嗣陵夷見追強國

羅國旁目而得之建此伽藍式昭瞻仰城東南行三百餘里至大石崖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然而坐難以動搖形若羸人膚骸不朽已經七百餘歲其鬚髮恒長故衆僧年別為剃髮易衣

大崖東北踰嶺履險行二百餘里至奔通論穢舍羅唐言葱嶺東至四山之中地方百餘頃正中墊下冬夏積雪

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元別君長役屬羯盤陀國

風寒飄勁疇壠馬齒稼穡不滋既無林樹惟有細草時雖暑熱而多風雪人徒纔入雲霧已興商侶往來苦斯難險聞諸者舊曰昔有賈客其徒万余橐駕數千賣貨逐利遭風遇雪人畜俱喪時竭盤陀國有大羅漢遙觀見之愍其危厄欲運神通拯斯淪溺適來至此商人已喪於是取諸珍寶集其所有構立館舍儲積資財買地石興雲崖險峻將勞未墜其巔窄堵波聳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旁圮中有葱苔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以而至焚香散花競脩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苾對口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言待日光煦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既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

里南臨徒多河地土沃壤稼穡殷盛樹鬱茂花葉具繁多出雜王則有白玉鑿玉青玉氣序和風雨順俗寡禮義人性對齋多詭詐少廉恥文字語言少同怯沙國容貌醜弊衣服皮褐然能崇信勤奉佛法伽藍十餘所僧徒減千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自數百年王族絕嗣元別君長役屬羯盤陀國

城西二百餘里至大山山氣龍從觸石興雲崖險峻將勞未墜其巔窄堵波聳然奇制也聞諸土俗曰數百年前山崖旁圮中有葱苔瞑目而坐軀量偉大形容枯槁鬚髮下垂被肩蒙面有田獵者見已白王王躬觀禮都人士子不以而至焚香散花競脩供養王曰斯何人哉若此偉也有苾苾對口此鬚髮垂長而被服袈裟乃入滅心定阿羅漢也夫入滅心定者先有期限或言聞捷稚聲或言待日光煦有茲警察便從定起若無警察寂然不動定力持身遂無壞滅既食之體出定便謝宜以蘇油灌注令得

滋潤然後鼓擊警悟定心王曰愈乎乃擊捷雜其聲繞振而此羅漢豁然高視久之乃曰介輩何人形容卑劣被服袈裟對曰我苾芻也曰然我師迦葉波如來今何所在對曰入大涅槃其來已久聞而閉目帳若有懷尋重問曰釋迦如來出興世耶對曰誕靈導世已從寂滅聞復俯首文之乃起昇虛空現神變化火焚身遺骸墮地王取其骨起窣堵波從此北行山磧曠野五百餘里至怯沙國

舊謂跋摩者乃稱其  
多底跋摩之言猶為訛也

濟徒多河踰大沙嶺至斫句迦國

舊曰沮渠

斫句迦國周千餘里國大都城周十餘里堅峻險固編戶殷盛山阜連屬砾石弥漫臨帶兩河頗以耕植蒲陶梨柰其菓寔繁時風寒人躁暴俗唯詭詐公行劫盜文字同瞿薩且那國言語有異禮義輕薄學藝淺近淳信三寶好樂福利伽藍數十毀壞已多僧徒百餘人習學大乘教

國南境有大山崖嶺嵯峨峯巒重疊草木凌寒春秋一觀礮澗浚瀨飛流

四注崖龕石室棊布巖林印度果人

多運神通輕舉遠遊棲止於此諸阿羅漢寂滅者衆以故多有窣堵波也今猶現有三阿羅漢居巖穴中入滅心定形若羸人鬚髮恒長故諸沙門時往為剃而此國中大乘經典部數尤多佛法至優莫斯為盛也十方頌為部者凡有十數自茲已降其流寔廣從此而東踰嶺越谷行八百餘里至瞿薩且那國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謂之于遮諸胡謂之盤且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

瞿薩且那國周四千餘里沙磧太半

壞土隘狭宜穀稼多衆菓出能細工紡績純紬又產白玉鑿玉氣序和暢飄風飛埃俗知禮義人性溫恭安業國尚樂音人好歌舞少服毛褐罽裘多衣純紬白疋儀形有禮風則粗有公革語異諸國崇尚佛法伽藍百有餘所僧徒五千餘人並多習學大乘法教王甚驍武敬重佛法自云毗沙門天之祚胤也

昔者此國虛曠无人毗沙門天於此棲止无憂王太子在咀又始羅國被挾目已无憂王怒譖輔佐遷其豪族出雪山北居荒谷間遷人逐物至此西界推舉酋豪尊立為王當是時也東土帝子蒙謹流徙居此東界群下勸進又自稱王歲月已積風教不通各因田獵遇會荒澤更問宗緒因而爭長忿形辟語便欲交兵或有諫曰今何遽乎因獵決戰未盡兵鋒且歸治兵期而後集於是迴駕而返各歸其國校習戎馬督勵士卒至期兵會

旗鼓相望且日合戰西主不利因而逐北遂斬其首東主乘勝撫集亡國遷都中地方建城郭憂其無主恐難成功宣告遠近誰識地理時有塗灰外道負大瓠盛滿水而自進曰我知地理遂以其水屈曲遺流周而復始因即疾驅忽而不見依彼水迹尋其墓堵遂得興功即斯國治今王所都於此城也城非崇峻攻擊難克自古已來未能有勝其王遷都作邑建國安人功績已成齒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絕宗緒乃徃毗沙門天神所祈禱請嗣神像額上剖出嬰孩捧以迴駕國人稱慶既不飲乳恐其不壽尋詣神祠重請育養神前之地忽然隆起其狀如乳神童飲吮遂至成立智勇光前風教遷被遂營神祠宗先祖也自茲已降卉世相承傳國君臨不失其緒故今神廟多諸珍寶拜祠享祭無替於時地乳所育因為國号

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折那唐言阿羅漢建也昔者此國佛法未被而阿羅漢自迦濕弥

羅國至此林中宴坐習定時有見者駭其容服具以其狀上白於王王遂躬往觀其容止曰尔何人乎獨在幽林羅漢曰我如來弟子閑居習定王宜樹福弘讚佛教建伽藍召僧衆王曰如來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鳥接勤苦奉教曰如來慈愍四生誘導三界或顯或隱示生示滅遵其法者出離生死迷其教者羈縛愛網王曰誠如所說事高言議既大聖為我現形既得瞻仰當為建立罄心歸信弘揚教法羅漢曰王建伽藍功成感應王苟從其請建僧伽藍遠近咸集法會稱慶而未有捷稚扣擊召集謂羅漢曰伽藍已成佛在何所羅漢曰當至誠聖鑒不遠王遂礼請忽見空中佛像下降授王捷稚因即誠信弘揚佛教

王城西南二十餘里有瞿室鍊伽山唐言山峯兩起巖隙四絕於崖谷間建一伽藍其中佛像時燭光明昔如來曾至此處為諸天人略說法要懸記此地當建國土敬崇遺法遵習大乘牛角山巖有大石室中有阿羅漢入滅心定待慈氏佛數百年間供養無替近者崖崩掩塞門徑國王興兵欲除崩石即黑蜂群飛毒蠍人衆以故至今石門不開

王城西南十餘里有地迦婆縛那伽藍中有夾紵立佛像本從屈支國而來至止昔此國中有臣被謫寓居屈支恒礼此像後蒙還國傾心遙敬夜分之後像忽自至其人捨宅建此伽藍王城西行三百餘里至勃伽堯城中巍然首戴寶冠光明時照闇諸土俗有佛坐像高七尺餘相好允備威肅日本在迦濕弥羅國請移至此昔有羅漢其沙彌弟子臨命終時求酢米餅羅漢以天眼觀見瞿薩且那國有此味焉運神通力至此求獲沙彌已願生其國果遂宿心得為王子既嗣位已威攝遐迩遂踰雪山伐迦濕彌羅國迦濕弥羅國王整集戎馬欲禦邊寢時阿羅漢諫王勿鬪兵也我能退之尋為瞿薩且那王說諸法要王初未信尚欲興兵羅漢遂取此王

先身沙弥時衣而以示之王既見衣得宿命智與迦濕彌羅王謝各交歡擇兵而返奉迎沙弥時所供養佛像隨軍禮請像至此地不可轉移環建伽藍或招僧侶捨寶冠置像頂今所冠者即先王所施也

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磧正路中

有堆阜並鼠壞墳也聞之土俗曰此沙磧中鼠大如蝟其毛則金銀異色為其羣之酋長每出穴遊止則羣鼠為從昔者匈奴率數十萬衆夜掠邊城至鼠墳側屯軍時瞿薩旦那王率數万兵恐力不敵素知磧中鼠奇而未神也泊平夜至元所求救君臣震恐莫知圖計苟復設祭焚香請鼠與其有靈少加軍力其夜瞿薩旦那王夢見大鼠曰敬欲相助願旦治兵旦日合戰必當克勝瞿薩旦那王知有靈祐遂整戎馬申令將士未明而行長驅掩襲匈奴之聞也莫不懼焉方欲駕乘被鎧而諸馬鞍人服弓弦甲縛受戮於是煞其將虜其兵匈奴震

懼以為神靈所祐也瞿薩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設祭卉世遵敬特深珍異故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祐行次其穴下乘而趨拜以致敬祭以祈福或衣服弓矢或香花肴膳亦既輸誠多蒙福利若无享祭則逢災變

王城西五六里有娑摩若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百餘尺甚多靈瑞時燭神光昔有羅漢自遠方來止此林中以神通力放大光明時王夜在重閣遙見林中光明照曜於是歷問僉曰

有一沙門自遠而至宴坐林中示現神通王遂命駕躬往觀察既覩明賢乃心極勤欽風不已請至中宮沙門曰物有所宜志其所在幽林藪澤情之所賞高堂邃宇非我攸聞王益敬仰深加宗重為建伽藍起窣堵波沙門受請遂止其中頂之王感獲舍利

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王城東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藍此國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國未知桑蠶聞東國有也命使以求時東國君秘而不賜嚴勦關防无令桑蠶種出也瞿薩旦那王乃卑辭下禮求誓東國國君有懷遠之志遂允其請瞿薩旦那王命使迎婦而誡曰今致辟東國君女我國素無絲綿桑蠶之種可

石函等以次周感王命匠人不日功畢載諸寶輦送至伽藍是時也王官尊從庶僚凡百觀送舍利者動以萬計羅漢乃以右手舉窣堵波置諸掌中謂王曰可以藏下也遂坎地安函其功斯畢於是下窣堵波無所傾損觀觀之徒歎未曾有信佛之心弥篤敬法之志斯堅王謂群官曰我嘗聞佛力難思神通難究或分身百億或應迹人天舉世界於掌內衆生無動靜之想演法性於常音衆生有隨類之悟斯則神力不共智慧絕言其靈已隱其教猶傳食和飲澤味道欽風尚獲斯靈深賴其福勉哉凡百臣深崇敬佛法幽深於是明矣

山東記卷第十三 第二古張星廟

西漢書卷之二十一

西域記卷第十二

三

以持来自為裳服女聞其言密求其種以桑蠶之子置帽絮中既至開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驗遂入瞿薩旦那國止麻射伽藍故地方備儀禮奉迎入宮以桑蠶種留於此地

欲耳龍遂目悅國之大臣王既迴駕  
謂群下曰大臣者國之重鎮農務者  
人之命食國失鎮則危人絕食則死  
危死之事何所宜行大臣越席跪而  
對曰久已虛薄謬當重任常思報國

伐此時瞿薩旦那王亦整齊找馬數  
十万衆東禦強敵至於此地兩軍相  
遇因即合戰西兵失利乘勝殘煞虜  
其王斬其將誅戮士卒無復子遺流  
血染地其迹斯在

陽春告始乃植其桑蠶月既臨復事採養初至也尚以雜菜餌之自時厥後乘樹連陰王妃乃刻石為制不令傷煞蠶城飛盡乃得治繭敢有犯違明神不祐遂為先蠶建此伽藍數株枯桑古是本種之樹也故今此國有蠶不煞竊有取斂者來年輒不宜蠶城東南百餘里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為政有不平德有不洽乎不然垂讓何重也羅漢曰大王治國政化清和河水斷流龍所為耳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迴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凌波而

未遇其時今而預選敢塞深責苟利  
万姓何悉一臣臣者國之佐人者國  
之本願大王不再思也幸為脩福建  
僧伽藍王凡所求功成不日其臣又  
請早入龍宮於是舉國僚庶鼓樂飲  
餞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王辭訣  
勸謝國人驅馬入河願水不溺濟乎  
中流麾鞭盡水水為中閑自茲沒矣  
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栴檀大鼓封一  
函書其書大略曰大王不遣細微謀  
參神選願多營福益國滋臣以此大  
鼓懸城東南若有夜至鼓先聲震河  
水遂流至今利用歲月浸遠龍鼓久  
無舊懸之處今仍有鼓池側伽藍荒  
圮無僧

戰地東行三十餘里至迦摩城有雕  
檀立佛像高二丈餘甚多靈應時燭  
光明凡有疾病隨其痛處金薄帖像  
即時痊復虛心請願多亦遂求聞之  
上俗曰此像昔佛在世捨賞弥國鄧  
陀衍那王所作也佛去世後自彼凌  
空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中初到此城  
人安樂富饒深善邪見而不茲勤傳  
其自來神而不貴後有羅漢礼拜此  
像國人驚駭異其容服馳以白王王  
乃下令宜以沙土坌此異人時阿羅  
漢身蒙沙土餉口絕糧時有一人心  
甚不忍昔常恭敬尊禮此像及見羅  
漢密以饌之羅漢將去謂其人曰却  
後七日當雨沙上填滿此城略無遺

王城東三百餘里大荒澤中數十頃地絕無蘚草其土赤黑聞諸者舊曰敗軍之地也昔者東國軍師百万西

第二日大風忽發吹去穢壤雨雜寶滿衢路人更罵所告者此人心知必然竊開孔道出城外而穴之第七日夜霄分之後雨沙土滿城中其人從孔道出東趣此國止婬摩城其人纔至其像亦來即此供養不敢遷移聞諸先記曰釋迦法盡像入龍宮今曷勞迦城為大培阜諸國君王異方豪右多欲發掘取其實物適至其側猛風暴發煙雲四合道路迷失婬摩川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丘壤城周三四里在大澤山澤地熱濕難以履涉蘆草荒茂無復途徑唯趣城路僅得通行故往來者莫不由此城焉而瞿薩旦那以為東境之關防也從此東行入大流沙沙則流漫聚散隨風人行無迹遂多迷路四遠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來聚遺骸以記之乏水草多熱風起則人畜惛迷因以成病時聞歌嘯或聞號哭視聽之間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屢有喪亡蓋鬼魅之所致也行四百餘里至都邏故國國久空曠城皆荒蕪從此東行六

百餘里至折摩駄那故國即涅末地也城郭巋然人煙斷絕復此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也推表山川孝採境壤詳國俗之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動靜無常取捨不同事難窮驗非可仰說隨所遊至略書梗槩舉其聞見記諸慕化斯故日入已來咸沐惠澤風行所及皆仰至德混同天下一之宇內豈徒單車出使通驛万里者哉

記讚曰大矣哉法王之應世也靈化潛運神道虛通盡形識於沙界絕起謝於塵劫形識盡雖應生而不生起謝絕示寂滅而無滅豈實迦維降神娑羅潛化而已固知應物効靈感緣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與言文多闕焉是以前脩令德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齋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聖代傳譯盛業流美聯暉玄道未撝尊擅方外之道於是捨金輪而臨制法界擒王毫而光撫含生道洽十方智周万物雖出希夷之外將底視聽之中三轉法輪於大千一音振辯於群有八万門之區別十二部之綜要是以聲教之所霑被馳騁福林風軌之所鼓扇載驅壽域聖賢之業盛矣

天人之義備矣然忘勤辦於堅固之林遺去來於幻化之境莫繼乎有待匪遂乎无物尊者迦葉妙選應真特報佛恩集斯法寶四含於其源流三藏括其樞要雖部執茲興而大寶斯瑞万殊不盡之靈逾顯無為之教弥新備存經諾詳著記傳然尚群言紛糾異議舛馳原始要終罕能正說此指事之實錄尚衆論之若斯况正法幽玄至理冲邈研覈與言文多闕焉是以前脩令德繼軌逸經之學後進英彥踵武缺簡之文大義齋而未彰微言闕而無問法教流漸多歷年所始自炎漢迄于

天唐臨訓天下作孚海外孝聖人之遺則正先王之舊典闡茲像教鬱為大訓道不虛行弘在明德遂使三乘奧義鬱於千載之下十力遺靈闇於万里之外神道無方聖教有寄待緣

斯顯其言信矣夫玄奘法師者疏清流於雷澤派洪源於鳩川體上德之楨祥蘊中和之淳粹履道合德居貞嘗行福樹裏因命偶昌運拔迹俗塵開居學肆奉先師之雅訓仰前哲之令德負笈從學遊方請業周流燕趙之地歷覽魯衛之郊背三河而入秦中步三蜀而抵吳會達學毘彥遍効請益之勤拜世英賢屢申求法之志側聞餘論孝厭衆謀覽黨專門之義俱嫌異道之學情發討源志存詳考屬四海之有截會八表之無虞以貞觀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錫遐征資

皇化而問道乘冥祐而孤遊出鐵門石門之阨踰凌山雪山之險驟移灰管達于印度宣國風於殊俗喻大化於異域親承梵學詢謀哲人宿疑則覽文明發奧旨則博問高才啓靈府而究理廓神衷而體道間所未聞得所未得為道場之益友誠法門之直人者也是知道風昭著德行高明學謹三冬聲馳万里印度學人咸仰感

德既曰經笥亦稱法將小乘學徒号木叉提婆唐言解大乘法衆号摩訶耶那提婆唐言解大乘法衆號三輪奧義三請微言深究源流妙窮枝葉矣然慧悟怡然理順質疑之義詳諸別錄既而精義通玄清風載扇學已博矣德已盛矣於是乎歷覽山川徘徊郊邑出茅城而入鹿苑遊林林而憇難園迴眺迦維之國流目拘尸之城降生故基興川原而瞻臘潛靈舊趾對郊阜而湛覽神迹而增懷仰玄風而永歎匪唯麥秀悲紗黍離愍周而已是用詳釋迦之故事舉印度之茂實頗採風壤存記異說歲月遄邁寒暑屢遷有懷樂土無忘返迹請得如來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陀國前正覺山龍窟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十擬婆羅底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摩揭陀國出愛王思慕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

感矣法師妙窮梵學或贊深經覽文如已轉音猶響敬順聖旨不加文飾方言不通梵語無譯務存陶冶取正典摹推而考之恐乖實矣有搢紳先生動色相趣儼然而進曰夫印度之為國也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書稱天書語為天語文辭婉密音韻循環或一言貫多義或一義綜多言聲有抑揚調裁清濁梵文深致譯寄明人經旨冲玄義資盛德若其裁以筆削調以官商實所未安誠非譏論傳經深旨務從易曉苟不違本斯則為善文過則艷質甚則野謙而不文辯而不質則可无大過矣始可與言譯也李老曰美言者則不信信言者則不美韓子曰理正者直其言飾者昧其理是知垂訓範物義本玄同庶祛蒙滯將存利喜遠本從文所害滋甚率由舊章法王之至誠也繼素僉曰渝乎斯言譏矣昔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脩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孔門文學嘗不能贊一辭焉法師

之譯經亦猶是也非如童壽道選之集文任生肇融叢之筆况乎因方為圓之世斷彫從朴之時其可增損聖言綺藻經文者歟辦機遠承輕舉之胤少懷高蹈之節年方志學抽簪革服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雖遇丘石朽木難彫幸入法流脂膏不潤從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幸藉時來屬斯嘉會負鸚雀之資廁鵠鴻之末受命庸才撰斯方志學非博古文无麗藻磨鉢勵朽力疲曳蹇恭承志記倫次其文尚書給筆札而撰錄焉淺智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无刊落昔司馬子長良史之才也序太史公書仍父子繼業或名而不字或縣而不郡故曰一人之精思繁文重蓋不暇也其况下愚之智而能詳備哉若其風土習俗之差封疆物產之記性智區品炎涼節候則備寫優薄審存根實至於胡戎姓氏頗稱其國印度風化清濁群分略書梗槩備如前序賓儀嘉禮戶口勝兵染衣之士非所詳記然佛以神

通接物靈化垂訓故曰神道洞玄則理絕人區靈化幽顯則事出天外是以諸佛降祥之域先聖流美之境略舉遺靈粗申記注境路盤紆量場迴平行次即書不存編比故諸印度無分境壤散書國末略指封域言行者親遊踐也舉至者傳聞記也或直書其事或曲暢其文優而柔之推而述之務從實錄進誠

皇極二十年秋七月絕筆然青文成油素塵蹟聖鑒詎稱天規然則冒遠窮遐寔資朝化懷奇纂異誠賴

皇靈逐日八荒匪專夸父之力鑿空千里徒聞博望之功驚山徙於中州鹿苑掩於外國想千載如目擊覽万里若躬遊夏古之所不聞前載之所未記至德燾覆殊俗來王淳風遞扇幽荒無外庶斯地志補闕山經頌左史之書事備職方之遍舉

## 大唐西域記卷第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勅朕造